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十三輯

沈雲龍 主編

汪悔翁（士鐸）乙丙日記

鄧之誠輯錄

文海出版社
印行

汪

悔

翁

乙

丙

日

記

丙子三月 念園

汪梅翁乙丙日記序

晚近治洪楊史事者日多誠以洪楊創業垂統歷十有五年兵鋒所及達十六省摧陷六百餘城當道咸之際外侮憑陵朝政日非洪楊投袂起于金田由桂入湘順流而下奠都金陵復渡江北伐又復夾江西上摧枯拉朽所過如入無人之境亦以山陬海澨尙有故國之思豪傑之士欲倚洪楊以立功名飢寒亡命之徒蟻聚蜂屯往往不招而致故其部衆數百萬人四方響應者雲南甘肅之回貴州之苗縱橫淮北之捻或受其位號或遙通聲氣可謂盛矣及其亡也內構凶殘楊章駢戮遠開遠舉北伐之師燔焉然猶恃李秀成陳玉成之力下陷蘇浙財賦之區上保皖泗爲金陵屏障迨曾軍援贛援皖步步前進安慶旣克金陵三圍然後君殉國滅十餘萬人同日自焚而死無一降者何其烈也其人物若李開芳之守馮官屯林啟榮之守九江葉芸來之守安慶苦戰堅守視古名將無復多讓雖曾胡亦稱道之夷考其實則往往載籍無徵李秀成供狀出于自述最爲可信然當時洪仁玕已力辨其誣

見沈文肅
公政書三

殆以其頗詆太平朝政也然出于追憶事實偶舛亦或有之此外則官書及檔案可窺見一二而顯示軒輊不盡實錄坊間低下之書全出傳會更無足觀洪楊建國自有制度若軍制禮制田法曆法地理以及宗教即汪悔翁亦謂其出于毛詩周禮實則參合中西別爲政教創始之際與後來施行容有增省然其事不可沒也願得而稽者唯賊情類纂及近人自海外傳寫當時詔旨詔書諄諭誼諭寥寥無幾且多太平初起時事後來遷變遂不可得而詳蓋當時以叛逆視之軍行之際未嘗注意搜羅事既平定則有關文籍焚燬唯恐不盡反賴西洋傳教之士收拾遺殘以皮藏其國圖書館而已在事曾胡諸人自不肯爲之詳紀其事卽身經亂離者口語傳聞亦只及焚殺之慘詆其章制文辭不經而已此洪楊之事所以無徵也予竊有志搜求排比舊聞略有紀述尤留意當時紀載往者予得悔翁手書日記乙卯隨筆丙辰備遺錄兩種因輯錄遺詩一卷印行之非欲傳悔翁之詩也以詩中涉及金陵初破時事且盛詆當時將帥無人皆有所諱忌不欲示人者日記中詩文而外多紀當時之

事以為悔翁學人必不妄語頗欲錄出別行十餘年來因循未果曾屬及門傳錄則

手稿縱橫塗乙幾不可辨皆謝不敏今年夏始發憤斟錄且為編次即此書乙丙日

記三卷是也以所述自成癸丑甲寅乙卯迄于丙辰之事大抵皆乙丙間所記故為編定題名乙丙日記有去取無刪改間有同叙一事而詳略各異則加小注務以詳實為主不嫌瑣碎不加文飾庶得其真如以著書之例繩之則悔翁此稿本不欲示

人今以有斷斷而手稿凌亂不能印始為校錄按年編次云爾其著異者若洪楊曾刪定論語若捻子國號大漢若洪楊諸人

出身及所諱之字湘籍日記謂洪楊以清明為著明辯有古意予初疑避大清國號及觀悔翁日記乃知其避楊秀清諱若考試詩文題若讚美詞似皆他

書所不及其見之議論者謂洪秀全之殺楊秀清優于曹髦而為自壞長城數稱許

洪楊行軍及謀略之精可謂不以成敗論人者矣紀金陵城破時事尤為詳覈謂破

城者湖北匪民張子行也賊目皆未至考悔翁自咸豐癸丑之春及冬陷金陵城中

者幾一年曾却周軍師之聘悔翁長女淑芹曾為楊秀清書記後赴水死後始遁于蔡村翌年七月往績溪客胡

實中家者凡六年始赴胡文忠之招人鄂蓋先後七八年間耳聞目擊知之甚審筆

之于書不同虛構可必也世皆知悔翁專精史學而不知介潔自持不矜名不嗜利

不樂于為人羈縻不務虛橋之論唯志切于用世觀此書論事論兵論世亂之源及

乙丙日記

序

二 明齋叢刻

弭亂之道兼及當時將相煬蔽欺枉之術切中時勢實由書史閱歷而得間有稍涉偏激者則聊書憤慨非必欲見之施行或爲時所困自不能以今日恆解菲薄之然論及西學西法未嘗無擇善之意悔翁嘗爲魏默深輯海國圖志又嘗從包慎伯游魏包師法亭林皆具經世之志故悔翁通曉世務而漸漬黃老法家之言主張雖嚴刻而終遠身于富貴識力更進一等其乙卯隨筆自謂無宦情有脾氣難爲人下難徇則例貌及眉目不佳性有老圃氣知足安分樂無事如黃老喜殺不篤信孔孟爲十不可者足以概其爲人矣嘗疑曾胡定亂必有爲之謀主者文正自謂學商鞅耕戰之術文忠則綜核名實皆近法家及觀悔翁所論尊主權重名實峻刑戮深惡理學及承平拘牽之事文正自咸豐十年駐軍祁門又悔翁平昔所主張何其所見之若合符契也及細譯曾胡書牘乃知悔翁實嘗爲之策畫蓋蘇浙繼陷債事者或敗或死失所憑藉文正拜統籌全局之命東南始有轉機是時悔翁方客于文忠從容論列必有人所不及與知與聞者觀文正書牘中覆汪梅邨書云來示所舉十條第

一第四條當于本月內行之第二條裁官裁綠營俟履蘇日行之第五條乃弟近年

行軍之微旨第六條亦今世必變之惡俗唯第三條和夷或另簡派有人第九條修

築礮卡事有未逸第十條疾驅入吳力實不逮負閣下殷殷期望之心書札卷六又云所

示四事江淮運米一條鄙人本有此志以皖南軍事無利未遑遠圖新歲稍得便宜

即當投袂東行治軍淮浦以副厚期書札卷七又覆胡宮保書云梅邨兄兩信前信祇速

進蘇州一條難行餘九條皆可行無一迂腐語兩月內必一一行之此信不如前信

之切當而滿腔熱血噴薄紙上有此血性男子而潦倒一生天下安得不乏才哉書札

卷十二稱其學行則曰耿介曰洵積學之士曰梅邨境遇可憫俠烈可敬學問可畏曰

梅公之古藻聯翩書札卷七卷二十卷二十二覆胡宮保曰學問淹雅人品高潔鄙人素所企佩書札卷二十傾

倒可謂至矣又觀文忠書牘云梅邨老人前後三函均博大精深胸有千秋目營八

極當以小幅裝成以資省覽為滌公謀即不盡為滌公謀遺集卷七十三致書局牙齶周文案其論梅翁之

行曰頌梅邨義烈之士如靖節先生以詩鳴而俗人以爲高士也讀二女節孝序令

乙丙日記序

三 明齋叢刻

人增敬

遺集卷七十三 英文 宋書馬融家語

又云此曠代醇儒也孤介不可逼視

遺集卷七十 五復經方伯

其論梅翁之學

曰梅邨所擬體例均是如伐某國取某邑凡兵事之無當于兵略者不錄其意良是所言各條亦均是唯渠之輿地之學極為精博刪繁就簡非梅邨自爲之則恐擇之

不精也

遺集卷六十三 與蔣文 若將刊讀史兵略事例

又云梅邨所著極佳此編成必敬授諸君子各一部精而熟

之可爲帝者師矣

遺集卷六十四 致牙 蘇文家種畫語

文忠本梅翁鄉舉座師乃尤致敬盡禮時尊稱之曰

梅公曰梅老或梅邨老人虛己以聽如文忠者今安得有其人哉特曾胡所謂三書

今梅翁文集已自刪削不登一字不悉其所語維何

梅翁文集別有上會編卷三十一論兵第一條 爲卷一五經略四省皆無所謂十條與四條者

予

見梅翁辛酉所撰緣學道齋日錄

東方文化 書館所藏

有安慶初下時致文正書稿云夫兵以常

戰而強用以不濫而足人以博觀而知事以綜覈而理聞前敵軍臺經營伊始恐有

進繁縟鴻闊之規以營其門戶醉飽之私者願遠燭艱難慎持于權輿之際簡而核

樸而不飾介而易通閩公之治楚北致有可采也又致文忠書云兵事度益艱南北

兩岸除多鮑二軍以外唯水師及韋軍可用他皆丹鉛文士或又器局褊狹不能與

人共功名一旦得志必有尾大不掉之慮餉源日蹙言利者不深維民不可下之義
騷擾揶克以陵其生誠恐教匪扇之憂生肘腋得不償失可爲寒心張仲遠觀察李
香雪都轉通知時變若延之左右商度事體而丹初星槎交相贊助多拔偏裨勇敢
之士廣募椎埋亡命暴虎馮河之徒以資爪牙楚其猶有豸乎又云楚軍今日之勢
在無戰將非無統領若推赤心于韋志俊陳大福以爲統帶合之多都護李成謀可
得四將邀楊彭同力並進以神速行之以奇軍參之庶其有濟不然恐蹈江南之覆
轍也閻丹初精明洞察吳木翁質樸忠厚李香雪通曉時變李午山清恪溫恭羅仙
舸篤敬和平終必不負吾師處士若丁果臣胡東谷張廉卿洪琴西皆忠信明辨足
資詢訪他人則如地師羅盤內層所差不過一綫而引而伸之遂至秦越緣其本心
亦豈欲大負吾師而其性所親近者忍于負伊伊遂不得已而負吾師其或外慝內
黠巧趨涼熱漫無見解有同利鼓雖有襍綫之才斗筭之用豈足與贊襄大猷哉又
云犬馬留戀之意則願進替言曰召椎埋亡命之徒而不重用文人也曰收召淮北

乙丙日記序

四明齋叢刻

及秦甘邊境湖南苗畧之勇而不專用長沙岳州寶慶也曰推赤心以待韋志俊等
降人以爲將率也曰召降以術散其黨羽也曰用人不拘一格而貪詐使爲吾用也
曰兵以奇變致勝不必專于堂堂正正也曰所召徠賢才當使進言以弼大政不必
徒象之如豕羊也曰理財宜勿過朘削脂膏恐腹內教匪滋事藉爲口實也曰選士
宜以膽力非來投者皆錄用也曰保舉不宜過濫使豪傑慕功名也而其大要則有
二曰機密曰神速今欲舉一事前數日民間皆知之而賊益爲備非密也用兵以靜
待動賊知吾此謀而任以數千人羈絆我軍而專力四掠我不能救因以重困綿延
歲月財殫民瘠必有土崩之勢教匪乘之以通于賊病遂不瘳可爲寒心張觀察仲
遠李都轉香雪閻農部丹初皆瞻智宏才願下愚論俾各抒所見吾師斷之以施之
政則士鐸雖面侍誨言亦不是過矣

今梅翁文集中有上胡宮保書
詞意與此略同而言尤切直

若梅翁者丁寧欵密能見
其大可謂忠告善道者矣又與文忠書自狀云士鐸自度其才不足毗益時事素性
剛躁不能委蛇曲折體于人情故矢不與事權苟竊薪米以自存活又云士鐸自涉

世故即痛惜人滿之患知天地山川之力必不能供此取給又貧富相耀扇其伎求者欲攻取動足致亂而在官者方日以習氣自矜文酒相尙崇虛浮而忘實致盡蹈西晉干寶之論此皆盧扁不救之症也故矯枉過直好老莊之談以謂才不足以濟變力不足以撥亂又志剛而褊易嬰人怒區區之志唯欲苟全性命于末世然無附郭之田祭祀饗殮不得不藉筆墨以自贍又以爲徵收朱墨諸侯下客古人所謂抱關擊柝者與之相近其職易稱受償雖微而每食無餘差足自了

以上皆曾胡語稿有梅翁手批概從刪削

梅翁

之言如此足覘其所志故文忠之薨文正招之入幕以編文忠遺書辭甲子以後始歸金陵然遜謝始終居忠義局而已殆即文忠所謂孤潔不可逼視亦即梅翁之所以能盡言而曾胡之所以能受盡言者歟大功成于曾胡乃由自命迂拘拙滯之一書生發其端緒書生之有益于人國也豈不重哉同時楚南王壬翁年輩稍後于梅

翁

湘綺日記同治辛未九月二十三日訪梅都亭其健在也問極露枯之說云俱見丙氏春秋又告余以諸子校本據梅翁語要生故有健在之說梅翁卒于光緒十五年八月十八矣一生遭逢不偶天以大年報之先于十一年以經明行修薦授國子監助教衛不足爲

梅翁蓋且非其本懷然亦可見儒生老壽之榮矣

亦嘗爲曾胡上客參預密謀而不樂仕宦然氣力足以指使諸侯

聲名奔放不可一世與悔翁退然若不足者不可同日而語及今觀之壬翁與肅豫
亭深契當咸豐八九年之際曾胡日趨嚮用必暗爲之左右以較悔翁畫東下進取
之策皆關全局誠哉不可軒輊然悔翁不離黃老刑名之見而壬翁則爲縱橫捭闔
固有靜躁之分亦即狂狷之別也往者予嘗認主亂世求治宜先讀史之說不知悔
翁丙辰備遺錄已明言學問之道史學第一輿地第二而皆必兼詞章自幸淺薄所
涉尙不悖于通人之訓深用自慕悔翁爲人曾胡推之至矣盡矣竊以爲不在其介
潔足欽而在曾胡不以利祿污人能成其高尚擾攘之會固非利祿不足以奔走天
下功名之士然足以牢籠中下之才而已彼豪傑之士與其事而獨無所取者其視
利之與祿若將浼我避之唯恐不速至于在上位者不惜以盜跖之餘污人喪人之
廉恥墮人之名節傷風敗俗頹流不返禍亂隨之益將無所底止然則在上位者其
罪豈足誅耶然後歎曾胡有不得而臣之士如悔翁者此曾胡之所以能成再造之
勳也予于此書所錄尤致意悔翁崇論閎議鉅細必具罔敢遺墜固以見其所言不

僅關繫一時一事亦欲稍稍以其學行風茲末世俾不盡逐逐于利名之途兼使後世服膺曾胡者知曾胡尚有服膺之人不能以利祿餌致或多其道以求之庶幾人才輩出足以挽救艱難盧子行所謂被之大道洽以淳風意實在此若謂僅僅以表彰鄉先哲遺書自慰抑亦未矣民國二十四年十月十六日鄧之誠

--	--	--	--	--	--	--	--	--	--

汪悔翁乙丙日記卷一

江寧汪士鐸梅村原稿

後學鄧之誠文如輯錄

咸豐二年冬江寧戒嚴以革廣西巡撫鄒鳴鶴籌防局事為其曾在粵西與賊接戰也鄒仍承平故態以諸不諳軍政之委員總局務車馬輿從憑一紙文書為政而已

時事之變皆由于此不知軍事當親理也

十二月望後警報日至四城始議置礮石此外亦無守禦也調水師提

督福珠隆阿至營于南城外倉聖廟

去城不半里

兵數十人皆雅片鬼也結一二布篷于雨

花臺其兵皆惟弱如婦女不知何所用也三年正月三日友人顧子巽來辭行言避

寇至雲臺山從弟天錫至亦言其日富戶李作權出避于溧陽時諸門禁人移徙李

重貨門者而出于是逐日潛移者皆須貨守門弁兵始得出四日議遷城外礮坊米

穀于城內而諸儲米者不願又議毀城外民房而城外士民大譁生員李豐年入謁

郝宿藻方伯願無毀房而受其無咎

相道所須殺害舉數百何益于事者也

方伯惑之而止時巡撫楊文定禁

民徙甚嚴示民徙者立斬于是織造託故出城遂不歸諸候補及有風聞之戶如朱

銀號甘公興劉洋之類皆潛移而楊亦託言往京口籌防遂去十九日督憲陸建瀛
狠狠遁歸人始知時事不可爲二十六日鳴鑼出示安民令民開鋪戶言賊已敗遁
去八百里二十七日暮賊已至蓋時官皆未探聽皆未知也初方伯示于外召民謂
探知賊姓名頭目人數若干現屯何處來告者賞銀五十兩並無至者其時之憤憤
蓋可知也賊初至南城外駝行民與戰而無兵器叩城請兵城上不答民遂潰然賊
來不多也二十八日南門西門皆閉北門猶暫啟土地祠僧王雁翁佃戶皆從北門
出二十八日夕賊大至二十九日晨攻城據長干寺塔爲礮架以攻城內福提督運
火藥數百筒于報恩寺賊得資之以攻我于是飛礮滿城民牆屋多被穿毀則塔之
害也賊據南城外及上新河民房爲營以上新河木行之木爲攻具糧爲軍食金銀
器具皆足用此皆先事不知
後去之害也上新河木植甚衆賊爲雲梯數千具巨筏數千以濟其衆日
焚城外寺觀取其土木偶羅列山岡以疑人城破後賊盡焚
長干寺及塔二月初邵方伯死代者巡道
涂文翰以約
涂與陸建瀛某出示結街
涂陳書與屠城人知其不諱初六七日間儀鳳門坍一角旋補之賊遂于儀鳳門外

靜海寺穴城初十日置火藥以轟城

此亦未設近城防字之指

城坍塌賊緣以上者二三百人城內圍戶

殺之俄而水西門一帶賊以雲梯上城者數千城遂破然賊入城卽至北極閣一帶

陸建瀛遇之于小教場死之而城南猶不知也是日巳刻猶傳聞籌防局獲賊數名

將往視之至江寧府東見飛騎數人曰已至虹橋矣始驚而回其實未明言至虹橋

者何人也歸則人皆閉戶見鄰人門外坐一人血流被面向余欲有言余不敢問疾

閉門而已時里巷寂如長夜蓋賊往攻滿城並開諸城門以進其兵也故城上之礮

轉寂

自二十九日至廿四日夜環攻礮聲無少休息也

其夕聞礮聲及角聲喊殺聲忽遠忽近始駭蓋先只聞礮我軍

不吹角不擊鼓不支更不喊殺也此夕與婦及次女懸帛欲自經然以幼子棄疾故

且未測虛實直坐一夜待之余坐前軒婦時時自內出省余恐其死也十一日辰刻

東鄰李捷于屋上挖牆相告言昨巳于門隙見長毛賊云云乃謀送婦女于屋後空

房暫避之甫去不移時而賊叩門至以搜索官兵爲名掠取財物余處前軒聽其搜

括賊來絡繹如織余偕鄰人俞錢吳三人聚處十二日辰刻一賊持刀叩門呼余往

擡尸辭則怒故借鄰人段三三奚姓者往亦以在家之不安也四人擡一尸出南門外橋棄之河大功坊一帶賊騎如雲至城外不絕藩庫左右元寶遺棄滿路人無顧者賊皆紅巾短衣窄袖或紅或黑赤足紅綠長巾又以花巾繞項持刀矛或騎或步亦間有戴竹盃者以二十五人爲一隊隊伍甚肅衙坊之尸甚衆各鋪衣物棄置塞道擡尸出城棄于河而回過鄰人岳新堂宅則有賊正搜括並搜余身見無他物只錢二百文擲之去午後方扃扶其母來避自初九日午後路無人行入皆潛伏屋上相偶語至是始有人潛行也十三日辰自計在家甚難姑往岳宅問其何如至則岳門閉而其鄰段宅門首人甚夥因入視之見一賊踞坐持刀勸人往拜弟兄云拜訖卽回彼與一紅布條有記識遂免于害言之甚動聽而貌亦和煦時聞里人多往拜弟兄者其儀並不拜只一通姓名卽給一紅布掛衣上卽可出入里巷無阻礙鄰人李捷奚大開及門人高階平家皆如此遂借岳新堂及其弟老八及段以溶段鏞段鈞及岳戚林文玉並一謝姓一馮姓一戚胡姓十人同往至白酒坊婁宅見來者如

蟻有持小紅布而去者有來者未有賊目也宅內食饌衣物山積聽人自食自取俄傳賊言此間屋狹不能容可至城外遂有一道州賊長而黑持刀導人出城至寺門首開油坊譚宅一賊立廳事前持黃布二方給人並一腰牌五五什什入之其黃布一印右一軍後四北一印聖兵方知爲所給遂令自炊食又來一賊云是新立之兩司馬轄余輩十人並里人馬姓等十五人共二十五人也其賊歛人宋姓貿易蕪湖爲賊掠來不數日也其副則蕪湖之鐵匠也此歛人甚平善自言不得已狀其悉午後欲回歛人云今日不能行明日可也遂宿于譚宅十四日賊云今日城外殺韃婆不能入城遂又住一日十五日歛人放岳新堂及段氏回云明日放余輩時岳段皆巧滑給賊回取物相餉故賊放之也然心知諸人必不來也夕與岳八言將潛遁余有家累未敢答岳以無盤費而止是日清晨此歛人往下關接楊秀清回蓋賊首始至也十六日岳新堂至而段姓以其甥朱長發及其舅氏夏永來代余自傷無人能代也遂向歛人言告歸入城則廣衢無人衣物狼藉屋宇門戶傾圮載望不敢由大

路姑由蔑街百花巷鞍轡坊銀作坊回至則室人移于王生振聲家先是段以溶偕岳新堂于十四日辰刻潛回下午岳携其次子至且帶余家信言期余十五日入城一決遲則不相見矣且言十三四日城內闔室自盡者甚衆云云余見室人及次女幼子于王宅又聞有一郝姓者訪余遂往見之蓋合肥故人也下午又匆匆出城携錢五百賄款人而款人以錢不能携不收也十七日賊傳聽令于雨花臺旣而言不必傳令又令結盟余恐賊有邪術遁不與盟其實賊無邪術也下午賊傳令十八日清晨上船同往鎮江揚州蓋賊前鋒已取二郡二郡官民皆先逃空城而已是夕與僞百長即前所書揚州人也書記熊姓岳州人言甚洽求爲緩之渠允以釋余及岳二人而清晨則段姓已遁岳亦携子去余窘甚于譚宅後門出五聖巷歸前段姓言其宅婦女相約就死于廳前焚香告神岳姓林姓與焉余于十六日回時卽移室人于岳宅欲其同死也至是回至岳宅則岳林段皆在瓊坐或高臥者余言賊必來索因強邀諸人去段姓堅不去惟與岳新堂林文玉朱長發往城北避之遂同往菩提廠訪吳甥宅至

則始知吳甥已爲賊掠至漢西門方同興米鋪作粗其家眷已在其戚余姓處山僧

殷勤給每人鍋焦半碗余酬以青蚨二百固辭再三始受食畢

禮部有先師
路食萬粟也

乃至同興店

訪栗生栗生勤懇爲告賊目陳某

湖南人故
細說備也

留爲牌尾而令朱長發回家探信言余去

後不食時鐵匠偕謝姓來搜索人諸婦人僞大哭云必自盡賊索無所得而去十八

日遂住同興店栗生照拂甚至十九日晤何祥垣見其爲老民始知賊有老民館二

十日遂偕岳新堂回于家立老民館適王振聲爲賊目某書記正管老民館事因詢

其規模而爲老民邀僧通慧及岳新堂夏永楊永保俞大元王萬有胡嘉言等館于

余家焉

初城內以鄒鳴鶴主籌防局局在舊王府慧圓菴以紳董主保衛局在白衣菴設保

衛總局于行口循二十二年夷匪事也而各保衛又有鄉勇分局局無定所以二十

五人爲隊一人領之給以頂帶火食銀人三錢于是文生無不領鄉勇者鄉勇約萬

餘皆市井無俚手無縛雞之力者人日青錢三百督院謂衆志成城人性皆善此真

知方之民而不知其皆爲利來也城垂破皆投兵器于井而四散始歎曰自古皆有死伊何不知民無信不立乎聞者哂之始守城聞礮聲又雇人助喊又立木表上橫桔槔以筐盛石繫之欲發以擊賊此笑談之語也城外拆屋一二號曰馬道時日未睹兵革不知其有益否也然鄒鳴鶴身在廣西與賊接者幾年亦復不知真屬憤憤而我用之以主局事宜其及也蓋時官皆存徼幸賊不至省之心以爲既可牟利又可事平居功陸爲鄒謀事平入告或可復官渠等蒙蔽朋黨伎倆固如此也城破日一曹姓銅匠領鄉勇者死之餘俱遁

嗣見賊守城法于各城外皆爲營壘壘以土垣不甚高厚留穿以置銃礮中爲更樓一高三層或四層樓上四面空敞以瞭望夜以支更其下爲房以居人壘內爲濠一外爲濠三四道環之多則有七八道者濠深八尺廣六尺八尺不等中密釘竹籤濠相間約丈上置虎刺荆棘巨木槎枒周密環布壘門門皆曲向濠上往來以吊橋此濠外又爲一大濠環城城上間二丈一更房支更更人每房五人直一更柝不許少

歇城內環城亦爲濠並上城坡亦濠之坡上置木柵閉城上人不許下每門設城守

巡守二人士卒不許脫衣而寢夜不點燈火不閉門我守城時令城內燈火如晝可笑夜不許人行日落

時寂如長夜惟賊之聽令者巡查者行焉賊每夕二更開城門之令小賊赴城門聽之城門砌狹城關內置礮二

座城上女牆以筐盛石置之備拋擲石擊木作聲狀也城內各街皆置更樓街有他館館又各

一更樓而北極閣覆舟山一帶尤衆故全城內外在目如繪一聞戰則更樓吹角各

館人持械疾赴韋昌暉處聽指揮少延則斬然後知我軍守城真兒戲也

十二日鄰人劉宅有賊于其家打館夕食聞誦經聲舉則齊聲呼殺妖而罷初聞驚

恐謂其有邪術也先是傳言賊能放青煙以迷人相去甚遠可以忽至人前有青煙

酸入人鼻不可耐云云其言出于藩署幕友謂爲信然既聞此益堅信不疑十三日

見婁宅壁上粘贊美云云不知何爲既至城外賊持一軍令人誦讀不熟者將撻

之其詞云贊美上帝惟天聖父贊美耶穌爲救世真主贊美聖神風爲神靈贊美三

位爲合一真神真道豈與世道相同能救人靈享福無窮智者踴躍接之爲福愚者

省悟天堂路通天父宏恩廣大無邊不惜太子遺降凡間捐命代贖吾僑罪孽人知悔改魂得昇天云云卽婁宅壁上所粘又卽劉宅賊匪所誦也時城外譚宅廳事爲道州賊後爲歛人宋似姓道州賊日食必率其徒誦此又教歛人率吾輩誦之乃知其空言恐喝實無邪術也探聽無人可哀哉

十四五日于城外極易行但有家累耳然後知亂世在鄉不在城也

十五六日城內人喧傳糾銀送賊曰進貢賊給以軍令貼于門首而賊卽檢有單者搜括謂其富也時有糾余洋二元者謂得此可以庇家後其人以他事未果賊在城城中人立水礮局一廣東販雅片者葉四主持之始亦影射多人繼賊調以出征其局遂散

二月十三四五六七八九之數日城內人無留戀財物微幸賊少住卽去心無家室婦女之累在外有熟人有生計識塗能健步身上略有數金盤費更能有同志相偕原可逃去故楊永保之兄宏保卽于十三日閒步出城而去蓋賊猶未欲安居城外

無卡子城門無守禦也二十日則漸緊矣以後遂不能出入然在城外營房者仍能遁也

馮經甫言績溪人比他處人不同世治則出而貿易世亂則歸家家各有田多者數十畝少亦數畝風俗儉樸力耕可以自給寇至則避于深山寇退則返不過數日地不當孔道寇不留行也衣物無值錢者賊所不取惟屋太高大懼爲所焚爾其言良然余言賊焚此屋則他日別爲卑小之屋正獲我心何懼之有知亂世平原之居不及深山也

余嘗以三事上當路一勤採問二十里設一局自省至安慶自安慶至湖北日十二時動靜迅聞一求人才不拘資格惟不取江以南人一易置要衝沿塗文武官令能保此方者授之不拘何項人將此輩巧宦勒令酌納銀若干乞休卽以此銀貼來者辦公其餘盡斬待報重囚及以軍威勒毀城外附近房舍公私船隻上新河木植南門米穀于城內出老弱婦女于他郡召定遠合肥懷遠鳳陽亳州壽州潁州徐州海

州洪澤太湖諸劇盜爲用而不召江以南鄉勇當路以爲不然而好言謂吾此格于例不能行也遂已蓋時時欲以王道行而卑論霸術也然而百萬生靈死于王道矣哀哉

二年冬十一月余訪江寧廣文過君釗于學舍過君于將午刻置盂水于案上令對日光而以素紙背射其影見成四出文指謂余曰此何祥也時寇尙在長沙也先是七八月間上新河地無故出煙如焚者數處近視則無又地震自南而北又自十一月至三年二月十日以前九十日間日皆無光既非陰雨而黯黯昏昏日月無色嗚呼天之所以示人者至矣余以書籍衣物之衆不能舍之而去以罹此禍危哉

二月十二日賊後一軍館于劉宅及高家巷郭家巷許家巷一帶強姦錢氏第三女其女與其妹皆自縊余隣也中郭家巷賊強姦闖師子女既而以重金取之高家巷賊又姦宰氏婦蓋賊之寇盜也十七日卽往鎮江後皆死于黃河以北

十一十二兩日余在家守舍與隣人俞錢吳三姓居然素不與洽故時見傾軋其間

錢氏稍佳俞最取憎俞紹興人也故十三日往尋岳新堂以其日夕在見之人也十
二日知護國菴德輝僧避于金沙菴本菴僧尙無恙十三日晚里人布衣汪松崖畫
者也與其隣李松滋約自焚死汪與妻王氏妾樂氏子師子李與妻莫氏女一子一
妹王姓同日焚死其屋卽賃于余者所謂金沙井老屋也李之妹王其子在滿營爲
賊所殺其夫王四爲賊掠去使掘濠爲我兵銃擊死其養媳亦焚死松崖女適童三
月十五日賊驅人婦出城投水死賣糕人改姓舉宅自焚死通源錢鋪何姓與門人
張靜卿皆闔家二三十口自經死皆此後一軍之虐也

咸豐改元竹皆生花冬日本介

江寧揚州二府

皆兵兆也

草木得氣之先也

江寧之禍在城大而無兵賊攻之方八旗奔命賊遂乘隙登城以其地無兵守之也
今日之難攻亦以城大我軍不足圍之也善後之策第一在毀城移總督駐蕪湖西
梁山間不于其城內移巡撫臬司駐江寧督標增募兵營足額三千名召募西北人
充之營東梁山上改江寧城北包師子山西包清涼四望東包後湖白土覆舟鍾山

爲長城四界平地因山爲基城在山上而聯今城北諸塘爲淀使盡城南西二面皆淺瀨不容巨舟而又不能步道濬淮爲大湖棄田數十里以蓄之城東面通步道而魚蝦葑菱蓮芡蘆蒲之利歲得制錢且百萬地之高者任爲洲以小港曲屈通江使出水緣隄傲河營植柳則險固甲于東南矣

以不在平地也

歷來開國之初兵皆強健而後嗣皆弱其故有四景運所鍾豪傑樂附蒼穹所眷鬼神効命其說固然其實則行師搶掠因糧于人不籌餉也以威挾制脅從遂衆不憂寡也盜賊逋逃視爲淵藪不肖人衆欣所託足借名爲姦盜之資糾衆肆恩仇之報此其三也焚掠搶劫迫脅良民幸而成功史臣諱之爲之粉飾而守文之主一味循舊章談慈愛守節制愛克不及威克此其四也若云承平日久人不知兵彼之士卒非承平之民哉

余之處危城而未移者在外無熟而可恃之人王厓宅瀕江不妥徽州太遠已去無人守宅一物不肯割愛喜舍陶朱公長子流也遠路無多盤川且必計及移後日食

日用並回日盤川使無人守宅則寇退無歸矣余藏書四十櫃何以負之而趨時胡邦華三兄南行盤川數倍他人更甚一小舟幾四五十元何以能給聞路上人行極難土匪搶掠甚衆而楊文定方示民間如敢訛言遷徙者立斬藩憲又示賊匪已退勸民開店如故鄙意向榮在湖北必追勦陸建瀛必迎勦琦善必自河南南趨以犄角皇上必急求方略四方必有救兵琦善必乘虛襲追而陸建瀛張芾蔣文慶堵截彼必腹背受敵安慶八卦城必堅而能守例以廣西湖南省城必不破即破亦須時日此上之小孤山此下之采石太平東西梁山必有重兵一路皆必稽時日俟安慶危急再行遯思可也向榮必羈絆其後不使東下不知九江以下直入無人之境非如入無人之境也不知陸建瀛託大不徵兵而使一至于此也賊至省城四鄉必受累去鄉五百里或可免城大而高又堅厚有陸建瀛福提督將軍都統駐防兵養育兵綠旗兵防堵局有鄒鳴鶴必可守又有撫臺都統蒙古駐防在鎮江楊殿邦在揚州爲聲援向榮在湖北與之相持見其東下必勦之即不肖亦必爲跟將軍尾其後

以追襲遲不過三五日即能到以爲外援必勝于廣西湖南必不破也

王雁處太近遠鄉無熟人無盤川則除王雁無他處也欲先下鄉後往他處則無投
向況城不破四鄉必不保績邑盤川重日久無以度日進退兩難且城內一切衣書
雜物不能盡携交與誰人不能舍也

癸丑正月十九日陸帥逃回進城二十日陳嫗回二十一日胡邦華垂泣勸逃不從
二十五日偕岳六汪松遊雨花臺見某都司甚焦灼二十七日夕聞賊先鋒至以後
賊日夜攻城不息二十八日晨聞南城閉二十九日賊攻城

二月初十日以前日皆無光初十日五更城破城南猶疑信相半已刻閉門一夜極
焦灼十一日清晨送室人及二女棄疾避于宅後機房梅氏空室中已刻賊來搜括
出入不息十二日賊搜括不息下午方屋及其母來避辰刻賊逼擡尸十三日晨往
岳宅見閉門自段宅入爲賊擄出城編管于賊之右一軍後四北兩司馬歛人宋某
營同被擄者岳六林文玉段以溶段鈞段鏞郭文彥謝某岳八口某凡十人以謝岳

二人爲伍長眷移王少卿家十四日殺旗婦于城外十五日岳段諸人回城內探眷屬欲回家取錢付賊未果十六日早岳姓回城外帶次女字來約回家一訣遲恐不及見矣岳六携其長子來段鏞未至以其甥朱長發來替自傷無人相代將不能歸也午後再三與賊言始放歸時室人及子女俱在王少卿家矣一見痛絕倉皇復出城携泉五百文欲賄賊也賊未索因未付眷始移寓岳宅十七日早賊傳聽令至雨花臺無所言也又回西刻賊傳令三更起四更食五更上船攻鎮江當夜訂遁歸計眷在高宅十八日早段岳諸人已逃己大窘賊覺人去大怒閉門橫刀將肆逆焉乃詭從賊營宅後門遁去由五聖巷轉出入城幸不遇人時室人及子女已移岳宅矣因暫至岳宅一省即北行恐賊來搜索乃與岳六林文玉朱長發疾遁至城西菩提廠訪吳栗生家信得知其詳僧留早食與以二百文堅不受強置之去遂至漢西門大街方同興米鋪則賊之典出聖糧館也栗生在焉相見喜甚告以其詳栗生爲謀告賊目陳某留爲牌尾並導見兩女等西刻使朱長發回南探信得知賊來索人徧

搜不見大罵而去云云十九日晤何祥垣見其爲老民因知賊有老民一例因決計

歸家爲老民邀同里之老者皆與焉午後偕岳六回家立老民館于家中岳新雲 王松濤 段以濟 郭文慶

俞二兄 張大兄 唐成山 唐成勝 高朋先 楊嘉言 夏老水 魏二兄 吳錫兒 丁如軍 顧子 韓六兄 陸大兄 王萬有 潘水保 陳亮甫 周成孝 傅永平 朱吉雲 盧錫周 楊順誠 林天玉 高立生 余大元 顧慶山 施明之 柏實誠

吳廷登通靈 凌錫 凡三十五人以此三十五人爲斷餘在此與否無一定也是日眷歸家二十二三四日眷在高階平

宅二十六日復往岳宅

三月十五日雨賊大殺人幸先期揣知避于城西北眷回家十六日眷往桐芳苑蔡

宅十七日暫避胡四兄宅十八日復回岳宅二十日栗生爲謀于賊目爲立真老民

館于家中眷回家二十八日眷往石壩街女館二十九日往太平里女館

四月初七日眷回王少卿家十一日往坊口作女館十七日移于高家巷以讓女館

在家也十八日眷回家

六月初三日吳栗生赴江西初六日二女來十三日聞棄疾見疹十四日移黑簪巷

席宅亦讓女館二十九日棄疾疾三十日棄疾殤時午

七月初五日三女來更可憐也初八日始用女使代差二女來決意欲死矣得粟生
信初十日沈大兄去十二日沈外姑來十六日女婆來打二女代其母受朴五十二
十二日女子掘城外壕二十四日二女疾斫竹去二十六日女子半夜當差二十七
日內往水西門負米幾死賴袁姑娘以免于難是日死者甚多其先內大差二次皆
幸免也內人差只此三次二十八日沈外姑死

八月十二日東試十四日覆試潑婦來鬧以二女未作事之故也中秋日陰二十四
日潑婦因沈女被選來鬧二十六日夜來點名

九月初二日辭周軍師之聘初五日搜人打更上城初十日辰刻二女不食死即葬
于隱仙菴隔壁一直巷內全貞堂後門外二女悲憤慘死之由壻家不合壻不才而
浮無人可依父老且病無親兄弟繼母惡母家無他人遭寇家業蕩然無親戚族屬
可依無人可告語已又閨女不能當賊婦差使賊匪無平日即平而竅資已罄事平
亦甚難處皆壻家擇誤也此後日子難過後母氣難受日甚一日也知張胡二姓皆

遭此難無可淘澄家內衣物首飾皆爲賊掠一無所有事平又將奈何結范氏親時未訪劉姓親及未看其人相貌此已大錯二女可哀在家自縊機房自縊王宅自縊己在城外母在石壩街一日未食晚母未歸言不能待矣欲死段宅受氣岳宅受氣桐芳苑受氣太平里受氣詬諍時受氣日夜受氣聞罵范氏也母病時自縊病替母受刑母歸挨打斫竹去不能行棄疾病受氣棄疾死送之哭哀甚夜露臥地下求病不肯學字寫信責其姊不死且寫字坐門外缸上烈日中待母放足瘦如柴頭鬚多病無力不能行動不許來館恐言母過悶悶無告病思梨不得病思諸食不得來館坐對門縷上泣訴死時思食不得不能見吾無衣衾棺槨早知銀不能出買棺與之矣

十一月初二日移席宅對門以讓北國丈十七日出城始脫難先于十六日將銀付采薪館人約明次日辰刻食飽僞爲其書史穿其書史招衣隨之出南門至馴象門外西營江瘋子家與采薪館爲之寫飛子飛子者便字發柴小帖也食其午飯未刻

末其夥江瘋子

原主人也

帶至山上命眠地下用草蓋之囑以勿嗽勿動時岳六兒子安

林亦同行遂同臥地下其人以亂草竹竿雜置其上而去聞賊聲犬聲忽遠忽近欲

溺即溺于其所至燈時人聲始漸息又漸聞城上起更江瘋子始來帶至其家剃頭

晚食至五更同岳六子安林由帶路人萬二潛行圩田內由圩路至吳家小岡

時石子岡一路

濱兵劫掠不可行故由吳家小岡也

雙塘趙鐵心橋至西單橋日已出矣前預借尙三兄銀二定重九兩零

六分加己銀四錢七分共九兩五錢三分付典采薪銀五兩加其夥計銀五錢又託

姚登賢三兄代出地圖銀三錢一分岳六兄借銀二兩五錢

後遺

共八兩三錢一分

下存銀一兩二錢二分剃頭喜錢二十八文十八日借萬二岳六子及川兵趙天盛

遇路四人點心一百一十二文中飯與岳六子三十二文與岳六子錢四文已食四文

晚飯與岳六子四十二文住西單橋周宅段氏婦也時在飯店忽夏老永來訪因同

至周宅一切皆夏老永之照拂也在西單橋付帶路人萬姓銀五錢五分下存銀六

錢七分作一百八十八折錢一千二百六十文又加以酒錢六十文某甲路上詐騙

乙 丙 日 記

卷一

十一

明齋叢刻

錢六百文共付萬一銀五錢五分作錢一千一百文錢六百六十文共作付錢一千七百六十
 文也下存錢六百文十九日與岳六子點二十二文又四文中飯擾岳六晚飯鴨十
 二文肉十文飯十二文仍住周宅二十日領撫恤一百文借龔西孫點二十二文赴
 水角至陳墟橋擾沈大兄點中晚皆擾汪述之即住其寓二十一日早擾沈大兄點
 晤尙三兄邀蔡三兄帶赴秣陵關中飯借蔡三兄五十二文茶十文住南關張曉峰
 醫家盧墳主寓所也甚蒙其照拂二十一日是日大風病目早擾李捷茶點打辮子
 錢十文帶子十二文盧墳主二兄帶路往黃墅擾呂二兄中飯在孫家翁宅呂二兄命人帶赴
 宋墅王松岩延家晤張容元蔡得人為隨溥雨人即住其家病目甚二十三日借冠往
 淳化鎮訪姚邦生大令未晤晤蔡子涵住王松岩家二十四日早戴文盛帶路至大
 令岡付以盤川一百文已中飯五十文茶五文糕八文住元山店房伙八文地上略又
 付以酒七文茶十二文飯十六文二十五日元山店早茶點及戴文盛二十八文午
 至大令岡王准翁宅共用錢五百九十四文共用銀九兩五錢三分又錢一百文實

用銀八兩三錢一分錢二千三百五十四文王雁翁付帶路人戴文盛錢三百五十

文

原言四百五十文已先付以一百故也

以下住大令岡王雁翁宅甚佳也二十六日二十七日二十八日二

十九日同上

十二月朔日剃頭

王雁翁付錢

目少愈

變做三兄汪述翁信

初六日得家眷在蔡村信時室人以十一月

二十四日賄油坊巷女百長銀五兩其日清晨其女使蔣媽帶出安德門采薪同行

者陳姨甥婦及葉宅女眷二共四人由鄧府山至鐵心橋某宅帶路人銀二兩二十

五日坐轎至蔡村

陳城橋也

汪述之寓錢一千七百元初七日大風發胡邦翁信候王蔭

點在谷裏村二百一十六文初九日由大令岡東北行八里谷裏村又八里過華岡

周至蔣店又七里馮村

有茶館

又四里東單橋有茶館飯店茶三文飯九文肉十四文

又八里自灣子金高家橋至蔡村

陳城橋西一里

汪述之寓車二百二十文車飯一百文補串

三文茶三文乞兒一文此路如自大令岡夏家橋韓令橋大塘金奚家凹豐府墳至

東單橋略近云然行之者甚少故不敢行也室人出時家內尙存庫紋五十七八兩

乙 丙 日 記

卷一

十一 一明齋叢刻

青錢六百文制錢數千文不能携出也閉城時家內尙存銀約八十餘兩大錢五六
十千諸女及棄疾錢十餘千已不用錢約十千共錢八十餘千文惜未以之作盤川
唱董逃也悔之晚矣

甲寅正月二十七日始移居陶巷

又七月初九日住曹村初十日住郟村十一日住方龍廟十二日住建平城內十三
日住姚村十四日住南頭嶺十五日雨未行十六日住橋頭鋪十七日住芳川十八
日到馮村鋪馮經甫宅又七月初寇氛大熾無人擡轎自陶巷託叢世相倩趙方庚
等三人一王姓借周子靜轎一乘正價九千文外加酒錢六百文一路房伙一百文茶
點三百文共十千文又車夫王啟泰車一輛半置行李半自坐錢三千五百文酒一
百文挽車人三百文共三千九百文加建平北門外發蛟渡船二隻錢三百五十文
已在太平岡至蒲塘橋短轎六百文共四千八百五十文此自陶巷至建平縣城內
凡二百三十里行四日加已零用八百文共一十五千六百五十文

平時精心備之正安之老
四自城內至鎮遠書院

不過六千文加酒錢五百文
共輸一乘六千五百文也

自建平至績溪五都馮村鋪在建平轎行雇轎二乘已亦坐轎夫四人一

十一千四百文加路上麪菜酒共三百七十二文又付茶點錢二百五十文到地酒
錢四百文共一十二千四百二十二文擔夫胡彩華連酒錢二千五百五十文共錢
一十四千九百七十二文加已零用一千七百四十六文共一十六千七百一十八
文共六日三百三十里內十五日天雨勞塵一日未行也總共十日五百六十里用
大錢三十二千三百六十八文二十日移寓其族綵園二嫂家

十一月十五日移經甫宅

乙卯二月十四日移三都粟馬

三月初三日回

四月二十四日至宅垣

六月二十三日移以仁宅

績溪不佳之處婚婦女長子男婚太早求子孫多節祠堂太僭越而無實政好風水

術數雕鏤房舍屋皆樓聚族而居

古人同財故可聚族今人異財不見其益他形極難

百物貴地狹人多守其陋俗惟

恐失墜見界小而陋百物貴至數倍一竹箱銅飾及銅匙可見無雁利薄尋錢難且不多田貴無米無一切食無事不小無事不貴無事不惡無物不小而難無物不貴而難無物不惡而難

績溪佳處樸野儉素溺女男尊女卑無貧富相耀不見異思遷不佳者子女至多猶恐不生以丁多爲土產汪梅軒以子多爲本錢

好尙只見于績溪者色尙藍黑食尙鹹尙硬不食湯不飲茶喜羅卜北瓜好爆竹男多吐血外症女多癭及瘡冬不多著衣夏無食湯水者稱謂名不正之至人瘦細削薄不知腐臭性遲緩喜丁多無將氣無力戀家不能在外無遠志不能擔而能步行才鈍不敏山氣寒見狹小量齋細織吝目小目睛多淚柔而不決不能辦大事迂緩滯滯一切卑拙不能鬪無高聲如婦人無主意不才執己見雖有害不改宣髮黑瘦削而長肥則矮無大望上志氣苟且自足不能急不肯敏敏則敗

績溪天太寒山氣重也地太狹薄山太多水太少室太暗俗太野人太固執風俗而不變宮室制太雷同太晦暗床太狹床太不平食物太少俗太苦士太膠泥朱氏理學食太硬太鹹作事過緩八都無豆腐窄狹黑暗如獄如地獄無窗衣狹小短促喜暗味幽黑狹小不肯一毫有餘東廁在室內喜臭腐喜守其陋習動言我績溪是如此若以爲當然而不可變者不肯擇善而從蟲太多蚊太多柴太貴又要自劈名太不正稱祖曰舅父曰伯娘姑舅母曰姑姐姨姑曰姐子曰妹祖母曰姨

殉難傳

涂煊字宣之上元廩生性誠篤惇友誼嗜學著歷代經師考城破日再拜告天曰國難煊死不敢惜敢告無絕宗祀無殃隣言畢遣子出縱火闔家焚死果不及鄰一椽陳瓚字心畹吾師松雲先生子也少習賈城破日不可以墜先人門戶也遣子出闔家雉經死

許嘉瑞字逸亭江寧庠生余弟子也城破賊攫其子其父某奪之知不免乃三世仰

藥死

張鎮字靜卿江寧庠生余弟子也性沈默能文破城日闔家二十餘口自經死賊不敢舍其室其戚何通源紹興人上舍也亦闔家二十餘口自經死居相望也後十餘日人始知尸皆不壞云

錢萬青字選之江寧廩生闔家自焚死

劉紹曾字書田丁酉舉人大挑二等候選教諭性很驚多上人不拘細行城破與妻妾及子婦幼孫自經死丙午舉人江寧陳燮字理堂亦自經死

譙命官上元廩生闔室焚死並其姑姊妹之來寧者無免焉

陸葵溧水拔貢生投水死

周煊字樹之江寧廩生全家自焚死

汪星垣字漁邨上元廩生闔室焚死

鞠長華字東圃上元廩生自經死

汪松崖江寧畫師性伉直重然諾不畏強圜所居之屋賃于余者也故與余相得常云當手刃數賊以死城破買藥不得與妻王妾樂子師子縱火自焚死一女適童姓生一女抱之投水死其鄰李松滋與汪比屋居業販茶乾者也與妻莫莫之妹某及二子同日焚死李之妹適無錫王氏亦自焚死蓋同居也王無行爲賊浚濠我兵殺之二月十三日買糕者改三回回人叱咤不平闔室自焚死

俞恩綸字蘭坪江寧廩生投水死弟恩綬亦廩生同日投水死

方培基字樹之江寧廩生性誠慤篤實闔家投水死或救之終不能活

朱琦字偉君上元庠生好學嗜酒投水死

孫德存余弟子也業儒未成與妻子皆經死

程教文字博夫江寧庠生闔家經死于明道先生祠博夫明道裔也

夏慶寶上元學教諭爲賊所殺死

丁金科字第軒張勤之字子恆皆爲賊所殺皆上元庠生也

銅匠曹某領鄉勇禦賊鄉勇皆逃曹曰吾受領鄉勇之頂豈願生哉遂獨進死焉

張繼庚字丙原上元庠生與吳長松謀內應向榮疑之不發兵爲賊覺拷掠主使丙原多引賊要人以自證諸要人多以此死賊釘丙原四支于城門以殉死日罵不絕

口

夏家銑字季質上元庠生作詩譏刺賊殺之

王護字少卿上元庠生作春秋書法刺賊賊殺之

車懋勛字子司江寧庠生性溫雅賊並其子推之縋城死

郎鑄江寧童生夫婦投井死

徐士瀛字少川江寧庠生投水死

錢茂二女自經死長二姑幼者四姑年才十三

金抄
井人

武進湯貽汾字雨生鳳山死事知縣贈雲騎尉諱大奎之孫而浙江樂清營副將也

以老致仕築琴隱園于江寧與耆老爲文酒之會君善書畫性宏獎提携人士若自口出城破日具衣冠北向九叩伏地泣曰臣老憊無狀不能死曷堪請爲厲以殺賊遂留絕命詞于衣帶投池死其詞云死生終一瞬忠義貫千秋骨肉非甘棄兒孫好自謀故鄉魂可到絕筆淚難收藁葬無遺憾平生積罪尤

王金洛字蔗鄉上元庠生好大言藩憲祁宿藻信之城破賊殺之

藩庫吏錢大文性奢汰不修小節城破闔家焚死

馬路街萬姓婦女若干皆自經死

此余所知者爾所不知者俟他日補之江寧之禍無將無兵無外援城大在事皆文人陸與鄒鳴鶴雖經見戰而茫然不知守禦殆戰時在百里之外蒙被而臥又不採訪人言也將軍提督都統雖武弁然循格推升者原不知武爲何事也文臣之佳者以廉名以幹名皆色取之巧也黃緣依附之力也不知掘濠不知調兵除八旗兵外皆市井無賴手無縛雞力者與之同守豈不殆哉方賊踞靜海寺穴城

置火藥城未大陷也我軍放大礮城陷數尺賊以雲梯升數百人爾儀鳳定淮金川門諸圍戶殲之事猶可爲俄而矮城臺城外賊四面以雲梯升八旗兵救不暇而矮城賊已開三山門迎賊大隊入矣然八旗兵猶守滿城一日乃俱死嗚呼此田橫島上軍人也賊入城乃加培矮城臺城使一例高修儀鳳門殺圍戶砌城門使卑狹不容騎不並行城內外徧掘濠城門外結營土垣譙樓柵塹皆七八重濠廣深八九尺其內徧密加竹籬籬長三尺廣二寸剡其上下外加大樹榱爲鹿角城上八尺一鼓一木篷支更巡守者夜巡焉城門內置礮二守城者坐臥城闕中城內上城坡以柵閉城上者不得下坡下亦深濠立吊橋焉譙樓徧城內外高于凡樓一層空四面守者望焉坐臥其上五人遞支更人一更故不倦有警吹角其上懸旗指所向旗低昂則戰也紅旗勝也黃旗招兵也白旗戰畢也黑旗急也青旗未見所用夜不閉戶臥不解衣戰後者斬傷者養于能人館無邪術無奇謀無大方略只勇而衆爾然其勇猶可

百人圍一人則勝矣

其衆難敵也破江寧日口稱二百萬

七八十萬人足數也雖皆烏合然我無大勝仗不能喪其膽折其黨故或登三山門望之自城外至江東門一望無際橫廣十餘里直望無際皆紅頭人雖知其皆脅從然以悍賊夾其中脅制之使不亂行故既衆且整吾人望之奪氣時賊目皆未至爲此者所招湖北匪民張子行也張周視鄒鳴鶴等所置守備哂曰吾始以金陵省城未可下不得已而來今若此吾功成矣其徒問之曰彼妖頭賊以官爲妖頭以此作文章爾可惜不能中秀才圍十二日而城破賊目以張爲僞檢點二月初十日夜破城十七日賊目始至十八日即命衆賊攻鎮江揚州二十日得二郡二十二日後隊進二城二十五日暮向榮方至然急戰猶可收城城內賊不多也奈馬翼長急戰向榮不欲兵至城門即退故日久無功向榮畏蕙之過也丙辰十月初六日記

同難諸友

出者墨圖之故者墨口之

○岳新堂○岳八兄○安林○雙林○天錫○傅永年○柏寶誠○朱吉

堂○凌友三○

尚昆原

高朋先施潤之高立生○

雅命載福○

余大元○余德雲

乙丙日記

卷一

十七

明齋叢刻

楊順義

兄五

郭文彥

夏老永

武全

張履祥

兄四

韓士順

兄六

楊永保

吳廷璧

段

大○段以溶

○范甥

○陳亮甫

劉蘭泉

顏廣江

○王萬有

周益泉

潘先生

周成孝

○

王少卿

黃露

吳鶴德

華林文玉

○楊六兄

王松濤

胡嘉言

兄四

○唐成盈

係永元

○段

鈞蔡二兄

成伯

○劉大紳

○李捷

周成孝

子陳亮甫

子席三兄

凌錫九

○盧錫周

○唐

成山

閣師子

丁兆隆

○俞二兄

○錢二兄

通慧

毛九兄

共六十人

揚州諸友

蔣文若

今住揚州北郊三十里之南

李楚珍

才家住在板浦分司許小學處作館

劉文洪

五

伯山

吳熙載

王

句生

吳

楊季子

亮

郭少青

亮

梁少卿

亮

談金典

陸四

屋

蘇

李賓

汪元孝

中

魏伯儒

書

敬敷

書

書

死難諸賢

劉紹曾

書

孫德存

許嘉瑞

遠

張鎮

涂煊

宜

錢萬青

○汪

星垣

陸

陸

蒺藜命綸

書

朱琦

書

俞恩綸

書

鞠長華

書

陳雙

書

改三錢司房

何通源

郎鑄

丁第軒

張丙

原夏

家銑

王護

少

張勤之

逃出諸友

林章甫

歐梅岑

楊柳門

姚西農

張子金

張容元

田秀其

高階平

王少

卿張治秋高子庭段子衡郎仲衡岳新堂梅伯言何祥垣何淡臣金亞匏楊朴安許
潤之童金門汪石秋濮賓君朱蓉峰劉石函李白士陳厚卿楊俊賢凌宏鼎甘耆壬
童雨叔徐羽舟伍力臣姚瑞亭許心源周次夫劉芬張橙圃何黻垣秦子雲管小異
劉小峯周鳳池周小鳳張次淮王竹樓王蘭珍馬鶴船龔謙夫陳季珂吳栗生龔伽
生孫懷禮陳子相薄二兄蔣心眉楊雅命凌竹泉况芝房李逢辰倪嘉祥哈晉
豐侯大桐

尙陷賊諸友 陳亮甫 彭會川 程積堂 朱維周 劉蘭泉 張仲高 金偉軍 徐春帆 阮
嘉言 張西銘 孫懷信 張子和 王麗生 周開鸞

家中書 中間屋兩廚五共二十五椽後堂一廚十五椽又小書二椽上席廚五椽
大棕箱及其下小廚十椽中間堂後大廚上七椽舊木櫃二口共十椽楠木櫃五椽
柏木櫃五椽扒角櫃作五椽櫃七口共二十一椽房內紅廚十五椽新櫃三共九椽
御覽櫃棕扁箱竹箱小棕長方箱共作十二椽總共百四十六椽每椽約高尺八寸

共二十六丈二尺八寸約每櫃三垛則凡四十九櫃也

拙著

未曾携出因配于此以示後人

毛詩地理圖

十五卷

禹貢圖及說

十卷

元和郡縣志補圖

四十卷

水經

注補圖

編未定亦無業數

通鑑地理考

二本四卷

宋元通鑑地理注

二卷

南北史補志表

三十卷一表八厚本

遼史地理志圖考

金史氏族考

元史地理考

北四卷

元史氏族考

金元部帳

鈔記樂

釋汪三篇

喪服大功章考文

鄭君元生日算式

漢碑釋日

釋

色 梁陳州郡考

卷二

今學待購書目

水道提綱補正

釋算

景梅札記

卷一

汪氏家典

秦蜀滇黔粵西五省輿圖

柳邊紀略補

小學鈔存

小學叢鈔

梅邨日錄上

華嚴音義補

倉頡篇補

急就章補

漢唐儒疏鈔

皮紙

經典

釋文鈔

廟制考補正

石經考補正

釋甲補

釋人補

典章萃

紅紙

比例

規解補

種樹秘本補

明職官輿地鈔錄

孫祠書目正補

八綫表鈔要

說

詩晬語

贈雲集

梅邨前集

丙戌閣集

荷泗泮泮諸著色圖

淮揚下河運

河圖說

沿海海運圖說

水經注補注

未

帝土年表補

乾隆府廳州縣志補

錄成未

南山圖考 明大內宮城二圖考 襄鄖山城鄉寨圖說 明九邊圖考

畿輔河道水利圖說 喪服經傳補疏 馮本九域志補 黃本聚珍本輿地廣記

校語 萬氏本寰宇記校語 鮑崇城藤花樹二太平御覽校語 弔王小玉文

無題十章 某姬詩二十章 送竹邨師詩補序 愛君大辯說 遼地理志考

元地理志考外口 金地理志考外口 黃山谷詩鈔說 黃仲則詩鈔 隋志校本

三十姓公主碑跋 邵氏兩刻爾雅正義校語 王春綬義舉文 遂初雜識 他

如行文典萃串物及五經擬題文獻纂要各補試律摘句鄉墨新會墨隅見及鈔選

時藝皆不入記也

乙卯二月 城內馬姓携出鐵錢一千文寄信七十文又一文謝兒三百文洗大 寄出之書 乾隆中十二排

輿圖八幅 廣韻失仄 說文二一本三共 鈔梁安漫鈔 儀禮雜鈔 不賢識小 緣學

道齋 駢文所見鈔 悔生書目 鈔本算書十四種 乙卯隨筆 縮本輿圖去失

四幅存 備遺錄丙辰 元秘史鈔略 海運圖 跋海國圖志 寰瀛志略圖 蘇松

乙 丙 日 記 卷一

十九 明齋叢刻

四府圖 東河圖果恭 徐州圖 五水濟運圖 徽州圖 臺灣圖一編 又圖二色著

工又倭紙圖三附涉 沿海圖七 天星圖色著 元和方鎮圖 貴州圖姚伯 浙西七府圖

寧夏府圖 西域圖優 又徐星伯 又西域圖大河泗圖 運河圖 南河圖去 星

圖二去 九邊圖甘肅 邳州圖 懷遠圖 江寧圖 西陲總統圖 唐城圖作 南山

圖作 南巡盛典河工下河諸圖去 威海衛圖去 又臺灣圖去 中星圖去 高蔚生岑 山

水十二册去 藝海珠塵聯句詩及唐陶翁南山聯句楊芸士聯句朱竹垞聯句等鈔

去 藝海珠塵大哀賦及王慈雨後哀江南賦去 黃州及廣德州圖去 西遊七跋應

又鍾竹汀大所賣方立補誠段懋堂著 天元一釋四十一張葉論 祁大夫字說共一本去 建平縣

圖去 廣東全圖去 山東全圖去 西藏圖去 江漢宣防圖 黃河圖果恭 山東運河泉

河圖 襄鄖圖 績溪縣圖 孟縣圖 德州圖 江寧城廂圖 鍾祥圖 揚州

北湖 燹餘碎金 以上書圖皆自城內携出者除失去者餘將世守之為楹書焉

人除八股取功名之外須學史為第一應讀之書史記及索隱兩漢書三國志晉書

南北史唐書五代史通鑑通典爲一類又宋書齊書梁書陳書北魏書北齊書周書西魏書隋書舊五代史舊唐書十六國春秋十國春秋馬陸兩南唐書吳越備史東都事略南宋書三朝北盟會編建炎以來朝野雜記宋史遼史金史元史明史明史稿續通典文獻通考五禮通考六典通鑑輯覽三藩紀事本末蜀碧綏寇紀略明季北略南略野獲編庭聞錄及明季野史爲一類其皇朝掌故則讀東華錄滿漢名臣傳蒙古王公名臣傳貳臣傳逆臣傳聖武記皇朝武功紀盛滿漢名臣奏議八旗通志新會典道光年者續三通皇清三通一統志大清通禮次須學地輿爲第二皆須兼詞章之學各史地理志吳氏漢地理志補注錢氏漢地理志對詮畢校晉地理志一統志方輿紀要元和志萬刊寰宇記九域志黃刊輿地廣記皇輿表輿地紀勝方輿勝覽曹氏名勝志長安志及圖志畢氏關中名勝志華陽國志通典續通典通鑑胡注趙水經注水道提綱高氏春秋地名考禹貢錐指六氏輿圖吳畢郝三山海經各省通志畿輔義倉圖畿輔水利圖考浙西水利圖江漢宣防錄宋州從政錄河北

采風錄西域水道記四川貴州廣東水道記西域聞見錄藏衛圖識海國圖志寰瀛志略左氏杜注史記兩漢注錢氏爾雅釋地注洪北江集西陲總統若爲詞章之學決不可不讀者爲汲古閣本文選楚詞莊子列子庾子山集倪注陶淵明集吳注杜工部集朱注李太白集王注蘇東坡集王注秀野堂韓昌黎集黃山谷集任注陳后山集任注王漁洋精華錄吳詩箋注唐詩三十家世說新語古文苑章注駢體文鈔七十家賦樂府詩集三朝詞綜明詩綜三百詞譜駢體正宗至若作館所需則康熙字典盧刊經典釋文附考證經籍纂詁張刊廣韻段刊說文注張刊玉篇集韻類篇音學五書王廣雅宋小爾雅經傳釋詞邵郝二爾雅金氏求古編大事表禹貢錐指尙書後案江氏尙書陳胡馬徐李五毛詩

陳項兩時毛氏傳經最詳毛詩後漢馬元伯毛詩傳經通釋徐六顧時經傳疏平論平毛詩抽錄 金榜禮箋

通藝錄孔氏巽軒經學禮學二卮言張楊二儀禮圖禮經釋例儀禮集編周易集解虞氏易易漢學漢魏叢書遺書羣經音辨字鑑漢簡

汪梅翁乙丙日記卷二

江寧汪士鐸梅村原稿

後學鄧之誠文如輯錄

山居之民貧而強性好亂而暴易動難靜耐寒苦樂殺戮嗜利無恥識見渺小齊心持久愚而頑也江西川雲貴廣西是也平原之民忠信教大北五省是也水濱之民富而弱性好文而詐易驕難儉好浮華崇虛誕機變無信舉動闊大心不齊不能持久巧而狡詐也江浙湖北是也四不像而不文不武一無所用者宜歛池嚴衢饒州也濱海之民嗜利好亂反覆無常閩廣是也

宋有祠祿所以優士大夫者至矣然如今之書院無關得失也若軍營大事安容文人濫竽若借此以肥其身種其子孫惟司筆札檔案慎管鑰上之掌章奏其豪傑者始與機密非盡人所能與尤非巧宦所能與也近專以文人司要務即徵郡召募鄉勇防禦亦任之不知此輩楷書試帖時文逢迎機巧酬應儀文口辨狀貌聲氣交結趨避十二者皆極一時之工捷近因同于閒曹無所沾潤遂資緣以領此局爲潤身

之法一面勒措恐喝土人以取錢託其名爲助餉暗中各受餽獻以高下其身明則挪移借支乾沒入己一面執塗人市人及恇弱瘦怯之書生使爲鄉勇其初人不願爲謂其真爲鄉勇也繼而黠者教之遂人人樂爲日取青錢三百既而賊來則皆潰當其未潰也此書生與以每人洋銀一元以安家各鄉勇佯諾府尊點名按給諸人皆貌爲武壯應名排隊領銀而出才出城過橋遂各走歸其家其家皆近在各鄉半日可到拋其器械仍爲鄉民各執其業而此書生方自以爲功謂召丁壯萬餘也不

知聞其潰也如之何 用此書生賊未至休寧已逃入浙省寇逃于三月朔復觀然來矣

禦敵之鄉勇須召募願充者當簡其人之長大貌之雄毅 愚原曰巧 力之大走之捷 勇

勿巧 簡之不拘何方人納之大營使觀戰以習其事 乙卯二月初二三日徽州防禦徐觀察領兵禦敵兵

而敵炸反燒我營房燒燬火併及藥筒藥發火炎我兵自燒乃潰賊遂得我魚羊地利之險遂不能制 訓之以壯其膽練之以熟其技同甘苦以結其心

近時書生對讀不故事身居府城不知地形衝要而備之也仍在衙署不居要客而納營身相度之也揭 庶乎有濟若團

練土人乃土人自爲之以保其村不能禦外村之强者無論賊矣此不能恃爲丁壯

也前時金陵城內此日徽郡皆恃此安得不敗

凡蘇松常鎮徽寧池杭嘉湖揚廣十三府州之民文事有餘武事無絲毫足取二十四史具在此地人守且不足無

一能進攻者地氣使然乃欲據此各郡人為兵宜其開風先潰賊及家國也安慶較諸郡少佳然亦不中用凡事必躬自隨隨方成事體則例之弊官只坐擁押房省文書職今時猶然所云勇勇某某若干官據文書案牘爾自己不見也人之勇否多寡茫然爾

賊勢銳難當其鋒向軍門俟其窮蹙而已破之城從墮甌不反顧之誼亦是一說愚

以為賊首在鎮江瓜洲心在金陵腹北及廬州安慶南及太平池州尾在九江當略

傲藩鎮之例方能窮蹙不然彼四出剽掠無日窮蹙也徽州東管全浙西扼江西南

通八閩北接寧廣乃最要之地有險可守有要可扼當為一大鎮北守祁門黟縣績

溪能復轉石埭則北守石埭更妙此一鎮也界以全郡貼以嚴州寧國屏蔽徽郡北

守南陵近失南陵則守涇縣西守太平當界以全郡貼以廣德饒州北守浮梁西守河湖之口當

界以全郡貼以廣信南昌省會富有重兵北及南康合為一大鎮武昌東守興國北

守沿江及江西之貼以岳州黃漢節節防堵貼以安陸德安光州貼六安潁州貼鳳陽

泗州貼滁和淮安貼揚州通州貼常州嘉湖貼江寧鎮江環賊境陸路分十三鎮水

路東駐金山扼揚鎮西駐蕪水能進扼小孤山則佳為二大鎮鄱陽為一鎮駐湖中

太平蕪湖河之中通湖者爲一鎮駐黃池裕溪爲一鎮以通巢湖合爲五水營十三

陸營畫置而守俟機守復賊勢之窮必矣犄角救援彼出我歸以侵擾之堅壁以老

之彼有城內而無城外則清野以飢之嚴法令新立禁近賊境買賣使得剽掠併姦

民接濟者使向榮和春保舉偏裨曾經履陣勇敢爭先者拔行伍之精以充各鎮偏

裨不調他處未曾見戰之人以充補使各鎮自行召辟署置生殺與奪不拘舊章不

循成例不從中制事後奏聞特稟命大帥而已勤探聽通驛傳精訓練時簡閱嚴賞

罰信號令俟機宜辟才俊廣教人才方今第一要務也破資格管廣吏部選人不用去則例吏部兵部請則例處分一概不用行此十者

時平再爲商酌令各鎮自選賓佐判官自召募軍士則無不轉弱爲強矣

甲寅八九月間浙省來徽防堵之徐觀察下令收復東流建德因此鄉勇將祁門足

恭嶺下屬東流界者二十里內民房盡行燒燬爲其蓄髮從賊也不知民之從賊乃

由迫脅官不能庇救又從而罪之誤矣由此民心大恨川兵及鄉勇之在石埭及上

青陽者肆行劫掠姦淫時青陽屬南曰上青陽屬官管理由此石埭青陽南鄉民心大恨乙卯正月十六

日賊掠上青陽其民遂導以過石埭之楊溪河以至哺雞嶺盡石埭之境去太平縣十五里太平之民大駭老民十人往餽羊豕賊拘留八人放二人回使獻全戶口冊視其旗曰勦滅涇旌于是二縣之人相率逃徙既而十八九日不至太平縣忽傳聞至黟縣矣黟與石埭接壤者羊棧嶺有方四者領鄉勇百四十人守之聞警遣人來徽府告急知府恩禧以經費絀少方欲裁汰鄉勇遂不發救兵守嶺之勇謂方曰衆寡不敵曷逃之方曰無事受人三百文一日之養有事則委而去之可乎于是願從者五六十人方遂磨之戰賊衆數千東流人願報怨爲頭陣青陽人次之石埭人又次之眞賊數人在後老廣西賊匪未來也方四戰歿從者傷焉二十六日賊遂過嶺而至黟縣進營魚亭二月初三日徐觀察迎戰死焉東流人之爲也府城大亂二月初五日有安慶剃髮匠丁三如者素無賴今領鄉勇五百潰回涇休寧索賞五百兩休寧令未與丁率衆大譁遂塗面改裝大掠令急避去城內搶掠一空令行數十里至巖鎮自念此必非賊賊不塗面且紅巾非黃巾也乃持刀合衆能武躍馬回直入城至

城東見丁方指麾其衆令出不意至其旁因麾刀斫之時初七日也丁死其衆乃逃
初四日有張都司者智勇人也率川兵五百人往拒賊于魚亭之南因人寡爲賊所
乘潰圍殺賊東流人也數百而回府尊賞以五百金義練局賞以四百金以鄉勇使轄之
張令其兵一人統十勇初七日遂又率以往而周都司率兵數百次之張捉賊四人
使人解府而周兵見之以爲賊來也遂誤譁而回府內大擾鋪戶皆移兵遂搶東門
外之恒聚錢店及米店周都司來撫之始定初八日張都司入休寧周都司本府皆
至休寧撫其民焉時賊仍在魚亭也

二月十二日績溪鄉勇盡逃回以去家不遠故也故巖寺街遂失其人眉目問望之
皆露伶俐刁詐巧猾之狀宜其及也聞賊于十一日清晨至圍巖鎮兩頭放火鄉勇

猶高眠未起

鄉勇皆信曰飽宗誠潘小桃吳老
噫未知是此數字否其音近此也

聞殺聲始倉皇從街中小巷遞故陷此用本地鄉

勇之鑑也

賊僞爲乞丐擔夫入休寧城縣人不知也已刻忽旗舉大譟縣令始知賊入城已久

遂潰十二日與川兵戰于巖寺街鄉勇皆望風先潰無一存者浙兵亦退守嚴州川兵無援遂死之時學政沈祖懋本府恩禮及一切官皆早遜城中人亦空賊遂入城賊目陳姓僅四百人石埭青陽建德東流人之不堪大兵鄉勇淫掠者實助之導之故此次徽郡之難實鄉勇召之既而先潰又鄉勇成之也十九日潰歸鄉勇掠坦頭凡五人縛其三人逸二人其一人嘻笑曰殺我二十八年後又一好漢矣上莊人胡姓皆績溪人也十六七八日嶺北人送禮于賊者送以蜜棗大棗一筩曰早早一統篋子燈籠雞九十五隻曰快登九五基一筩筩十三枝曰一統十三省其人素聞明時兩京十三省而又忘二京故云云也賊人問何處人則使何縣人酬對見其各縣人皆有也詢人寧國虛實路徑于是人皆懼矣十八九日官兵至由五都六都騷擾不堪于是人反思賊矣嗚呼人則然矣吾以從孥之故奈之何哉二十一日賊退擄人千餘自藤溪歸城內雞豬棗果被衣存者狼藉然官皆先遜惟歙令廉公驥元縊于堂督學率本府以下皆遜之浙江未知又如何欺蔽皇上飾詞自解復覲顏回任也其

初利局之浸潤有利徼幸無事則冒功有名郡人勞而成之已取巧而攘之又省事
事敗則歸罪于人而飾說以解巧哉巧哉生民之不幸亦國家之不幸也然當官者
皆然否則以爲不顧全局不知局面瞻徇則曰能幹奈之何哉衆口一詞恬不爲怪
宜民之以官爲仇也二月二十一日賊駐婺源三月十五日整隊往江西三月初一
日沈祖懋恩禮自浙歸于其署揚揚如平時又將苛歛吾民藉口養鄉勇以自肥矣
二十日聞城中人戶皆回如故城陷時尙有捐銀萬餘兩沈與諸董分爲盤費沈得
數千金路爲輿夫所挾制用去數十金云

文者倡武者和乃聚爲死黨予以揭竿

乙卯正月十七日胡以仁來候從弋陽歸也言次及弋陽西鄉蕭馬二姓山徑孤僻
甲寅年嘗糾衆焚掠富室縣令告之上司上司膽怯不敢問嗣又焚掠他所他之
民公籲請調兵剿之又有姦民公籲請勿勦恐盜仇已嘗緝捕得六盜盜亦拘幽縣
令于一室使以六盜來贖縣人有江翰林者使人說之始放令回此亦徼郡肘腋憂

也
乙卯二月末二姓叛召長毛故其毛會羅杜之其地山口洪
臨山中地廣及數都此與南山勢相向地不必設法善後也

武備不修賞罰不明不破格以召攬英豪不核實而崇重州縣因循日甚畏蕙遂多
正供困于刁民財賦竭于鄉勇豪強通于猾吏小民累于家口生計迫于鋪戶之多
糧餉憂于田土之少不必有權相藩封之跋扈不必有宦官宮妾之擅權不必有敵
國外患之侵凌不必有饑饉流亡之驅迫休養久而生齒繁文物盛而風俗敝盜賊
衆而有司不能捕遂畏例而壅于上聞處分繁而吏議日以苛遂拘泥而不能破格
雖上無昏政下無凶年而事遂有不可爲者矣

以禮防亂以讓全身以謙下人以和處事知己之是必引爲非知人之非不苛以是
其行近愚其心近詐其言迂其事乃可集

敷衍則姑息謂之明練事機認真則生事謂之辦理不善不能探聽不能召賢不能
易置賊衝之州縣不能嚴徙近賊之村市不能速殺重囚不能嚴禁買賣濟賊武備
久弛而調兵又少驅市人與劇盜鬪欲其不望風而潰乃欲以寡擊衆成微幸功此

平原之所敗于河橋歸也平心論之平原特巧宦之尤非有他腸也立宣宗朝三十年而不請刊性理至今上崇尚正學乃迎合上旨而請刊之此巧一也淮鹽自陶文毅改票後淮北略有起色不知乃淮北之私侵淮南所致也平原不察遂併改淮南既而其術不行此巧二也豐工河決理應請旨簡放大員督率乃欲以爲己功而用一刻薄之齷文經不知河壩積習驟難解詰當受以漸故久不合龍其費更巨揆其初心欲以此上邀聖眷也此巧三也在河次見決口不塞知其術之不售而見賊攻長沙不下疑其無能爲遂爲請纓之舉既得優旨乃以不更事之王彥和貪財好色之張寅爲左右翼付各人銀一萬令其招募而王以銀行票鹽張以銀于邗江買妾各樂其所樂不知所謂招募矣平原翁乃率松江通州兵三千而往諸軍望風而潰以致敗回揆其初心不過欲借以卸河干之責而幸寇之不東爾此巧四也乃謂其有他腸吾不信也

團練者收羅本地土匪彈壓鄰鄉土匪也

此皆無用之民也最不可恃稍有用作不解爲矣

鄉勇者能助兵之威不

能戰伐也此屬二項團練就本土人鄉勇則廣爲召募有糧餉供操演可以攻戰然無精兵以率之亦不能成功且必精爲簡選非團首方趾無恒業者皆可濫竽若如金陵城中所募則皆市井無聊賴者貪三百文一日而已宜聞寇投械而遜也然簡選雖精而無勝兵以爲表率無勇將以相駕馭使一二文武生監統之則不過無事時壯威望不當衝要處盤盪細猶可一當大任貽誤匪淺

馬服君言兩鼠鬪穴將勇者勝此言極精即如山川險阨可以一夫當關萬夫莫當然須問此一夫爲何如人王龔之生冢耶臧孫之棄甲耶即果勇矣又須視敵人衆寡非果數百人即能守也如牆而進雖勇能禦之乎大約士馬須三五千當山川形勢險阨有勇智者守之可以當敵人一二萬其多者亦難言也以寡擊衆前人偶有之然大半收功幸成若援以爲例甚且驅市人之寡以敵盜賊之衆而思徼功于必勝否則引古人以責之此債軍相踵而不悟也

團練鄉勇僅禦土匪若遇大寇

小寇

究宜避之不可恃以無恐也避寇之法不可居

城

城所

不可居近鄉不可當寇來去正路之鄉不可居水鄉

寇舟

書生談兵多大言庸流談兵多詭詐皆屬聞之動聽斷不能見之行事也

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國不必皆有險險曰設非天造地設矣連塘濼築堡寨置鵬樓

柵竹木備濠溝

城營濠溝竹四重
有多至七重者

皆設險之類也焚積聚除小邨禁買賣設疑兵聯聲勢

移老弱閉婦女練奔走工騎射塹正路迂小路塞前途聯後戶勤探謀嚴刁斗多旗

幟

常更

絕彼樵汲召勇士延英才信賞罰勤訓練陳忠義斬姦細禁浮言同甘苦公

財用講求謀略晝夜六時無少間懈訪奇才異能逐術士防地道防水攻防火攻防

聲東擊西防明修暗度防甘言示弱防散財帛放牛馬以誘我勿追防其伏兵防其

抄後路由小路絕餉道焚我積聚斷我救援勿及彼銳而急戰勿恃吾銳而急戰勿

失彼懈而不戰勿使我懈而難戰如此可以守可以戰已

道光庚戌揚州同年郭少青

光

自漢陽赴都道出汝陽將謁其同鄉蔣維清于縣署

塗過官店

汝陽西

其民不剃髮桀鷲爲行旅患郭僞愛其幼子餌以果餅等幸免于難

汝陽山民也

其地殺人即為
強之不報官也

辛亥在徐州聞言其西北山中民李姓多習武椎埋亡命

無不至更不能捕某將弁偽為布商入山販賣乃習其塗率輕騎襲捕之始得其魁

銅山山民也湘鄉西南五十里曰某地向不納糧某令自往徵之始猶延入初問官

何往繼聞徵糧則一呼而出為人數千持器械相向老者曰令速歸無使若無禮令

狼狽反湘鄉山民也癸丑賊匪復取湖北猶未克也崇陽通山通城蒲圻山民三四

萬結隊迎降為之盡力楚南北之禍若輩導之崇陽通山通城蒲圻山民也甲寅之

秋弋陽西鄉劫官放火搶掠殺人弋陽山民也即逆賊之羽翼亦武宣南平紫荆山

民也乙卯二月鎮頭蓮花灘抗拒王師此縣六都山民也三月之中幾及揭竿此縣

八都山民也自罹寇亂以來瀕水之民為賊脅者皆逃匿不肯從賊一言及賊匪無

不切齒而此縣之民間賊來皆喜躍宜湖南諸山民為賊盡力之死靡他也嗚呼後

之從政者其因兵威而痛加創艾之哉

者雖少見掠物
之不歸入己也

七邑蕭馬二姓劫賊去而借勢大掠賊且其掠物各入其家
也大怒以計誘入廣信城環坑之此信一傳而鄉民思附賊

余向言家之不幸有三而成敗興衰不與焉曰族大曰子多曰生女此三者皆世之所喜無不怪余言之甚者今則其效見矣余又統觀今古謂作亂者皆山居之民而受害先在水次釀亂者皆文墨之儒而受害先及武弁今又不幸而中矣嗚呼是使賜多言也已

三月中旬之亂者八都上莊民爲歙鄉勇者聞賊將至嘯聚而潰歸至六都之坦頭遂肆搶擄坦頭人懇之上莊上莊人縛三人歸將斬以徇其一人笑曰十八年後吾又一好漢矣何懼哉乃釋之其鄰邨柏樹坑人聞而不平遂斫上莊之茶樹數株以示警適有曹姓者寄寓柏樹坑不知也道出上莊上莊人殺而尸諸田于是兩邨戒

期十六日將械鬪上莊人又密邀山中某某邨民相助

曰黃坑曰省坑曰大北癩運字曰萬畝田

或云某邨自

願裹糧相助也巡檢某聞而往平之乃已時縣令田君欲往平之上莊人曰令敢來

吾必尸之先是方令曾以催科至上莊上莊毀其橋而毆之

胡姓八虎之馬也

甲寅之冬田令

欲往勸租其人拒而不納田乃反噫上莊不將揭竿而起哉聞其人將于鬪時使他

邨人乘勢搶掠人畜焚燬屋舍擄劫財幣嗚呼楊秀清洪秀全之始亦不過如是也

余館相去不二里真危如累卵哉

三月二十一日記

上莊民有蓄髮借名與賊通市者甚衆人皆知之彼亦不畏人也

二十一日暮胡實翁來詢以上莊之事語稍異而近理蓋柏樹坑人素無禮嘗有某服役上莊其主人死此僕豔主婦之色僞爲券言婦姑售婦于己時婦姑適歸寧也遂率人搶主婦主婦自縊其姑歸訟之官雖白婦冤然其家竟因此傾又值賭場會場戲場柏樹坑人輒往戲婦女掠財帛故兩邨之釁最深二月間柏樹坑人觀劇上莊平視諸婦女上莊人撻之至是見上莊人在山擔灰柏樹坑三人持杖逐之上莊人僞彎身作拔刀勢以遞柏樹坑人不敢追遂毀其山之茶上莊人知之遇柏樹坑人來邨者以刀刺之中股柏樹坑人中傷歸謂必某篷人告以斫茶也遂糾衆上山將搶其包蘆適逢其殺豕遂搶以歸恃其衆也曹姓者寓柏樹坑隨之上山劫掠者也路出上莊故上莊人毆之死既約期械鬪各都人來和不諧也巡檢某和之始平

然上莊新造擡鎗戈矛旗幟其衆終必不靖也三月二日

二十四日聞十九日之夕五都地尺勒山白雲菴有某姓自旌移來輜重甚富邨人

勾七都曹姓人數十聞五六七八乘夜塗面持刀此數十人劫之得元寶七八十衣數十

箱併劫山吁慢藏之訓見矣之某寺

賊匪以古法一萬二千五百人為軍分中每軍分五人為伍有伍長五伍為兩有

司馬分東四南四兩為卒有卒長一百八分中五卒為旅有旅帥二百人也又分一五旅為

師有師帥二千五百人分中五師為軍有軍帥一萬二千五百人也每軍十二典曰聖庫

金曰聖糧稻曰油鹽曰旗幟曰銃礮曰鉛礮曰竹木曰鐵曰藥材曰買賣曰

醫

新化鄒叔績謂余言明時倭患有七盜建功其偉事平忌功者倚之遂為僧忌者猶

不止行文所在以事誅之一僧至湖南依某參將參將母老矣聞而閔之戒參將縱

之去僧遂至廣西平樂之西或云柳山中誅茅終焉地處郡西山深四五百里無官

府民搖同處習拳技不知書禮僧遂以拳技授徒食懲于禍患以謙冲名不居于師

也援儒者師弟之目呼人以弟轉相教授聚而成會曰添弟會浸淫數百年官牘書

為天地會者誤也粵東西聲氣固通因而入閩江西湖南化之遂蔓延五省所在嘯

聚殺人越貨曰會匪初七盜以怙功蔑視同輩使酒罵座買烈禍故此僧痛自懲艾

戒其同學以秉持飲酒罵人律者為高足別有秋駕之授因之顧體貌者習以保家

五省處人皆盜不論貧富男婦故入須保家地皆山故也守其法令曰齋匪其技精于會匪宣廟三十年粵西無日不可叛

以山較四省尤險故其紫荆山自明平大藤峽以來至今為盜藪不交錢糧國課官府相承視為

域外特蒙蔽者吾君而已以上郡洪賊之父名覲揚母曰李四妹本花縣光祿埽農也

有兄某嫂某覲揚以賊幼黠多詐使讀書應小試不售年二十五矣歲丁酉道光七年忽

病疾夢人教以習天主教粵東瀕海外蕃之所會也故習聞天主教遂以行教名而

連州馮雲山亦教之著名者因自連來會結為死黨同授徒斂錢自肥會官禁甚嚴

而二人行跡詭秘為查拿所首及遂借其徒遜至藤縣依其中表黃某黃家故貧馮

乙 丙 日 記 卷二 九 明 齋 叢 刻

不能居乃之紫荆山煽惑羣盜洪賊居黃宅仍以天主教相糞惑黃之子信焉爲邨人所告拘洪黃于官洪以計脫歸黃氏詢其子乃爲賄役釋回黃大喜以爲天助也適馮賊自紫荆來探因邀同遊澳門蓋徒黨既衆二人于彼教實無所知不過借以惑衆歛錢既人奉爲老師不容茫茫應也之澳門受業于米利堅人羅姓者始得見創世傳出麥西國傳及七克等書歸乃自張大飾以儒術而去其跡儒以君爲天子故曰昊天其子之因曰天父上帝陟降因曰天父下凡倪天之妹因以耶穌爲天兄謂有妹自有兄也儒有含樞紐靈威仰等名名天也因亦爲天製名曰耶火華儒以聖爲至極因以聖名其一切如聖庫聖糧聖兵之類其餘官制皆倣周禮而奔走疏附禦侮先後四官又及于詩大抵所學者詩及周禮二經也習見優人禮儀冠服故倣之以爲古至其蓄髮一事乃凡逆匪所同也林清及川定教匪亦多蓄髮也二賊既歸鄉人不之齒洪乃決計西行而苦無資有商某不知其匪徒也憐之使附船尾以達藤縣遂益煽徒衆有某廟者香火甚盛洪率其徒當衆毀其神人稍稍畏之謂神亦歛避象州有九

仙廟云乃某某之神故有母尙存州牧朱以捕賊未獲禱之而獲以爲神助也祀而

贈神以袍洪作詩資神謂其不孝而毀其廟人益畏之以洪爲神人矣此上乃洪賊自叙

天寶會及與開羅交戰之類乃編史記秦穆趙襄子事非杜撰也故賊所至必焚廟宇以示威六賊中洪馮廣東人楊賊亦嘉

應州人韋賊蕭賊石賊皆廣西人洪馮楊韋石不以武名惟蕭乃劇盜故善戰其羽

爲秦日綱胡春羅大綱劉滿等皆在粵西爲盜蓋其省徧地皆盜未起事時行者一

箱納錢二百賊授以僞示乃能行否則十步之內有流血濺衣之患矣蓋承平久孽

息繁衍梁山深實生龍蛇是也山中人與徽寧俗同喜丁旺謂爲開族故年十五六皆授室續深某十二授

重十三生子其人名曰胡森瑞是歲下人年三十即抱孫地不能增而人加衆至二三十倍故相率爲盜以謀

食又地皆山爲商賈之所不至貧瘡甲天下賊黨自云至湖南始識有洋錢一物其

苦磽可知也官其地者知非大動兵威不能平否則以激成事端得罪去又時無名

將率皆寫楷書吟詩詞儒雅相尙自附于雅歌投壺雖大征亦未必平不得已姑息

粉飾以官爲傳舍幸他徒以脫禍周中丞天所謂皆求參不得之官也嗚呼事勢如

乙丙日記 卷二 十一 明齋叢刻

此有不變者乎以之歸罪鄭祖琛固無不可恐鄭亦有隱情也

大抵山深特能為愚南山其先事也近弋陽縣馬二姓亦

然愚謂新令以性理試人可笑無過于此者不知令人各陳其地其時所宜之策易地易時皆不能用庶幾詢于芻蕘之一

理氣心性在窮空閑之談雖以此欺欺雖時時亦無人陳止遂成宋末時勢吁豈非覆受聽棄矣

余言人多之患數十年無人以為然者皆云人多而才如某甲等豈不可吁愚至于

此不知某甲亦偶乘時會天下之如某甲而困窮者數十倍于某甲又何說也且余

籌大局彼及一家其或援庶哉一歎以相難真不通時勢之言矣

書自滅亡之後益以共體之民不過五千故以庶為

幸皆今之承平久學生多豈其例歟天下惟狂黨人最愚信然

聖人亦有過歟曰有以鬼神愚民以下筮誣民也其費財比于殉葬同一空地上以

實地下也其惑人同于僧道同一假邪說以怵婦子也賊匪去之此功德不在禹下

所以延殘喘于數年之久歟

賊改四書五經刪鬼神祭祀吉禮等類不以人廢言此功不在聖人下也後世必有

知言者

此時小村坊多遭土匪之劫大村坊則免以人衆也然則生齒不可繁而居址不可散屋宇不必多而險阻不可少財幣不可無而閉藏不可露信哉

深山大澤拔其土豪之略通文墨者爲士巡檢六年一易

不留任佳則升擢爲流官

使編其煙戶徵

其賦稅平其訴訟簡其徒衆陳其利害譏其盜賊董其禁令敍其學校巡其疆境恤其窮獨治其道塗疏其才品察其德行供其徭役以期會于知縣六年察其廉能者升之流官

上古之初悶悶闕闕弱肉強食相爭相害不知紀極書闕有間無所考信爾民之才智者出其權不足以召剛暴其力不足以勝強梁于是絕物棄知卑己尊人以全其生禽獸之民聞而慕者從之因稍稍爲之品節以爲治黃老之所謂道也三皇之時所行者也閱世既深民之才智者出以爲不足以勝剛暴強梁也變其術以自持而卽以其術化人則謂之德于斯時也民心日智而憂害之心日深剛暴強梁之徒互相吞噬者日以厭遂相率而歸之樂其化之和平可以養生也五帝之精于三皇者

也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其尤也孔子出又從而精之曰仁義曰禮樂然以不試故用

世之言寡孔子之後諸子放恣各立門戶于是孔子爲儒家者流

者在列之所謂道上古之道也在衆稱引猶今之管仲處

三代也語非不美不可行也時勢爲之也孔子所謂道德齊禮五帝之世也道政齊刑三王之世也升降之故風氣爲之勢不得已而然也

孟子者儒中之辨士也其言不無

過偏自是之處究其弊荀揚等爾儒者得志少而不得志多故宗孔子者多宗其言

仁言禮而略其經世之說又以軍旅未之學而諱言兵由是儒遂爲無用之學與佛

老等佛老之遺棄外物以全其真與近儒之言理言氣言心言性無益于世也同也

此皆孔子不得位無所設施故爾道德之不行于三代之季猶富強之必當行于今

故敗孔子之道者宋儒也輔孔子之道者申韓孫吳也崇宋儒之言以爲儒而申韓

孫吳之論皆從略致不仁者乘間竊發追憤其說遂併孔子而擯斥之則宋儒階之

厲也

性有善有不善有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執一言之臧獲之亡羊也善者氣之清者

也不善者氣之濁者也可以善可以不善者清濁併者也所謂中人也中人多而氣

亦不一性之所近嗜好從之沈潛者勤學問高明者矜賞悟拘謹者尙禮法曠達者
侈放逸皆非用世之具也故黃老所謂道上古之真道非道其所道也昌黎詞章人
大言醜詆爾宋儒所謂道道其所道非孔子之道也自了漢與釋
感無異也與晉人之談元宗門
之談禪等其徒崇效之以成風俗同一無用爾今日之法度規畫雖使堯舜周孔爲
之未必有過今日之治平雖唐虞三代之盛未必愈此然而至于此極者士大夫宗
宋人之空談諱富強之至計朝廷鮮名實之核而休養生息既久民生日衆民俗日
漓非法韓非之綜核名實商鞅之令行禁止白起王翦韓信之倫草芟而獸獮之惡
木不去嘉穀不生雖使孔子爲之亦不能治而况他人哉

精益求精之說今法制有可議乎曰有士自鄉舉以後宜試以世事不宜復言時文

翰詹宜責以史學不宜試以詩賦取才之塗太隘蓋匪特秀清章昌碑石連閣之才皆非今論
及方面大臣所及也特無其虛儀及綱骨爾

盜賊之律太寬州縣之任太輕宜以翰詹出任州縣令其自辟選幕佐以分察四鄉而節刑錢席之修脯以
與之令其稽察四鄉詢訪人才各爲題目州縣實之同于選士不拘流品必

當其用府道以上歲終必爲實稅不有官刑指斷獄少以獻納者族之立兩女之
實崇讀史之科禁空閣之說復兼論之學考試去中庶孟子而增以通經通與通考

善後事墮大城乘焚燬後禁族居大邨以百家爲限踰者遷他所原存大邨未焚者立邨長正副爲官身嚴查戶室之數登記後增者毀之大旨主于散處而不聚以易治爾尤禁大族同心

道學家其源出于孟子以爭勝爲心以痛詆異己爲衣鉢以心性理氣誠敬爲支派以無可考驗之慎獨存養爲藏身之固以內聖外王之大言相煽惑以妄自尊大爲儀注以束書不觀爲傳授以文章事功爲粗跡以位育參贊爲恭無言無聲色遂致太平之虛談互相欺詐爲學問其高于釋氏者不勸人喜舍釋氏所以便其乞也不言天堂地獄禍福爾故如此而爲聖人不賴于聖也如彼而成佛世惟恐有佛也以其乞食乞莊嚴無礙也自了漢而已害人精而已

今勸人溺初生之女皆曰不忍曰作業愚者則曰報應曰鬼神及生齒日繁則曰旣庶矣民爲盜賊而刑最輕有首從得贓及滿貫與否之別無光棍之律有失入之罪曰仁也哀矜勿喜也官吏寬縱有罪曰慈也于是吏胥姦宄弄法于上姦民刁狡剛

暴不畏法于下曰寧失勿濫漏網香舟之魚也舍彼有罪諱盜爲賊曰刑措也寇猶未至縱內外監重囚使乘亂姦掠良民以投長毛爲致死力于我曰此待報之囚雖當死部覆未至故體好生之德放縱囚之科道之以德也勸官吏除去官派曰體統不可失也勤于巡行訓練兵勇周察地形曰軍旅之事未之學也徼幸寇所未至曰吾不戰而屈人之兵我戰則克也寇將至則先逃曰臨事而懼死而無悔死而不厭聖人所戒也閉城而禁民之徙曰去兵去食自古皆有死也楊文定之于江寧見危授命曰君子臨難苟免禮所戒爲凡民言也寇他去城邑已空曰運籌帷幄折衝俎豆吾所收復也石城芬之于徽州寇所未至或言武備曰佳兵不祥讀武有戒忠信之甲冑禮義之干櫓衆志之成城也獲姦細則釋之曰不嗜殺人也或阻之則曰惻隱之心人皆有君獨無之是非人也或曰彼賊也曰吾爲政焉用殺人性皆善吾將倣七縱之攻心使之有恥且格否將蒲鞭以辱之畫地以牢之君勿欲吾入酷吏傳也嗚呼古人有知當自笑猛以濟寬刑亂國用重典刑法世輕世重威克厥愛允濟諸言之孟浪矣憂心

慙慙念我土宇我生不辰逢天俾怒我瞻四方日蹙國百里羣公卿士無然泄泄蹙蹙靡所聘瞻烏爰止聽我藐藐凡百君子鼓鐘于宮耽樂飲酒載號載呶介爾眉壽不自我先不自我後赫赫師尹亦孔之醜

誤今日者則例也用翰林也文官官氣重也近城多寺塔也監中重犯猶循例不誅也官多細地之官委員多耗錢糧也不實選堪爲某官之人猶循例用人而豪傑失志也

取士以虛文也不廣其塗以取人才也不學漢宣之信賞必罰綜核名實政事文學

法理之士咸精其能也漢宣本始元平注成帝時內都學方正北邊二十二郡舉勇猛士姑息有賞無罰託于仁慈以養姦釀

亂也優柔也

四月十五日聞賊于寧國府城內外掘塹樹柵城上支更擊柝結營城外本月八日蹙官兵于南湖之濱官兵負河而營賊麾兵圍之殲數千人賊遂結營至建平西六十里其營皆塹柵土城內外重疊官兵則苟焉而已不知做法也看此光景東南半

壁非國家有也失之知反掌之易復之如覆天之難

賊之勝人處去鬼神禱祀無卜筮術數禁煙及情早起夕眠眠不解衣殺之外無他刑以多殺爲貴此皆勝我萬萬也

聞張芾方令人浚濠于徽府城此爲賊掘也賊之所攻前無堅城賊之所守惟一壁

如我兵亦數年不敢近不惟不能克也賊意取寧國不過假道徽郡爾如其攻之

彼張芾能守乎逃而已矣徑縣寧國桐城之人才百倍張芾而今何如故張芾者爲賊謀守者也

始謂江寧四鄉非樂土城內有官有兵外必有援兵或可少安旣而不守則以官吏

兵民皆不知兵猶可說也今以賊在江西張芾廣勒人捐必守四隘唇亡齒寒之喻

且戰爭六七年必稍有所學郡城庶爲樂土旣而關隘棄而不守幸賊意不在徽郡

得以幸免聞賊取太平縣去此八十里欲移于廣德寧國間謂寧國爲蘇杭屏障戰

爭旣久我必守之此時向榮必飲酒大醉也彼處庶可無恐旣而我無兵守賊按轡徐行而得之遂

營于建平我兵始稍稍議守既失之始廣德一帶民徙一空嗚呼皇上以封疆付大

吏不問其何以守也何不問內榮怡良福濟大吏以府縣付之人亦不問其所以守也循例以時

文家空談之大言相紛飾蒙蔽故至此極也

如命張曾守徽州常問他如何守法如其只守一城則問他六縣皆被賊據城外賊又札營即命賊備汝而不救

汝守此區區一城城外皆非汝有靜守幾日且人出稍爲何事如此問之顯其所答

令廣西廣東湖南及各省武弁如向榮等及一切大小文武內外官民各陳致亂之由始亂之跡釀亂之人救亂之方切實直陳不許忌諱亦亡羊補牢之一也

自陳是第一察吏善政使之死而無怨也取中之人各令其同鄉各下切實考語他

日從坐廷對之問先一月榜示通衢各卷廷對之卷之首令各自陳陳力就列不能者止

自揣堪任何職然後第其高下使之就選翰林限以二十缺且仕不過翰林學士而

止永不任三品以上大員皆部務州郡賢僚升補兼能武略者始得至封置寧缺勿濫

廷對去今之俗套各責其切實指陳當今之弊粉飾蒙蔽巧詐傾軋者斬決並不發

刑部覆審不願廷對者準其衣頂榮身永不敘用自陳能武畧者另期試以走馬硬

弓刀石不取馬步衛空言者斬決能翰林者責其讀通鑑通典通考其衙門設學士一人詹

事一人少詹二人侍講四人侍讀四人春坊庶子二人中允二人洗馬二人贊善二人共八

從四

正五

從五

從五

正五

正五

正五

從五

從五

人國子祭酒一人司業二人南書房四人尚書房五人武英殿四人待詔一人共三十六

人加修撰五編修六檢討六二十人共實缺五十六人候補七無定額則人不奔競

于無用而朝亦得真才矣

凡百官有一定之職不稱者斬決為之二年而自陳者革職家產一半入官為之二

年自陳者家產一半入官降一級為之一年自陳者家產入官三之一不降級皆永

不敘用為之未三月而自陳者皆自陳其不能為也衣頂榮身免追家產永不敘用已三月三月

以上自陳者家產追四分之一衣頂榮身永不敘用內外大小官員考課以保舉人

才各為題目堪任何職為上上保舉多而稱職者升三品以上非實保舉勝任者不能升補舉缺勿遞不拘流品資格惟不許

巧佞姦詐有若此者併保舉官同時斬決除律例只絞斬凌遲車裂族五刑如此行

之三十年再議寬典可也各州縣以歲殺光棍三十盜五人為稱職以賊為盜者二賊充一盜各取左耳送部

將在謀不在勇兵在精不在多今皆不然如收拾人心四字乃平時之良藥此時人

心雖不願從賊而賊來亦無如何其願從賊者皆無業遊民無田可歸農者也彼不

知性善否也公儀子爲政子思爲臣魯之削也滋其蓋已安于弱不能禁人之
不強也管仲則轉弱爲強卽百里奚亦非制挺以撻堅甲利兵者孟軻之言可笑又
可憎也

不取管晏陳仲子而取百里奚匡章一戰勝齊有南陽而曰先王之制在所損彼以
仁義說齊梁而其效何如又欲宋徑效尤蓋無理取鬧大言爭勝負氣強辨而媚嫉
勝己之心爾

黃石齋劉念臺史道鄰人莫不惜其不用然用之有益于亡乎流寇方張而議道學
可乎史公在南渡卽無馬阮能禦王師乎于此見諸葛之不可及濂洛關閩諸子束
修自愛可謂聖門之狷者使事權有屬高不過與循吏等能如管樂乎己所不能而
大言以折人道學人之門面也故爲翰林學士諫議大夫下至教諭訓導人人可以
勉爲使乘一障守一城則儒不如墨韓白衛霍之功高周程朱張億萬以至無量大
數也立太公周公孔子于上而輔以韓申商又輔以白起王翦韓信配以管仲諸葛

則庶乎長治久安之道矣

遠人不服修文德以來之蓄其時近古猶尙德禮也故國有君子可不被兵自漢以來萬不能行所謂天生五材誰能去兵也賊匪刪論語去祭祀及大而無當不可行于後世語未知此語刪否

無兵無餉固然不知今日卽如此言他日能變爲有兵有餉乎我欲以此芟芟者自守賊能芟芟自守乎將何以待此賊乎天變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平成時誠不可臨變猶不變法乎祖宗知今日至于此極乎動遵聖賢無求備于一人非論語乎今所用之翰林果能武備乎耕問奴織問婢天下大事問之時文鬼乎早能用衆賊在嶺南時卽召募勇士限以期日豈不省餉猶待至今日乎爲將皆不問地利不知師敵之長去己之短能制勝乎殺粉飾蒙蔽藉口仁慈而實庸懦無能之大臣數十人人猶不畏法乎查鈔久任外職者數十家餉不少有裨乎召募外蒙古及金川屯練雲貴苗夷

禁用三五河南人

三十餘萬卽選其尤勇者爲將帥不拘以律例他

日以補右職不勝于今之兵勇乎暫使一切文報循例之事委之閣臣皇上自黎明至乙夜惟議此事以威斷多殺爲主有言仁慈不嗜殺者立斬大駕親總六師南駐徐州而賊猶不平者有是理乎因循怠玩至于他日真正無兵無餉如人之怯症油盡燈滅而賊日闢國百里天下事將何如祖宗之法不可變祖宗之基願可棄乎哀哉賢聖之君六七作古時則然然亦高宗克鬼方以武臨之爾惜費不殺婦人爾能有濟乎投鼠忌器患起人多人多故彌望皆村莊彌望皆窮人急之則生變任之則掣肘故野不能清野不能清則賊願我之堅壁得肆其擄掠擄掠既多窮人又附之人遂日多而我遂不支故天下之禍庶哉一歎啓之也

四月十七日午後傳言賊已至分界山又言旌令某殺搶官米者一人而民往長毛處去請兵如往年青陽石埭之民因鄉勇欺之遂請長毛主管按水經注朱吾縣

水溫

注民漢時不堪二千石長吏調求引屈都乾爲國林邑記曰屈都夷也今此下民猶居人類哉有無賴童子年十一二與遊兵狎或戒而怵之童子曰彼敢凌我我降長

毛殺若無種矣其父母聞而愛其能嘻人乎哉人乎哉近又得實錄第四孫善問實錄至百餘歲遠處而不懼年方八歲也噫于北海派

此諸少年後七八年之要也

余所見童子則故鄰羅元吉小字容此無類也岳新堂之子雙林此流也及經甫之子元福及此

子也此子罵其父母尊長視死如歸其父繼之不效符生之德也昨見其偷暇跣足學行杉木上緣

權上二丈其志不與人同他日請念者此也然皆其父母因其伶俐能言不知此非好事也驕

縱之使如此也洪秀全楊秀清之類使當石勒倚嘯上東門之時擒而殺之一亭卒

力爾而以逆跡未彰恕之嗚呼逆跡既彰尙能制乎

孔子之弊過仁世無過文世無不善用所短而諱言兵又不善用其長而不服善好駁人

妄議論人長于修己短于治世不自服其迂腐浮誇大言高自標致綜練名實始知

其盡屬想像之空談或億萬中間有一二幸驗者遂堅執爲左證今人更加之蒙蔽

粉飾巧詐怠玩不殺小人而忌君子以至此極也賈誼論陳涉干寶論劉淵王彌乘過

論晉紀推廣言之葛榮爾朱榮李密王世充竇建德黃巢朱溫徐壽輝韓林兒陳友諒

之誠案侮爲深惡長世虛爲爲至竊竊孔子雖各言其志而語涉過激不足爲訓爾今世非設聖教者幸勿妄引侮爲口實本得卷三第二十頁一則意亦同此

張士誠明玉珍張獻忠李自成羅汝才惠天相李定國白文選艾能奇孫可望及洪秀全楊秀清石達開韋昌暉羅大綱諸人其才能不大過于其時之將帥哉然欲其俯仰周旋一味文雅彼必不能若因其才而任以偏裨其迅發果毅必有可觀者而取才之塗限于成例遂使烏附徒能殺人不能治病哀哉

黃老黍稷也不宜于今人后稷小麥稻米也然五味六氣之淫亦有不可食之時特偶爾馬班大麥也宜爲酒爲飴非日食者也周孔參朮也商申羌活防風也韓白烏附椒薑也三者皆藥物眊病用之不可缺也漢宋二儒糠覈也佛道秕稗也禮樂文章八珍也農桑商工稻麥之所出也琴棋書畫庶羞之豆實也鬼神術數痰飲狂癩之疾也耶穌回回膏盲之疾也捻匪光棍癩疥也孟荀偏于滋補也管韓偏于剋伐也當其病則愈矣

神農本草藥有三百六十品氣味各殊天之生也其于人亦然今一以儒取士而諸才遂見棄置其弱而無用者湮沒以終而強有力者角者蹄者爪者牙者刺者枕者

天者喬者軒者遂各負其能以自奮其必至于此極者勢也而所謂儒者又皆虛儀浮文僅可俳優蓄之乃享爰居之鼓鐘乘黃鶴之輪軒焉比于慢藏盜賊有不生心者哉

川楚白蓮教也滑縣八卦教也今日之亂天主教也新臺之亂回回教也陸建瀛荒唐請講性理此與湘東之戎服講老子蘇威之河北孝經魏寒松之舞干羽以待吳三桂之降何異指鹿爲馬莫此爲甚講性理者學校而諸反逆學校人乎真可笑也乙卯賊僞爲官軍以襲江西某州今年三月初又僞爲官軍以取祁門三月又僞爲鄧少良軍以取宣城遠近傳聞嘖嘖矣四月十六七日又有不知從何來之軍三百次日四百入歙縣張芾喜收之不知僞喜而坑之乎抑真喜而藉以郡輸賊耶看賊勢必盡取三江而後敗蓋此後廣東西湖南北人銳漸退而三江人固無用然後可滅也其時特未知此輩翰林官作何狀爾

督撫缺則用久次之藩臬藩臬缺則用久次之道府道府缺則用編檢州縣缺則吏

部取選人什什伍伍而遣之如羊豕然不問其勝任否也此平時所謂循例乃第一弊政也如此則一與可以補天下乃斯時仍復如此天下安得不壞故曰壞天下者例也咸豐紀元或請廷試之策勿循虛文勿拘書法以拔真才而當國者謂祖宗之法不可變宋人有病傷寒者醫戒以勿食梁肉曰梁肉所以養生非毒也卒食梁肉食梁肉而死其後病傷寒者仍守其說死不悟何以異于是

天下最愚最不聽教誨不講理者鄉人自守其所謂理而不改教以正則譁然動怒導以爲非爲亂則挺然稱首其間婦人又愚于男子山民又愚于通塗之民惟商賈則巧猾而不爲亂山民之讀書者不及也在外經商之人又文弱于當地之商賈知四民之中最易作亂者農工次之武生次之山中之士次之商賈又次之城市之士則硜硜然可以決其不爲亂而水次之民都邑之士皆其魚肉也遊蕩之子刁猾之徒皆其羽翼也爆竹之鋪鐵冶之匠皆其輔佐也遊手之夫飲博之場皆其耳目也星卜之流丐乞之輩皆其偵伺也塘鋪之兵擔力之人皆其郵遞也深山之中大澤

之阻皆其巢穴也吏胥之首弓兵之精皆其朋黨也富貴之家清白之彥皆其仇讐也治容之女浮薄之童皆其寵倖也嗚呼安得一始皇在上而使白起王翦章邯項羽黃巢朱溫張獻忠李自成等効力于下而爲蒼蒼者一洗之稔莠除嘉穀植惡木伐美箭生亦益烈山澤之德也殺無道以就有道季康子先得我心矣欲善民善儒者好空言虛理以欺人此言其尤也

賊分中前後左右五隊以萬二千五百人爲軍加牌刀手

親軍也各備官符有之

約每軍萬二千

餘人破金陵時每隊十五軍其後至二十八軍復陷湖北則每隊至五十餘軍然皆以次散去蓋所據掠商賈臧獲及士人也其効死不去者皆鄉人憶寓陳墟橋蔡邕時通邨千餘家併官曆竟無一本四書五經殆如天書古或有之今亡矣夫民皆不識字而仇恨官長問官吏貪乎枉法乎曰不知問何以恨之則以收錢糧故問長毛不收錢糧乎曰吾交長毛錢糧不復交田主糧矣曰汝田乃田主之田何以不交糧曰交則吾不足也吾幾子幾女如何能足曰佃人之田交人之糧理也安問汝不足

且汝不足當別謀生理曰人多無路作生理無錢作生理也嗚呼豈非人多之患哉
徽六邑績溪最苦地狹人多也祁門次之推原其故他邑人皆經商在外故生子少
婦人獨居故也又或携眷遷徙故人不多而富績溪民愚拘守舊俗牢不可破遷于
他所者百之一而經商者亦絕少卽爲商亦負販小經紀年必家居半載生育日繁
故人多于他邑而愚于他邑貧于他邑企望長毛之來亦殷于他邑

據取亦太早

休歎之人惡長毛黦次之婺源次之祁門又次之若績溪則城中之士鄉人之富者
惡之他人則幾有奚爲我後之談矣噫性善乎欲善民善此邑獨異于他邑乎既庶
何以富之乎哀矜勿喜乎不知此等空談無關事實皆人多之害也使減其民十之
七八則家給民足驅之爲亂亦願戀而不願矣有他道哉

孟子語多不可通惟富歲數語通達治體驕奢淫佚嫖賭衣食富者之弊然較盜賊
兵燹其輕重不可以道里計故治民須欲民富而欲民富當首行溺女之賞貧戶不
準生女及富戶或生二女之罰民之清修爲僧尼者賞

皆取其不生而人少也

行之三十年而民

可漸減行之六十年而天下皆富矣課士禁用時文而講農田水利商賈導之航海而至域外四洲工人兼習泰西之法婦人嚴禁文繡之技軍士分平原山林海外江湖之四營人才合德行武技政事文學而鄉舉里選禁賭博洋煙性理鬼神巫祝星卜盜賊私鬪光棍遊蕩硝磺邪教十二事犯者皆斬立決立清節貞女之堂廣施不生育之方藥嚴禁男子二十五歲以內女子二十以內嫁取及男子有子而續取婦人有子而再嫁犯皆斬立決

陸建瀛之率師迎剿也自稱精神助陣云見赤身女子在前督兵既敗歸賊圍城陸堵禦城上又稱觀音大士助守城使城中人家焚香既而無驗又使人扛喪家方相上城以示賊云天神相助賊大笑謔陸乃無如何城破後不知誰何人傳言以紙寫楊秀清三字刺以鍼置婦人淨簫下卒無可如何相傳賊至江北某所我兵銳甚賊高聲歌贊美我兵以爲有妖術遂潰此皆癸丑事也乙卯秋喧傳廣西掘楊賊祖墓得綠毛龜上有耶穌二字有司爲圖說以示民粘滿天下此龔虎口餘生事也而

不知楊賊乃廣東嘉應州人洪賊乃廣東花縣光祿埗人嘻此我大臣之經略也既粉飾以欺君又荒誕而誣民徒供有識者一噓爾禱蔣侯祀天師竟有嗣音奇哉賊之勇在選牌刀手凡賊皆有此古之親軍也我則兵不識將賊法嚴退後者斬故能如淮陰驅市人爲兵我則言仁義故所向輒潰賊焚廟斬土木偶以下筮術數爲妖妄不選擇時日支干孤虛旺相而所向皆吉我禱祀豐潔卜筮相襲而動與凶會起古人于九原恐百喙不能自解也

四月二十一日聞昨賊破六合

按知無此事
蓋賊言也

向榮令曰有能復者即以其官官之一鹽

梟應聲復之即爲六合令向榮可謂能用人矣推廣用之烏有不復之地哉與其用無用之讀書人不如用有用之劇盜

金陵之陷也江寧舉人陳燮

理

自經死上元舉人候選教諭劉紹曾

四書

闔家自經死

江寧廩生譚命綸及布衣汪松崖李松滋皆相約闔室自焚死尤烈上元廩生涂煊

之重遺其子出亦闔室自焚死江寧文生許嘉瑞

地

張鎮

布衣

何通源皆闔室二十

餘口從容自經死布衣陳壇明心亦遣其子出闔室自經死江寧回回人賣糕者改三

亦闔室自焚死江寧文生張丙原謀爲內應事發賊釘之城門以死死尤烈同時死

者文生王護少夏家鈺張勸之子憂迫投水死者江寧府學廩生方培基樹文生朱

琦溧水拔貢陸葵墜城死者文生車懋勛可及其子聞上元文生倪德新及其子舉

人嘉禧亦死而未知其詳江寧廩生俞恩綸及其弟廩生恩綬投水死上元廩生汪

星垣江江寧廩生錢萬青之文生丁金科廩廩生鞠長華東皆自經死藩庫吏錢大

文闔家數十口自焚死童生郎鑄孫德存皆夫婦投井死文生徐士瀛投水死

賊兵二月二十九日復陷揚州三月二十九日退出即由揚州分兵取淮安恃其衆也孟軻所謂

仁不可爲衆國君好仁天下無敵者安在賊可謂至不仁矣而顧如是何也

績溪鮑某在揚城開墨鋪賊給之云若爲我送信金陵天下平後吾保舉爲墨鋪之

首鮑喜自忖天下無人開墨鋪吾爲其首他日之富必矣遂降賊爲送信路遇官兵

給云難民兵釋之仍往投賊其愚如此聞其人五十餘矣居近八都云七都之鮑家人也

賊以所掠百姓爲下駟當我精兵以其精卒當我鄉勇以其次卒當我羸弱故一敗而兩勝我所殺賊若干則民也賊自若也然雖民亦無延頸受戮之勢故我兵之殺賊力亦疲憊待我精兵之憊而彼乘之故我精兵亦敗我敗則兵日少賊日掠民則賊日多我以惟正之供供軍餉而儀文不能廢故軍臺官吏侵蝕虛冒雜費去其餉之半故餉日匱賊兵雖衆以劫掠爲生故千里不持一錢無轉餉之費官以直僱民役一事民避重就輕且多怨言賊日驅民掘濠樹柵支更樵汲斯養而民老弱婦女不敢不從且無怨言而延頸以望賊至者除水次之民以外比比皆是其故何哉凶險狠暴之氣山間之民與賊同犯上無禮之風山間之俗與人異幸災樂禍之性作勞耐苦之習又與賊宜而又有峻刑以驅之民之畏威也甚于歸仁蓋姑息之寬仁身受者久不以爲難而不旋踵之大刑智巧無所施其技也威克之功大哉

由今思之王明公罪浮桀紂一倍釋老罪浮十倍周程朱張罪浮百倍彌近理彌無用徒美談以惑世誣民不似桀紂亂只其身數十年也周孔賢于堯舜一倍申韓

賢于十倍韓白賢于百倍蓋堯舜以德不如周孔之立言然失于仁柔故申韓以懲
小姦韓白以定大亂又以立功勝也

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言時勢之古今亦道德之次第

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子

舉其經濟而曰仁不知非三子之不仁以士大夫當求有用若只主敬主靜克己復

禮就令欲淨理純亦一溫飽不求人之儒生作成一佛菩薩形狀鄉里之自好者稱

為善人而已無益于世也故子舉其才蓋孔子情殷濟世也自宋儒昏憤不通謂其

才之可見如此而仁難知似仁比才高得不可解不知即如其說而無才有何用處

今日正患在如此故曰罪浮桀紂百倍請世人去門戶之見平情證之

但不至如賊驅民為兵焚掠為理財天父天兄耶穌為言

此不仁之甚者

其餘如張國梁之勇

不必戰勝天人也諸有司之勤課賦稅不必理干室則易理一心則難也言語近無

所用而包慎伯魏默深之紀纂垂後不必其言也詎比于結繩也若儒生則又不然

無治兵之略司牧之權才又不過時文楷書律賦試帖而又不能仁是則動無足取

草木同腐矣故曰仁者儒生窮而在下之事猶僧之戒律也

詩題山在虛無縹緲間賦題鳥有子虛賦以無何有之鄉廣漠之野爲韻經題無稽
之言文題致中和句一則可以贊天地句二是故君子篤恭句三上天之載句四鬼神之爲德
*是故君子戒慎乎句五夫君子所過者化句六至大至剛句七故至誠無息句八晉人元
虛唐僧語錄宋人理學之用贊宋儒有道統之說戲爲推之堯舜禹湯文王比于三
宗周公則守成之令主孔子則別子爲祖故曰素王子夏邱明爲素臣繼別者之大
宗也經術修明傳于後世也子思則繼禰之小宗實敢放言高論虛空無稽之祖孟
子則小宗之家老也荀揚董韓皆大夫也周程朱張庸臣中孔光張禹胡廣馮道也
釋氏則新莽操懿也老莊則附庸之君而回回天主諸邪教則亂民之不待教而當
誅者也

汪悔翁乙丙日記卷三

江寧汪士鐸梅村原稿

後學鄧之誠文如輯錄

刑法宜以十三歲為成人十三歲以下犯罪罪坐其親如罪犯斬者其母及此子斬決其父絞決無父母者坐其所因依之人十三歲以上犯犯斬者罪止其身其親枷杖而已所因依之人免坐其絞罪以下視此皆增其母與之同罪父減一等皆決而無監候爾嚴立婦女之刑增教婦女之學凡七出有敢容忍者及溺愛者巫蠱祝詛逆逆家長者皆斬決

咸豐五年賊據江寧吳鎮江潤安慶舒廬江廬太平南池州池九江江武昌鄂黃州

黃漢陽西德安安而已其冬十一月又取袁州袁瑞州瑞吉安吉臨江 六年春取

撫州撫建昌 南康 寧國寧揚州揚和州和凡二十一府州五月十五日聞撫州

長毛以四百文一日募鄉勇赴之者四萬人又聞鎮江長毛破吉爾杭阿四營吉死

之之或按此六年四月事而寧國油榨溝之戰鄉民助長毛圍官兵故官兵赴水死者一二千蔡

乙丙日記卷三

冊齋叢刻

某及張國梁之姪死之皆我健將也我兵日以少賊日以多民多而不肯者皆聞河南拾

匪亦通長毛願假其威名以逞己之欲受其偽號以爲前驅官兵居民聞其已爲長

毛則如鳥獸散噫天下如此奈何奈何

長毛每軍分十二典曰聖庫聖糧油鹽買賣竹木銅鐵紅粉礮元馬子銃礮旗幟醫

藥采薪等衙總制又以十月九日洪秀全之子十二月初十日洪秀全除夕元旦午節中秋

等日斂錢市物曰入貢以卓擡之有數臺數十臺者亦有新奇可觀之麪米點心也

其十月九日考試各館先生題目三其文題云天父鴻恩廣大無邊不惜己子遣之

受難因爲代贖吾儕罪孽尙未報恩又得榮光其次題云天父天兄最惡邪最惡曲

最惡惡最惡假人鍊得正正直直善善真真方轉得天也詩題云春風吹清好涼爽

他名未好救饑荒名說饑荒就是病乃埋世人水深長其可笑如此

三月二十一日吳錫粟生爲余謀于賊目曾天養得爲老民給以偽印牌併門牌上

云天朝恩賞丞相殿左九指揮加一等永統下管長端之澤所屬牌尾三十五名朱

吉堂段以溶凌錫九施潤之柏寶謙傳永年顏廣江余大元楊永保黃萬有胡嘉言

韓士順陳亮甫盧錫周王松濤周成孝范立夫汪行義樂秉元高永齡夏金城郭文

彥汪行仁高立生丁兆隆楊之倫尙昆源楊順義張履祥吳廷璧雙林補林文玉高炳

文余錄樂其順聶炳鑑也之或按自此以下五則皆記癸丑年事

時有贈己以皇清經解五欠十海國四說粵道貢圖說耶穌教入中國說合省圖說蘭

俞偶說粵遊草粵蘭倡和集何佳悔昨齋張瀛海攀轅韶石攀轅二十四孝圖存誠

堂集時文鈔本近湖時文金陵百詠翻切簡可編息園詩存篤素堂詩清波小志補

古今秘苑楹聯叢話幕學舉要壽世編達生編廣達生編張文貞集張船山集圖民

錄康濟錄薛氏醫案皇朝武功紀盛小書集詩棋官子譜無雙譜東坡遺意草字譜

清波小志及多寶塔二九成宮二皇甫碑二臨皇甫碑偽刊皇甫碑真草千文夢英

碑粵東隋碑御服碑校官碑雲麾碑金剛經碑法派碑聖教序衛景武公碑王樹真

字碑成親王碑併文章軌範王琦注李太白集盧坤刊文心雕龍及史通削繁何

根雲在集杜使粵吟謝清高海錄江左三家詩校齊後部之朱桂慎行狀巾經纂仁聊

齋南遊詩稿端硯小端硯運興磚填黃石補園詩集重修輞川志桂水攀轅集彤弓

閩幽錄闕里文獻考摩示錄稿蘇文忠集杜詩錢箋姚修江寧府志癸未齒錄淵鑑

類函崑山徐樹穀初編箋李義山詩及蘇帖皆館內老民惜字紙所拾得者也時余衣

物皆為賊擄去窘甚三月初粟生贈米六升羅卜煮六斤肉一鉢六月朔又贈銀一

兩五錢白布四尺渠初三日赴江西也

長毛禁人用之字而以他字代者如亥關丑好卯榮溫吉龍陸國國王黃威魏祐佑

德得高交曾水爺爺火火華花上上正政全泉清菁朝朝貴桂秀秀山山雲雲輝輝

昌昌達達皇皇日日月月榮榮天天竈竈蘇蘇聖聖亞亞耶耶蒂蒂老老洪洪仙仙

開來其在地支及姓則不避又廟社寺院菴觀主社稷字皆不準用仙龍酒燭卜筮

神辰魂魂基督亦不準用謂楊蕭二賊曰金諭韋馮二賊曰寶諭石賊曰貴諭又以

十二月初十日癸酉為洪賊生日八月十九日為其妻賴氏生日十月初九日為其

子生日年乙丑八月十七日為楊賊生日七月十一日為章賊生日皆試士云試士之

題皆自撰亦時文試帖體裁也

十一月十七日出城先託馬姓送出說文二不賢識小一算學十三種一悔生書目

一駢文鈔略二儀禮鈔略一梁安漫鈔一緣學道齋一廣韻二失去西遊六跋一以下皆失

去梅邨目錄一景梅札記文典一漢唐儒疏一汪氏家典一又南史志表稿通鑑地

理考稿二梁陳州郡考一待購書口一華嚴經音義一小學鈔存釋與釋文鈔附著色輿圖片

本又六嚴縮本輿圖八失去植物名實圖考顏柳歐帖四厚本草字彙隸辨錢氏漢

地理志辭銓吳氏漢地理志補注玉篇類篇水經注水道提綱洪氏志各圖一大包

失去高蔚生峯山水册十二失去皆陳湘有意乾沒之也

忽傳長毛要人八字原吳興君癸未六月二日長女己丑六月十日今改丁丑乙未癸未一壬辰六月二十四日女

午今改癸未戊午庚午二女甲午十一月四日寅時今改己丑丙寅丙申栗生辛卯五月三日亥時吳興君改丙子乙未庚午二十

己丑既而寂然蓋訛言恐人也

賊本山鄉之人其婦女耕耘織染無非素習而不知金陵婦女不能也于是以己之能謂人必能凡負米舂稻伐竹削竹掘濠擔磚刈麥穫稻負鹽擔水之事皆責其各自爲謀各自效力又以裹足不便責其放足而不知既小則不能復大也因而譁然謂其暴虐然此特江蘇婦女苦之爾若安徽婦女則視爲固然無足怪也其責男子負重用力一切粗事亦然此在江蘇省則人分十等爾若安徽人亦視爲固然故願從賊者徽寧池三府人多若江蘇則雖窮鄉之人皆不願其風俗使然也

水鄉山鄉之人均若天淵

山性情形爲風俗也惟大江以北淮揚以西平原之人則不然性情適中故古帝王聖賢皆出平土不在水鄉山鄉也

瘠土之民勞其效有用而害大沃土之民佚其弊無用而害小

害不過于其身

使天下皆有

用恐不能一日安枕矣

或曰教之禮義則有用者有勇知方豈不盡善噫此宋儒之誤人家國也古人治中原平土之民又風氣未開民心淳樸地域不廣去古不遠尙無他見聞以入于其中

且皆空言想像幾幸之議論併非著有成效今雖三家之邨窮僻山峒罔不知小說演義及土俗戲文又皆知其姦盜邪淫之跡人民日衆四出貿易因各傳外方風俗土田不足養而奢淫又啟其心其童幼無知惟知嬉戲雖入社學僅異樵牧少長則必各覓生計否則服耕力役如何教法士人則從事時文試帖其拙者或自卯童至老猶不能工講章外別無學問又如何教法且不知教以何事若教以時文試帖則人習之者爲取功名若不以此試士則雖殺之亦不爲若教以孝弟忠信則彼先問學此有何益處能取功名否能致富否若告以此聖賢之道則又問聖賢可喫得穿得用得直幾文錢在何處賣去若告以皆不能則求人之從我亦難矣且比戶而教之則不能縣設一二學師則今已教之矣曰如是則如之何曰威之而已矣霸功而已矣

丙辰五月書買擔書至胡實翁購佩文韻府淵鑿類函徽州府志程生光國市舊印汲古閣文選白紙子史精華漢魏百三名家武英殿聚珍板五禮通考通考實翁又

市陳仁錫本通鑑唐類函于干戈擾攘之中猶有從容學問之意不其賢哉光國又市得朱鶴齡注杜詩及十三經注疏四書釋地摭餘說等

丙辰夏至後三日計燼餘九種曰不賢識小梁安漫鈔儀禮鈔略緣學道齋算書十

三種駢文所見鈔略悔生書目共七種外說文二廣韻一共九種附以乙卯隨筆一

丙辰備遺錄一共十二冊

五月二十三日聞賊分五路一路取廣德

未

一路取溧水

五月十一日陷丁巳五月二十二日復

一路由鎮

江取常州

未

一路由梁山

即

過江取江浦一路綴向榮使不得動蘇常松杭嘉湖

知不日皆陷矣常謂其初賊志遠大故不取附近州郡而省城南鄉愚民以爲向功

今日其功安在蘇常以爲向功亦賊意在他省爾問者六合溧縣以爲團練之力亦

賊意不在小邑爾今日何如蓋潘錫恩等皆詞垣書生視此有如兒戲徼幸賊之不

來以爲己功依然蒙蔽之故智而亦不聞失事之罰徼幸則以爲內聖外王理本一

貫故體用兼備失事則津潤已肥逍遙事外以養尸居之氣

天下治亂生于人心人心好惡根諸風俗中古以上風俗樸質故易治平豕韋昆吾始啟霸圖故春秋以來風俗皆尙霸術莽操始以相國篡竊故漢魏以降風俗皆談禪讓山陽陳留尙保其身德宗德文實見幽逼汝陰以下厥跡襲焉安史逆命而藩鎮之禍椎輪河北蔓延五季契丹崛起而鄰國之患肇于晉漢極于金元豎刁伊戾以至忠賢至我朝而杜絕其害未喜姐己以至金輪至有宋始閉止其萌貞淫之別占寬今嚴賦役之條今輕古重殺戮冤鬱之慘珍奇瑰麗之制蠲租賜復之恩寬大蕩平之法皆本朝萬倍于從前孰謂後王不及前王哉而禍變不銷兵革不息其故有十一則休養生息之久人滿爲患二則偃武修文之久將帥無人三則定例所以取中才而求才之詔未急四則山險易于議攻守而平原之地較難五則賊驅民以勦兵而老賊依然譬根株未拔萌蘖甚易六則賊擄掠以爲餉而源流不問故附從歡樂而披離甚難七則賊之法令森嚴士卒皆盡死力而我方尙寬仁愛克不如威克八則賊之拔擢才傑猛士樂于自見而我方重科目練實勝于崇虛九則賊之譎

詐多端諸路併進使我不能相救十則賊之濠栅甚固守禦嚴密使我不能進攻所幸賊據一城而城外之人即不歸附賊據一壁而城內之民即不迎降其思賊之來爲賊所用此等姦民十居三四則皆國法太寬有以釀之也

五月二十五日大熱大旱五月以來絕雨之甚

五月二十四日得兩女信知三月十九日自旬容移至淳化鎮徐壩村四月八日信五月二十七日雨中得謙受信言福保於二十五日赴省已過烏嶺遇省城逃回民言本月十六日向營失事十八日自放火燒營退回旬容石步橋湖熟一帶皆失嗚呼兩女其死矣

余自五月十五日以後日則恍惚夜則神魂不安夢數驚呼殆兩女之變也果然長女二十一日殉難于旬容許村潭內此女最孝吾好學與吾同性情與吾同聞吾言無不從性情甚拙父雖憐他又不能顧他知姑小姑小叔後母及一切人皆憎他知人人皆憎他一人病無人問與二女皆白爲人一世求棺衣葬祭皆不得臨死求一見父不可得父有館得過亦不接來父不自己逃出又不能接了來在外不能寄信

與之不能存銀錢與之臨出不能爲設法在婆子館不能顧之不先到續溪來先來

能顧之只有一父而又老病拙滯無能無夫自二十一歲無母二十二歲無子二十五歲無

兄弟

二十五六在

無一人

二十七歲逃出

其家人不多不至此借邦華來不至此已能爲

小官不至此已不再取不至此已如有才不至此已如能謀不至此已不拙滯不至

此接來不至此不阻其來不至此其實館尙可如肯招來不至此不敢飽以省食桑

葉不敢取送出言又累我爲巧子受氣爲拆鋪受氣使爲東賊書手使爲女賊書手

忍飢與寒必以拙受氣必以循禮受氣必以母家無人受氣菩提廠出使爲書手使

爲女軍師書手賊婆館作鞋小館獨在城北細柳巷小館無食出後得吾數次信使

之死見惡于一家及姑小姑見三女不出知不肯出好知父不能顧之命之死自思

惟有一父之恃今如此自計惟死而已病瘡及飢寒無告告一三女爾知無依而依

三女三女不出已亦不出以身殉之可憐必得吾平日責以不死之信必因得吾屢

教以死之信得吾教以尋病害之信得吾言再遇賊必死否則非吾女之信平日人

想欺負凌虐打罵譏誚可有人打罵之否謝姓欺之否平日他想死否有何言語他人待之何如有人說他不死否臨死必哭有何言語未死前曾言我否死後可曾夢見之否葬何地以何爲識可有薄棺木衣衾自然無銀定紙錢自然無人祭與哭想其哀痛慘切無告無訴無人知悲感懷惻之苦至今日連生身之父都不顧他了都口口聲聲要他死了桑葉不敢取出飯不敢飽中夜使下水受涼三女爲代叩頭謝母次日回欲依老父而曰累父父與錢曰感謝之至也拙人憐拙人好學人喜好學人性情同人孝我人懷我訓人一切故憐之所謂蟲祝類我也餘則才如仲謀孝如孝已終非己性所好也聞吾出及開庭家仰峯家出如之何心中想萬難了賊婆死後作小館如何有屋住如何有食大女在女軍師處謝姑在繡花館當有糧何以無全無又何以活開庭妻又何以在老米橋粟生初至城會見何人如何得知可憐有父不能依父不顧不收心欲其死口中信中皆欲其死知見絕于夫家一切人見惡于姑及小姑見絕于後母猶幸不絕于父或可暫累于老父嗣知見絕于父心中

不知如何難過不得已遂依妹妹不出亦不出在城兩處住獨自一人不知想起父與妹如何難過知依妹是好處明白處想戲上吳漢殺妻妻至佛堂求姑可見又見絕于姑戲上檢柴可見見絕後母然無見絕于父之事當知自己拙而自恨無法可改自思自己無罪惟怨命爾其平日受姑恨其命苦氣其家依謝氏必受謝氏氣受小姑氣受其姑怨其二女不出氣受飢寒一切氣受別房氣以拙受氣以母家遠受氣二女難星自癸丑二月初十至九月初十共七個月二百一十日而至難者六月二十以後八十日也大女自癸丑二月初十至丙辰五月二十共一千一百九十八日蓋無日不難也欲其死者欲其免于難爾若能如二女早死豈不少受罪乎故二女將死必匍匐往勸之同死惜其拙而不從爾吾老將死無子後妻與之不合自己不知能活幾日故不接來知其以後之難故祝其死也聞其信言柴米俱難故每食輒淚下無事則爲之思自己無能才拙身後寡妻猶難顧如何顧寡女二女平時言無論與母不合即相合而父死之後彼時母亦無錢如何能顧他了吾以年老且無

子卽養之亦不過數年他日渠更難過所以忍心害理而不顧他令之死也

此後蘇松常太倉杭嘉湖嚴徽必失然後驅而之北天下事未可知孫伯符已定之矣曰賢聖之君六七作孟軻殆無一言可信乎曰不然古者民罔常懷懷于有仁今之民懷有仁否且賢聖之君非如宋理宗講道學也講道學者無用之人借以自高如僧之坐禪爾君德自以文武兼資爲上談心談性談理談氣拘文章義惡直好諛此何賢何聖也此事之誤第一在兵少欲以寡擊衆第二在不先併力除其根株而徒去其弱小之枝葉第三在好用翰詹牧守缺放以翰詹司道缺升以翰詹督撫缺補以翰詹一似翰詹皆能文能武者不知其人卽能文能武而我所以知之者由八股試策詩賦楷書奏對之巧佞拜跪之虛儀爾何以卽付萬鎰之玉必曰讀書人必能武則軍旅之未學孔子先自言之矣何以見得其能武故今日之失與宋明末之失皆篤信孔孟之禍也第四在不求人才以諸臣爲能耶未聞籌替人也以諸臣爲不能耶未聞求勝任者也則又曰今翰詹部屬擁擠猶昔何如無替人嗚呼以此科

目中人爲人才宜人樂之爲賊用也

科目之道宜改自陳時務爲顯揚時賦爲二場一論語一五經之時書禮左氏周禮六藝爲三場中式之後令人自陳相學習六都州郡

何項而又令其鄉里上公或內外臣丁之保舉堪勝某任然後用之否則與以衣頂榮身而不之用其論苑等處都官止本部侍郎終身不外放兵部重技勇餘部亦非實以批答文書作報奏必身能會與矢函之事以文任者俾優密之分京奏刑文漢學宋學俱以各二十員而止爾牧野陳賈販仲合明款嚴刑峻法以待強梁巧詐之徒永不思科不教禁言刑措犯者斬決第五在晏安苟且狃文恬武嬉之故

習而不改如以江北付福濟江南付向榮瓜洲付托明阿鎮江付余萬青即置之不問如向榮于乙卯年僅正月三日一戰之後至今年正月併不交一矢而皇上亦不以爲怪不知以爲是耶非耶如以爲非不知何以不籌其敗敗後將用何人也第六在蒙蔽欺飾如乙卯年賊去徽州之江西而石景芬以爲克復三城浙撫入奏升任蕪湖道爲人所不齒今年賊撤涇縣兵赴溧水而張芾又出示以爲收復不顧民笑一至于此而無人爲朝廷言之謂此爲護局嗚呼護同官之局失朝廷之人心矣此皆翰詹也石癸巳科張乙未科翰林也奏者何桂清亦乙未翰詹也朝廷所謂人才也第七在不選兵勇夫藥材分雲貴川廣道地不同人才亦然三江向無武守漢以來關東出相關西出將而今以三江之人爲兵勇未戰先潰宜其及也第八在將欲

養寇自恣不欲速蕝事也聞賊初起周敬修欲速誅滅李星沅欲不戰敷衍鄒鳴鶴與李同烏蘭泰與周同向榮欲以持久敵之不殺人不傷士卒俟其自斃以士卒守各隘而已民樂附之既烏蘭泰以戰死周以事罷上以將帥不和乃以賽尙阿主之賽與周比亦皆與向暗合故得相同賊困永安州其勢垂滅此軍稍缺之饒凱也賽向陰縱之故復熾賽向俱譴去繼而常大淳失守徐廣縉逗遛不進上不欲殺人及傷士故復用向向自顧其計良得遂住江寧者四年閉營自守不與賊通而已賊得計乃以兵先取鳳陽入犯敗歸遂北取廬州安慶西取太平池州九江黃州漢陽武昌至岳州常德爲塔齊布所敗甲寅夏分兵由徽州取廣信謀犯浙又爲羅蘊洲所敗乙卯冬江西復起紅頭賊廣東潰勇上海之福建餘孽也往投賊遂于十一月連陷吉安袁州臨江瑞州丙辰春陷撫州建昌三月杪復犯饒州不利乃分二支一由樂平趨婺源越五嶺縛筏數日始至藤溪一由景德入祁門住數日聞有兵乃過嶺取太平縣犯旌德而往藤溪者亦過嶺由旌德與之合共陷涇縣扮官兵以陷寧國府又掠其民

及民之降者東取溧水甲寅冬復由安慶陷黃州武昌漢陽進至德安隨州荊州沙

市謀欲入川既爲胡詠翁及官文等所敗遂固守武昌黃州漢陽三城爲犄角

丙辰

而城內賊由石步橋東赴下蜀以趨合於鎮江賊謀東取常蘇南取杭嘉湖

此五月十六十八日

也未審如何矣恐難禦也

五月二十八日

是故我之失計一在永安州一在使之過嶺一

在癸卯五月後賊全軍北行城內空虛不掃其巢穴使相深根固蒂以蔓延滋長蓋

殲之永安州僅潯州之賊也不使過嶺僅廣西之賊也過嶺則首招道州桂陽郴州

之奸民至長沙則浙東之奸民皆從之至武昌則湖北之奸民皆從之

癸卯甲寅間賊自會天變至武昌通

之所不能得者江寧揚州鎮江之人爾

亦有說從苟免者無一甘爲之用也

至今而潯州老賊不過數百廣

西賊合男婦不過二千餘湖南賊約六七萬湖北賊約十萬而池州安慶江西寧國

諸賊合一二十萬此皆向榮縱之使得招徠擄脅也故向榮如以兵少則當請兵明

白剗切言之言之不聽則王翦以辭秦王不過得罪未必死即死與如此誤國而死

乙丙日記

卷三

九 明 齋 叢 刻

同死而情罪異矣今之督撫度不能督兵則辭不過得罪

六月十五日聞長毛又至祁門府城人皆移居云十五日往建十六日酉刻接田獻翁

來札內附探條云初七日中提憲在祁門府接南京來文云金陵已於六月初四日擊

破并將該逆首洪楊得獲原由該賊自孝陵衛至溧水共扎百餘營精銳皆出爲石

埠橋丁孝廉通信至鎮江余提憲高處帶兵由觀音門進勦進門丁公帶團練及鄉

民數萬余提憲帶兵勇祇有三千預約城內開門接引該逆一無預備兼之精銳空

虛致二逆束手就縛雖尙有着名韋石諸賊領帶烏衆而聞巢覆皆紛紛各逃云

云南京驟有此捷殊出意外此說

又提憲日前發蕪湖之探今於初七酉刻回營云在蕪之賊聞南京之敗散去者日

有若干和提憲春與吳鎮憲全於初五寅刻一鼓而克此說

十六日早獻翁得馭珊陳大令來信云和帥克復蕪湖後未由帶兵進至溧陽矣

如此一來不獨蕪湖亦保矣又聞安慶之賊聞安慶竄至寧郡昨日經提憲接仗殺斃無數

十七日聞謙受言聞柯姓人言湖北武昌於五月收復買苧布人云安慶果然收復云云

按以上未知實否如果屬實猶恐城大難守少兵賊黨猶盛既得復失也

天下既平有其益無窮之一事則罷漕運也平時此輩非善類去之極難今因而去之去奸匪蘇民力減國費專治河北省興水田裁冗員杜漕訟絕械鬪其益無窮

二十日聞蘇州兵變殺長官由文官官氣重習氣驕倨也聞即時撫定乃潮勇及福建人也

五月中贛州陷向來邪教之黨原布於兩廣閩湖南江西也今江西已失九江南康撫州建昌袁州吉安臨江贛州寧都瑞州十處矣

過秦論歸於仁義不施此官話不着痛癢也王命論乃時文家荒唐之言全無着實之處晉紀總論着其失矣然行文頗亂雜無片段惟辨亡論上末言彼此之化殊授任之材異二語括萬古之要不似仁義等泛話也

翰林之無用同於他途而不得力甚於他途者以其不明理不識世務而官氣格外重架子格外成而人心解體也如歙縣局內委員四五十人皆三四十元一月經費每食八簋提一捐戶須盤川三十元帶鄉勇二十名須費二三十元一次約六十元不過供跼張芾之班聲曙侍立而已捐貲幾何而費若是以累吾民而無絲毫之用故人惡之也

張芾派兵守祁門之大洪嶺見有賊來不知其假道以赴東流建德也皆失魂而逃賊見其逃也故植旗於嶺此兵等遂來告張芾驚欲遁城內人皆移居十五申刻賊從容拔旗去張芾始有生氣然亦幾斃矣既蘇并不責逃兵而猶從容寫小楷哦試帖明日又官氣如故矣必飾言僞言擊退以冒功也噫欺君如此真可惡哉而仗馬不言真不可解此本年二次犯徽州也

民生布麻米粟竹木紙張油鐵魚鹽雜貨工巧皆出東南而昔之中國無聞焉故東南爲膏腴古之所謂蠻夷也

團練之難富者不出財欲均派中戶貧者惜性命欲藉賊而劫富家中戶皆庸人安於無事恐結怨於賊爲官所迫不得已以布旂一面搪塞官去則卷而藏之此今日之情形也真可用之團練必有豪傑之士起而倡率與其黨羽脅制鄉人貧富聽命與賊匪異名而同實一致而殊用者也豈可望之庸庸者流乎

趁此機會鹽務省儀真之改捆楚岸之商輪漕務一例海運習知海水之性海上行師河則募有罪者運大石河濱爲高厚之縷隄以一資基九仞西始廣武東至海口而刪河員兵則廣召山陝雲貴兩粵淮潁之人水師則泉漳潮廉雷之人而充三江兵額之半

君德不在崇儒重道偃武修文而在英明吏治綜核名實兼資文武知人善任君心不在寬仁慈惠而在英武世不以文教日盛爲善不以麟鳳一切爲瑞不以彗孛爲妖以豐年無水旱爲瑞多疫爲瑞多婦人人壽多巧佞便給之人爲妖多流蕩棍匪爲妖

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此孟軻荒唐之大言也春秋既成亂賊十倍於前果何說也蓋既爲亂賊何懼春秋此猶後儒正統之辨孤憤之詞爾成則爲漢明不成則爲勝廣闖獻成則爲唐宋不成則爲安史成則爲曹馬以來之禪讓不成則爲新莽皆亂臣賊子也成事之後史臣諛之謂之正統憚其強盛而無如何謂之閏統皆可笑也彼豈知有春秋又焉懼之溺其冠而已必不得已論正統者以本朝及元爲正敵國之常也金雖敵國未能一統也然則春秋何書也曰其書亡矣今所傳者通鑑之大目錄也其義具於其書不可得見矣若止今所傳者則謂之斷爛朝報非冤也今春秋乃詩書序一類孔子所修疑各爲一篇而論斷之若僞晉乘楚檣机之類後世東萊博議之流也

復城之說連日杳然必是訛傳否則孝陵衛雨花臺賊還兵自救而我兵爭金帛不知放火十三門以示武而拘於不忍難婦之說反爲賊屠也此亦仁義之禍也

賊由大洪嶺赴建德

日十五

初門令逃之魚亭因之夥休歛民皆徙不能止或僞爲攻

破金陵首逆被俘餘衆四逃之言人心始定繼而知賊不至歛僅由邊境其偽始露云

捐至八折推廣指省指缺錢至行鈔大錢鐵錢民間至捐市屋租息行旅捐每百二文擔負至每擔百文稅至各縣皆立卡房開鑛及於邊外省俸徧於域中其後不知仍有何法此非變祖宗之法乎何以求人才則不變祖宗之法高廟時始行試律老生多不能爲今則三家村學究皆能之上以此取士也今若以有實用者取士而廢空言浮薄之文詩則人之求致用亦如試律矣豈不甚善而顧曰祖宗之法彼一切苟且之政祖宗之法乎時相如此可笑

今之所謂才迎合弄文取巧忽攬敷衍側媚之人爾平居蒙蔽誣罔趨避傾軋之力甚工一投之河兵醫三者則欲徼倖以冒功萬一不能徼倖彼自計重不過新置効力而止故衣鉢相傳爲之又召此等以爲委員如張芾者而事遂不可爲蓋賊匪釀於鄭祖琛鄒鳴鶴中壞於畏怯之程懋采徐廣縉賽尙阿李星沅大壞於陸建瀛楊

文定又壞於陳祖邁吉爾杭阿張芾何桂清

祖邁石渠等也

而三江遂不可爲矣

人多而氣分賦稟遂薄又濡染於風氣故人才益難大約今日之取人以深沈有勇略者爲上取士先衡以力課以躡捷練以勇敢而不取三江之人尤戒巧佞之輩合天下論之四分吏治四分勇略一分技藝一分文章始可今十分全用文章宜其殆也

用六盟蒙古孤注也今日之蒙古非昔日之蒙古亦文弱怯懦如再一敗時事更可知矣如用蒙古亦用外蒙古及金川練屯

韓信猶多多益善而乃以少擊衆以怯擊勇責之向榮吉爾杭阿真不可解

今以用翰林爲用才不知翰林之才何才與時事相比附否內聖外王有文事即有武備文章之架子話否古今如此有幾人今人果十倍古人否今日何以多難也不由此輩空言無用否時文楷書詩賦上所以取之者也性理今所重者也平日以之爲吏百姓不能言敢怒爾賊匪受其欺詐否平心思之能無噴飯以此爲才宜其及

也

夷狄者古人之私心而有激之言也其國弱而敵強遂內其國而外鄰國春秋之內魯是也內盟主而外他國春秋之恕晉是也內中國而外四夷春秋之蠻吳楚戎秦夷萊莒是也以其地耶伏羲生成紀禹生石紐文王生岐周戎也神農生厲山蠻也舜生諸馮雖不可考然負夏歷山依然在目孟氏以爲東夷然則青州以西平陽以南長安以東陳許以北之千里爲中國此外皆夷爾有是理乎擯伏羲神農舜禹文王爲夷不夷者何人也蓋爾雅周禮禮記所云不過荒遠之大名後人因以加於不知禮義者而外之外之者外其不言禮義非外其地外其人也公穀陋儒開其端宋明俗士承其謬於是始以吳楚秦爲夷繼而以今甘肅雲貴粵爲夷繼又以明十五省之外爲夷今又以內外蒙古西藏新疆外爲夷所謂中國者漸拓漸廣遂取古人所謂夷者而中國之然則後人安見不六合一家無所謂夷也

不動遠略敵將動遠略而我爲伴矣

是知不用禮義則中國可謂之夷用禮義則曠吉利米利堅亦不可謂

不動遠略之言古人安於守窮之辭言爾言爾則小其實我

之夷此以夷爲貶辭之說也若以外國爲夷則索虜島夷相外相輕敵國之常詞不足爲病也

元人惟無禮義紀綱法度泯然俱亡謂之夷可也若以其國之荒遠則宋明人之陋見不知近在三音諾顏部也

三代一例也春秋爲樞漢至北宋一例也南宋爲樞元明以來一例也後又將爲樞焉元自三音諾顏東取土謝圖西取札薩克科布多唐努山烏里雅蘇臺塔爾巴哈臺伊犁霍罕安集延卜哈爾至鹹海西而止又自翁金河吉蘭泰阿拉善取西夏由甘肅階文而取川取陝由川取滇取粵西而湖南由陝而取河南湖北又由興安嶺內蒙古而取燕晉山東江浙閩廣明則北由淮河山東取燕由河南取秦晉由安慶取湖北東取吳南取浙然後川滇閩廣迥非宋以前行軍之道而應之之術亦殊故曰元明一例也

此間士人有以本朝爲夷者不知宋明之人身受其害有爲言之身爲人臣而敢言

之有是理乎及叩其故則曰冠服不如明人不知明人冠服非三代之法服三代之法服非草卉之古俗冠曰劉氏附綴貂蟬周公所製耶與服志具在何其陋也則又曰身體髮膚不敢毀傷鬢髮非也不知毀傷者言不以理而毀傷如其以理比干剖心成湯椀爪此毀傷之尤者當受其咎矣而况鬢髮非毀傷乎禹入裸國仲雍斷髮然則古人皆非耶則又曰名字怪異此更不通之詞也方言土俗各從其朔今文尙書非訓話不解卽譯者也組紺高亞何所取義朱襄驪連出何典記則又曰官府旗員太多則不知強幹弱枝之義也同姓五十幾徧宇內春秋公卿皆由公族所謂士者他書不知左傳亦不讀乎此間人讀胡傳可怪漢劉唐李宋趙列在諸史獨無一人讀之乎則曰子爲漢臣安得不云爾也曰然則子爲英吉利米利堅人乎道光二十七八年間陳啟邁吳鼎昌惲光宸祁宿藻等驟由編修擢至撫藩不以文不以行不以言不以政輿援而已轉瞬皆敗曾無一可稱君子是以知天下之將亂也蓋不知何所見而驟用之也

勞其筋骨文中比天以宴逸豢庸愚即以勤劬勵豪傑特知其勞者卒鮮爾畎畝者至多而舜獨知勞版築者接踵而說獨知勞魚鹽者林立而禹獨知勞自唐虞夏商千百年僅見聖賢之跡亦可知筋不勞不堅骨不勞不健彼日沈酣於無事者皆天之所棄也能耐天下之至苦始能享天下之至甘特堪其勞者無人爾極枯勞矣而在士者不必皆夷吾遁跡勞矣而海濱者不必皆孫叔嚮身勞矣而市井者不必皆百里合齊楚西秦數十國惟此歷落諸臣亦可知筋雖勞仍柔骨雖勞仍脆彼日牢騷放困屯者非天之所眷也

爾有不在畎畝之中等是處雖不勞畎畝而豐收之類是勞而不勞

飭分六部有司御史邊臺翰林爲十部聽人自投牒學習三年試之優者補其官翰林以四品爲止兵部須親歷行間承平則在邊徼工部親歷河壩皆不準有一月之安居有司分省亦周歷各郡邑知風俗人情旣要刑部分省審案禮不出京必籌度相禮吏部分省採訪科舉之外文武一切人材不問流品技藝御史亦分省巡察戶部分關鹽礦務在外皆須簡徒微行一人知聞聽其打殺不論以免招搖撞騙有

司供億亦不許謁見官員

有級逆大事
嚴密則見

歸日獻逐日行記見聞不必莊書

道學家荒唐門戶必草薙而禽獮之

赤子於物亦有爭心何謂辭讓之心皆有

有子詈母者或引阮籍殺父猶可之言或謂此亦當核如謂魯莊不能防閑其母不知如何防閑之法其母悍潑不受防閑人反以子爲不孝奈何夏姬陳靈孔儀父之相謔徵舒呼爲假父乎抑若之何此立子奸母之例所由立也

七月十日
始病日

綱目四十八

八十四

元利國計簿方鎮四十八州府二百九十五縣一千四百五十三

浙東西宣歙淮南江西鄂岳福建湖南八道四十九州一百四十四萬戶比天寶

稅戶四分減三天下兵八十二萬餘比天寶天三增一大率二戶養一兵水旱及非時調發不在此數其鳳翔鄜坊邠寧振武涇原銀夏靈鹽河東易定魏博鎮冀范陽滄景淮西淄青十五道七十一州不申戶口外每歲稅賦倚辦止於上八道而已

五十八_{八十}度支奏歲入之數鈔九百二十五萬緡內五百五十萬緡租稅八十二萬

乙丙日記

卷三

十五

明齋叢刻

餘緡權酷二百七十八萬餘緡鹽利 僖宗乾符二年濮州王仙芝作亂因飢也五

十二 五十三 十三 浙西王郢作亂陷蘇常仙芝陷濮曹窵句人黃巢應之 二 巢應進

士不第與仙芝販私鹽者也攻沂汝陽武鄭唐鄆淮南郢陷明臺四年平仙芝陷鄂

宋安荆南五年曾元裕斬王仙芝而黃巢陷沂濮汴宋洪虔吉饒信由宣入浙東開

山路七百里攻福州廣南廣州桂州潭州江陵其將尙讓衆五十萬趨襄陽陷鄂饒

信睦婺宣自采石渡江圍天長六合渡淮所過不虜掠惟取丁壯以益兵入申州掠

徐兗穎宋陷東都入潼關長安帝走興元巢僭號大齊改元金統時廣明元年也 乾符

凡六 中和元年官軍入長安巢走復襲據之二年其將朱溫降三年李克用復長安

五 四年六月滅之凡十一年 李克用曰張濬好虛談而無實用傾覆之士也變亂

天下必是人也 五十三 五 十 葛從周攻兗州劉鄩簡婦人及民之老疾者出之獨

與少壯者堅守

答志甫一消息人滿二以君臣父子夫婦朋友四倫保舉以技藝武勇保舉以捷疾

幹練保舉與考試者同分部學習成而後試以外任禁攷試文藝者不得至三品不
外任禁讀中庸等大話無益之書三重州縣之任省幕席之費使各辟召人材分住
四鄉以採訪人材周知風俗利病山川扼塞人情是非預爲之備教道忠孝禁止烟
賭稱職予以保舉以武健嚴酷治山鄉去大村落

食色名利也我愛惡七者性也仁義知緣飾之稱禮後起之後者信後起之先者也

孝弟者教也赤子乞人則愛所乞而不愛所生愛由親疎起非愛其父母也乳而爭
食而爭推梨讓棗者少矣不敬其兄也幼與兄同母則內其兄而外外人乞與人則
內外人而外其兄內外由親疎起非敬其兄也生之次日知索乳食也知戲則喜妍
色也譽之則笑名也與之則喜奪之則怒利也即私己也笑其愛也啼其惡也知譽
否是非也此天性也其餘皆教而成習而誤故修道之功大也

孟軻戰國之辯士大言不慙剛愎自信不足責之人也其言乃國策之雄後人則門
戶之見昧心之言也性有善即無不善故可以爲善有不善即無善故可以爲不善性相近者中人也有性善

則上知孟軻有性不善則下愚荀卿然二者其少不及中人之多也孟軻論匡章則必

如彼而後謂之不孝論陳仲子則以居於陵爲不孝論管仲則卑之而百里則譽之

論伯夷柳下皆有微詞於後車從者則妄託堯舜宋徑言不利或可息兵而救民已

言仁義不行齊梁能行秦楚乎淳于譏名實乃在實功之大業遁詞前哲何解公儀

何解思柳乎君可易位故後世伊霍之多君如寇仇又後世莽操所薄衛陽華以制挺

撻秦楚真不通時世之談効死築城池何不爲無敵之說有王者而魯在所損無王

者固可取南陽也以豕獸則交有不可於儲任何幣則皆受也禦人可受辭讓是非

之心何在也名世篤生僅虛談大言如此而已乎毛舉其疵指不勝屈請掃除宋明

人門戶之見一證之別聲食味南北山澤迥殊安得強同於牙曠好色好貨公劉太

王相譬乃責妾婦於衍儀不能戰陣搆仁者無敵之虛談是不知伐暴安民也妄附

湯文騁孔子而來之大話是不知謙尊而光也去周末遠已爵祿之不知博學安在

行地無多乃江淮之不辨詳說皆虛

爲治當隨時隨地隨人隨事以制宜不能拘而執一

訛言十三都茯苓下邵姓民婦三十六月生一子生時天門開云其祖曰四兩先生
昭十八鄭子產爲火故辭新客禁舊客勿出於宮注爲其知國情今城內逃民數萬
有在城數年者不能知賊情此見賊之密也其知情而外告者向榮無如何此以見
向榮之怯而拙也今惟戰而無他事雖子產有辭子貢能言蘇秦張儀皆無所用
宗代南
廣啓之又以見古人之可笑也

此間太熟民食不過三月一二富家稍能寬裕然皆六月間掃倉糴出不準出村一
遇凶年全無預備天下安定尙易撫綏值此艱危恐成反側前程汝鈞欲以各家捐
項買米備荒自以寧國委賊以來三溪無米船並糴穀亦窘事非豫辦恐勞賢侯經
營默觀大勢此間捐輸甚難不若稟明當事割嶺北之捐令其富民各竭力保護各
村買穀籌備並出示曉諭窮民令知國家恩德大約遣大投艱之時必痛改承平之
陋習誠裁省局中冗員冗廢一切從實則不啻倍蓰此間捐項即可靖未雨之人心

矣

爲政五字曰明曰公曰威曰信曰勤若恩乃在不言之中廉更在四者之外

荀子其言文告子其言訥莊子其言誕墨子其言僻皆不辨辨者淳于髡然辨於事不辨於理孟子辨於理其言支告子曰猶以杞柳爲杯棬此言是也孟子謂其戕賊戕賊者卽爲字而支離言之也告子猶斷章取義爲讀如人皆可以爲堯舜之爲服堯服言堯言行堯行爲也不必思及工倕之巧也且子嘗以善事利器喻爲仁百工居肆喻爲學切磋琢磨喻聖德獨非戕賊乎抑順之乎告子以水性無分東西喻性此言是也而乃支離曰無分上下告子何嘗言無分上下乎且水有清濁有溫冷有盈涸亦將引而駁之乎設可卽言水而附會於上下則彼嘗言一暴十寒矣今將就麥而衍之曰植易生之物於南方肥壤亦懼十日寒之乎菟葵燕麥易生物也江南芟之不盡豈無冰雪哉又以專心致志責聽奕則如其言以詰曰專心以聽秋矣抑專心於非秋皆聽乎唐德宗之於盧杞宋神宗之於王安石呂惠卿徽宗之於蔡京

童貫高宗之於秦檜度宗之於賈似道何嘗不專心以聽乎率天下之人而禍聽言者必孟子之言夫告子曰生之謂性此言是也孟子渾其類於犬牛夫告子未渾其類以言也如渾其類則孟子言性善而虎也狼也蛇蝎也射工也性亦善與告子曰食色性也此孟子所不能辨也而辨其仁義內外此告子妄分內外爾吾弟秦人之弟是以吾爲愛矣然吾弟而跖亦愛之乎吾弟則愛者私己之情不可以喻仁也長人長馬白馬白人固不可以白喻長然秦炙吾炙從炙而生萑芟之嗜各從其好仍在外不在內也告子曰性無善卽或所云可以爲不善者也告子曰性無不善卽或所云可以爲善者也孔子所云性相近也或云有性善有性不善孔子所謂上智下愚也好善好暴中人多也習也爲杯棬之杞柳也堯舜等七人不移者也不可爲杯棬之杞柳與天然杯棬之杞柳也謂四端爲皆有亦謂其宜有爾謂無之爲非人亦罪之爾其人之本無四端有待於爲自在也孔子論仁曰克復曰敬恕曰能行五者曰先難後獲皆爲也孟子他日嘗曰亦爲之而已夫仁有待於爲者正也告子訥不

能辨而孟子之妄辨乃行宋元以來左袒孟氏遂不敢議其非學者幾視爲固然眞陋儒之固也

又曰善戰善陳之大罪而虛言仁者之無敵又言善戰者服上刑云云不知誰刑之見何刑典乎抑孟氏自以意刑之與君雖向道志仁非戰陣無以除暴亂黃帝以來莫能去兵所謂天生五材也自諱其短又虛構無敵之言誤人家國甚不尠哉

季札來聘

卷二
十九

說叔孫穆子言其好善而不能擇人不得其死觀樂二南邠鄘衛土

鄭齊幽秦魏唐陳鄆以下無譏餘次第各詩說晏平仲子產蘧瑗史狗史繇公子荆公叔發公子朝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叔向

今國家可謂至仁行王政行仁政矣天下之民愛戴之以爲君矣賊匪可謂至不仁徒負其衆爾何以不能制挺撻其堅甲利兵也何以不能齊楚雖大何畏之說也何以不能不可爲衆也何以不能仁者無敵也張國樑鄧紹良將服上刑程楸采陸建瀛蔣文慶楊文定青慶宜受上賞乎梁惠齊宣解人也設授之以柄其危哉特梁惠

不使乘一障以當秦試之爾惜哉

孟懿子問孝使子不告樊遲則懿子終以從親之命爲孝樊遲問仁使不問之子夏則遲終未達沈同以其私問惟以燕爲可伐而不告以爲天吏始可伐故有伐燕之舉欲宋桓以仁義說秦楚罷兵其事行否說以不利可以罷兵也單食豆羹由噉蹴而不受萬鍾之來非噉蹴也何謂失本心後車數十從者數百何其侈也其君未嘗用之子弟未嘗從之此萬鍾在理義乎抑不辨理義乎陳仲子之廉則以爲蚘妒其名之蓋已也匡章之禮貌出於趨勢以其人握兵權也不孝之公論不顧也王驩之拒半在腆腮半在詐飾淳于面譏謬言衆人不識實無解於名實之未加

勒捐養勇捐有盡而偃兵無期此剗肉醫瘡也惟環賊境分數鎮予以生殺予奪黜陟刑漕便宜如唐藩鎮令自守其境以便宜收復附近之地即予之州縣一切皆聽自辟除上其籍於朝不問流品以文武二大員統之武必如張國樑文必如林則徐如張芾石景芬輩則誤事也環賊境既周其中置游軍

如流賊往來不常厥居

二隊以擾之另以

大軍攻之而皆聽命於經略而皆令以收募各色不拘之人才為第一則庶有豸也

否則吾不知矣命其別教授為符角

人才須求之西北及各邊省去其巧詐其用目圖一見即知大言者

聚族而居家之幸村大而差役不能稱之而國之不幸小則抗糧毆官大則謀反叛逆皆恃人衆

心齊也如土司然欲往提一囚犯捕一盜過神萬不能而設官吏將奸宄亡命犯惡科稅糧租習強暴為盜賊謀不軌大則戕國小則遠疆阻礙數十害聚孤弱惟有復族誅之法推

廣連坐之條不矜婦人之仁不慕德化虛談草薶禽獮以散之國廣江西安徽五省從漢鄭宏傳注引謝承書張宗大姓

不得族居漢武帝時事也庶乎可以長治久安也使居五里外則不坐士商機巧心不無能為重農工愚很能為

亂而心齊之輕

今日之所謂寺刹裝飾山林而供嘯游之具爾然而有六善焉孤臣孽子得晦跡焉

鰥寡孤獨得養生焉名山勝地得主守焉傳賢使能得遺意焉舟車風塵得棲託焉

蜂屯魚鰈少孳息焉至其經律梵唄彼之田也偶象莊嚴彼之桑也香火鐘鼓彼之

禮也髡緇膜拜彼之俗也無足怪者若謂禪定之功則即抗踪七佛希風五葉亦如

吾儒之誠意正心而不足以平治一自了漢爾何足多乎

賊初過嶺不知威驅浙江之舟以入江賊既到長沙不知威驅長江之舟入上下流賊將至安慶不知驅江寧江中之舟上新河之木簾竹簾繞城之寺塔民房皆留之以資賊用

丁巳年光澤縣亦以城外有大寺而破

故得長驅而下不然賊初起無火器破城邑始有之無舟楫至浙江始有之使賊猖獗至此者不肯以威曲突徙薪之害也

既來則安之宜用文德乃曰修文德以來之不知不來之如何歷代有修文德廢武功以來遠人者否長毛英夷文德能來否大抵是已護短之見聖人不免仲尼不能武不長武略故曰俎豆嘗聞軍旅未聞宋人以自己欺君之念度孔子謂爲聞而欺君以爲未聞先犯勿欺之戒矣觀暴虎馮河衽金革之不與可見不過不可徒恃此爾乃曰不與則雖好謀而勇怯異勢安能制勝蓋仲尼不知兵故不言兵以自藏其短後儒効之真荒唐哉

子貢對宰嚭國君道長袒護季孫冉有之賦粟倍他日子路之結纓孔悝皆知有臣

不知有君孔門弟子以閔子第一也孟懿子問孝子語樊遲亦其偶然朱氏謬謂恐懿子未達則當時無樊遲一問子將聽其以從親之令爲孝乎此論語是而注非也如得其情則哀矜勿喜此四救先生之口實注謂使之無道教之無素大繆如何使之教之之法蓋得其情者乃過失殺及以貧犯小罪或人倫之變等案故可哀矜勿喜爾若謀故命盜諸案豈可以此加之注當云情罪之可哀矜者方明不然舜典皋陶即有五刑豈亦不能使之教之乎朱注大繆道之以德章自論古今之不同風俗之盛衰非後世猶能以德禮也注亦誤殺無道語康子不誤孔子謂欲善民善則妄誕矣此時皇上及二三大員豈不好善何以有長毛也子不欲雖賞不竊更荒唐今時豈少廉吏而竊盜日不絕書直民多由貧起見由烟賭起見由奢而好食起見由惰而不務正狎小人起見爾官之廉不廉彼不問也大抵仲尼如如來以語修身作自了漢則可然亦易入虛無心性空談以言兵刑皆繆言禮樂亦只能言敬禮空話不能言器數實際也郁郁從周啟後人文勝之弊又背先進之言既庶之歎同封人

多男之繆由古時人少不料末世民多然啟荒唐人貴丁旺者之口實三年無改於父之道與不改父之臣父之政皆須賢父始可若父而桀紂臣而廉來如何語病太重尹氏注通游氏當改當字不通當作可改可不改方合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於天下其事不明白大約亦祭義禮運之空談大話也答孟武伯之間見三子之可用而用世者當在才不必求諸自修之仁也仁者儒生之學也去兵去食次第本確無兵守其言固未然百姓足君孰與不足彼時制用取民與今不同當知時勢不可泥其言以爲口實子帥以正孰敢不正古時民俗純也今也不然康子所問三章孔子之言皆以時勢既殊今決不能用愚儒不可以爲口實正名之言極於禮樂刑罰無論稱謂文字皆極附會好禮好義好信而民至亦屬虛想與修己安人安民安百姓同一妄發修文德以來真是作夢除此之外餘大致平順學稼答詞亦荒唐孔門弟子皆碌碌無所表見惟閔子嚚然蟬蛻塵滓志節高亮子夏教授賢侯傳諸注爲百世師餘皆附驥尾而名以彰爾惟仲由冉求端木賜爲不肖由助子拒父身

死其難乃念死結纓末矣王鐵槍之亞也子貢對太宰袒私門賣國君史公謂其一
出而存魯亂齊敗吳霸越則利口覆邦傾亂之尤者儀衍之流也求助季氏不改其
德而措克賦粟觀於清之役田賦之用句澤之盟泰山之旅顛臾之伐皆甘爲戎首
賈翊賈充之流幸未至於成濟爾而千古以來稱之爲賢則袒孔門而爲屋烏之愛
也儒者自謂公是公非是非之心安在非相蒙而不言乎國家以此取士非欲其爲
相蒙之學乎故祀典宜正也

其大員不問政之利弊得失也樂於人之莫予違而已於是以一紙文書之出爲政
其下知其說之不通而進言之蒙譴也

辦理不善相譴
則亦莫之違而巧爲蒙蔽於是

以一紙之入爲政迨至金甌已缺而猶不自知其所以然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茲胡
爲者吾憑文書以治之憑文書以知之言不治安者妄也噫列祖列宗之天下竟以

兩紙文書敗之惜哉

八月四日
號至太平

聚族而居便於抗糧仇官而無君臣朋友之二倫子弟聞見不能廣遠特他族不能

欺之爾

八月五日
病尚未愈

桔槔子貢以爲巧丈人以爲機今人以爲拙古今風會之不同腐儒動言復古真不通哉

三皇五帝之世曰道德曰真人至人三王五伯之世曰仁義曰儒曰聖人賢人猶釋曰佛菩薩回回曰和卓木伯克天主教曰基督天使也承平時在上爲議論諛頌之庸臣在下爲圭璧束修之君子拘文牽義一無所用至亂世則增益其亂而已

初四五款
余在廣東

扎營不果
初七兩

昌黎以後學史公文主於簡不知文貴簡史不可簡特四六詔表及談諧小說宜刪爾如漢遷齊田楚屈景及關東大族以實諸陵史不載如何遷法只一遷字可謂簡矣然當時如何誥諭如書之盤庚否必以威力兵刑如何用法大族安土重遷如何肯遷沿途如何布置防範至彼如何安插史俱不言令後人無從學步史果貴簡乎去左氏而存春秋可謂簡矣可乎近英吉利亦以人滿地狹遷其罪人於奧米利亞

新土然罪人固易從也國家人浮於地者數倍富有遠謀腐儒曰吾不動遠略使其
飢寒爲亂以死可也噫儒者之不通而害人如此

文獻通考二十四葉適言財用之乏在於一切習爲寬緩迂遠之常說以文其無用
而盡力於苟且督迫鞭撻疲民舞小吏而謂之有能此今日之對證藥也早斬楊秀

清等豈至今日哉

是日吳峒住江村曾兵備守
辛亥挑遺八月九日百病甚

儒者之議論二氏之法術施之極小細事一二亦百有一偶驗合施於他事輒不然

其徒諱其不合者附會其偶中者而張大之以誤人家國然謔言無用之道德仁義

而諱所不能之兵刑富強終不能有益於人也十八日

孔孟宋儒如來文殊維摩詰老莊文列皆頓門務爲高闊虛空無形影之心性無用
之虛說也堯舜文武伊尹太公周公皆漸門求爲瑣細有用之實事如周禮儀禮爾
雅皆頓門人所不能也略農桑兵刑之實政而取孝經論語周易老莊公穀此後之
學頓門者也

四分魯國君仰給於三家無民久矣故憂用不足而乃告之以徹不知徹甚廢田戰粟之對欲公以威明馭下非言殺伐也何以有不說不咎之譏此宜自爲一章由之瑟卒有結纓之難問強行三軍之教不能改也何喜聞過之有田賦旅泰山伐顛與盟小邾種種過惡訓戒不改 爲之聚斂過化存神何在及門且如此也

九月二十五日聞賊於月初破鉛山此縣與弋陽鄰民俗勁悍械鬥輒火銃大砲焚掠淫殺賊未至則往迎之與弋陽蕭馬二姓同好亂乃其天性雖聞二姓之被殺而從賊之心爭先恐後腐儒動言兵農之合不知大繆蓋此等皆農工也徽俗土僻而較此少優者士人之外其游客以篆隸刻印醫其商以典當茶紙

江蘇自

西苧布其小人

以擔夫各挾其技北至揚州運漕安慶東之上海蘇杭寧波蘭溪南至建寧西至漢鎮吳城樟樹河口湘潭中間江寧蕪湖水陽灣址各地謀生故雖不遠遊

其見小而

不爲非古人重農輕逐末於今較其利害何如蓋農不可少而真不可重也

選舉之法文即仍用八股而領題後二比發揮題意中一段從古說到今後二大比

不拘字數說此題與今合否能行否如何變通推廣改革及大不然之法務引會典及則例自爲注其題不拘四書五經每試皆然中式者付其同鄉官各爲褒貶題目然後就其優者令其自牒願歸何部學習如此三年然後試之外任州縣則合鄉舉里選策論時文幕職而一矣武學如江浙等處許他處冒籍不分流品裁浙西七府之額以益山鄉及獷悍之處入學後願投營者聽不另以總督事歸巡撫而專責之掌兵兵不勇不精弁員雖微不由技功進者兵額不實者各處皆召選武傑補之以巧佞巴結走趨文藝濫廁者才俊雄桀之姿不設法羅致之標下者日出巡邊不諳地形及人情淳駁者姑息者平日不以兵捕盜試其技練其勇者置塲與鄰境分畛域不相救援者平日不操演水陸山各技者擅管地方各務者不時時練士如欲戰者不廣耳目伺察人才之雄悍盜踪之出入者一月在署不巡行者每年不上盜首報功者猶有刼案者皆將該督斬決歸決不待時如此則文武之選大略可得矣巡撫惟管地方督惟管武弁皆必巡行有一月在署者斬

考課第一在無遺才次錢糧次命盜案次文士不言空談次一切公事皆不廢弛次廉潔若以廉爲上以文士爲上則空言無實用矣

光棍游蕩少年有力者收入標否則取地方二人公結歸總督立斬之不問其曾否爲盜賊得贓首從窩家把風等名目與否以其皆盜坯也總督巡行歲終彙奏大數各督約數萬人爲定只以其鄉二人公結其不良不必多問也如此則光棍盡矣文士商賈不能爲害者也考試歸巡撫而總督不得過問考試武學歸總督巡撫不過問裁學政

鹽漕歸總督關權河工織造歸巡撫裁諸缺及道員之廉俸以增大縣山縣廣設巡司之費巡司得請兵於總督以征鎮其汎地以諸文武生員有幹者爲之鄉民之才略雄桀者聽其自舉爲副副者三年轉正巡司升丞簿丞簿升縣如是則無屈才無遺才雖有奸民皆入彀中桀驚下才又皆駢死誰與爲變哉

縣六年任滿能者升之平者加一級休致劣者黜之無七年之縣

仁政 服官者至五十外性近迂腐者率士之無用者講經學者史學者除術數外一切學問者立精舍處之分上下舍課其勤惰給以膏火如書院例特不講時文考試事爾

亂世無婦女第一否則須大足須識路不必識大路須識小路須能言應機詭譎善辯在北於敝衣中藏碎銀若干在南於敝衣中藏洋錢若干青錢若干棗豆餅餌若干不得已之際只注念能逃而已約所親借逃否則約會於某以某爲號而已百姓無他技能也

九月二十六日接周志甫見示探條云九月十六日婺源陳令開本月十一日探得安慶省僞右四檢點張奉僞天王令將楊國宗秀清之兄殺了并楊姓三人皆殺之是時張中丞給印板示云溧水句容探報外獲逆匪訊供僞天王洪秀全令僞北王韋昌暉將僞東王楊秀清殺了八月十七日其手下互相殺亦將韋昌暉并僞翼王石達開之母皆殺了城內封閉已久共殺了二萬餘人金柱關僞尙書雷守無爲之僞地官丞相

犯丹陽之僞輔天侯盧大榮守寧國之僞某官曾邱二姓皆楊羽黨已皆逃散僞翼
王八月二十八日進城九月初三日尙未開城云長毛惟僞指揮李昭壽僞將軍薛
三元侍河海來投
之姓匪也其勇官軍則守廣信之饒必發甚勇又聞守高潛之僞檢點劉亦逃
此好機會也

政由寧氏祭則寡人洪秀全優於曹髦然自壞長城尙未聞土崩瓦解之勢真劫運

使然也

九月二
十七日

穆鶴舫相國嘗問翰林北史王昕傳讀書每日舉手中疊爲程中疊二字義時皆不
能對蓋相國不得其句讀上去手字故不明皙也時文家中字下必增所字故也
天有殺材在物爲羊豕雞鶩在人爲身材短小面貌不颯眼細小步碎聲雌性愚拙
拘執皆如吾是也餓死填溝壑天實爲之桓溫不必笑人也

處事不能無弊惟熟權於輕重遠近能救不能救之間若云萬全則雖周孔不能他
人可知孟氏更不必談矣

續漢
書

乙丙日記

卷三

二十五

明齋叢刻

天氣地形風俗人情土產好惡各處不同不可執其鄉風以例其餘奸巧詐變奇險百出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全不同有好賊殺正人者有受穢污淫賤以爲當然者有攬救其父母兄弟孤寡爭競錐刀者有三綱不聞而反言之以洪楊諸匪爲正而指斥敢及君父者并有出於所謂秀才者故不可拘孟氏快意行文之偏見也

孟氏語取其行文之

爾快

范蠡文種不諱言兵故會稽雖小可以雪耻孟氏諱所短即不能行所長故滕文篤信幾至滅亡然不惟小國難行即大國亦不能行蓋風氣尙武欲以空言及懦弱之民當秦楚堅甲利兵則陸建瀛以江南之兵迎勦有潰敗滅亡相尋爾孟氏真不識時務哉

民間婦女有丁錢則貧者不養女而溺女富者始養女嫁女而天下之貧者以力相尙者不才者皆不得取而人少矣天下之平可卜然識時務者爲俊杰轉風氣者爲帝王此所謂杞人懲癘救時之說也

烏合之衆亦如巫臣不處不勝之國非空文勦喻大話嚇人所能散也非大勝立威不能散之

今將率皆好輕裘緩帶雅歌投壺作字哦詩食鴉片以投時好稱儒將然循名核實則烏不烏鵠不鵠也斯必待亂久而久歷行間備經大戰又能有志立功者始能卓然成立爲名將故承平久則無將者此也然又必非三江人蓋其材質薄脆懦弱不能造就也若翰林學士之任則三江人爾亦不可爲卿貳踐接席也江蘇之江蘇松常鎮泰通揚淮海安慶滁和廣徽寧池太浙之杭嘉湖嚴衢金紹寧江西之南昌九饒南康撫建廣臨吉袁瑞湖北之漢黃湖南之長岳衡山東之登萊青及各省省城附郭縣皆文士無武士也後之取士者轉移風氣者爲治者召募鄉勇者命將者其留心焉大約江河湖海之濱皆文而純良然巧詐深山川澤發源處皆武悍而愚平土之人佳也其偶有一二不類者不可拘一例萬如孟氏之言性善四端耳甘口之於色聲味也十月六日

穆相在位幾二十年亦愛才亦不大貪惟性巧佞以欺罔蒙蔽爲專務邇年覆敗大員若陸建瀛陳啟邁張芾等皆其選拔也今猶甚衆待此輩廓清而天下之士始出特吾不及見之爾

謂山險賊不能來徼非山險乎進退無路不能來休邑東府城北彭西祁門西南婺源南歙邑四面重山峻嶺何以此次居之不疑不問孰爲歸路謂無糧不能來休邑至無糧今又旱荒之歲何以能久住蓋無人守險一也各邑無兵兵聚府城不患議其後二也村落比櫛民不肯焚糧故賊得鈔掠久踞而民空身逃入山者皆餓而死賊反飽欲死三也人多山路盡闕無可隱蔽賊食將盡尙可搜山四也張芾師陸建瀛及劉禪頤以險資敵故及

賊自九月七日盤踞休寧至十月十二日

人多之害山頂已殖黍稷江中已有洲田川中已闢老林苗洞已開深箬猶不足養天地之力窮矣 種植之法既精糠覈亦所吝惜蔬果盡以助食草木幾無子遺猶

不足養人事之權殫矣 田產聚之則富分之則貧一祖二十孫遂大戶而爲中人再傳卽爲貧窶 財利只有此數生子卽材能而一村十店利已極微 當方不足貿易他方面去者紛紜無不竭之源以供無涯之采 人才亦不能養則刁詐生見富貴之驕侈則伎求起 等威不明無以限制則貧富相傲相傲別創奇淫而無益之作巧僞之行日甚而不可遏 頑鄙父母驕縱溺愛則游蕩之人多 上所教者時文詩賦人不必盡能盡肯學且又無用加以能者不必得志得志者不必皆能而人心不平 性理乃奸佞之臣所奏本屬可笑鄉愚何知卽教以孝弟力田而無所出頭不過鄉里稱善人有才者不願爲 邪教依託鬼神亦有小財帛以誘惑其黨人利其財故從之者衆砥行讀書窮死溝壑人誰肯爲 人之有材如木草有英一旦未死必欲自見今限以八股騎射外無呈身之階而八股騎射所取又不能滿人意則人愈思奮矣 官不足以官之地不足以養之不爲亂不止 地廣人稠難於察識 驅人歸農無田可耕驅人歸業無技須人皆言人多安能增益蓋一畝不

過一農一店不過數人今欲以百農治一畝于人治一店如何其能 人家欲子孫才能豈人家欲子孫愚拙人人皆能何處覓食脫曰安能盡才既不盡才可徵必爲餓殍又何必求多餓殍之子弟若云人家不才我家獨才不識有此理已有此德否已存此德已損大德安能久昌 綱目載唐之中季天下戶口二百數十萬今江寧一城被圍時已有八九十萬若并四鄉將及千餘萬矣天不以刀兵消息之何法處此 衛之男女益以共膝不過七千此一國也故生聚後孔子嘆其庶度雖盛不過數萬而止夫民不可過少亦萬不容過多今此城如此如何其可續邑之一小村若曹家村及宅坦之類皆逾萬丁人多如此稔莠嘉禾莢同玉石必矣 人少尙易籍以法令多則恃衆犯令感動之說儒家空言施之於今人眞成鑿柄 騎射非財不考且又限以身家刑喪過犯此外無可進身令版築魚鹽出市之人何以上達彼抱材能能久屈乎 朝廷以一品之人才勝二品二品才勝三品以至九品此外未仕者槩視爲無才其理其事然乎否乎抑威儀應對官派官氣勝於未僚及未仕者乎

在官亦以學校爲才猶朝廷以翰詹爲才此外皆爲非才此才何用乎取人之塗如此欲以此勝賊宜其難也 今自朝廷以至有司不聞求人才卽求人才亦未聞求於未仕及雜途者可異乎 古有深山老林以辟亂卽桃源也今深山窮谷皆成通衢 徽屬俗喜人多高山窮谷三里五里輒生巧詐浮薄疲輭無用之民布滿溪壑動成聚落數百家或千餘家所在彌望村村聲音相聞隔之遠者不過三里故賊得以孤軍深入後有險阻旁無繼援坦然不懼以有棲止之屋其屋又皆作宜擄掠無須糧草也 熟年見其敷衍而無餘凶荒則無備矣 村大人衆差役不敢拿人仇家不伏故成械鬥雖曰小否則叛逆實西天下人丁三十年加一倍全徽故故順治元年一人者至今一百二十八人徽州人固陋喜人多婚早每十五六皆嫁取其風氣也十六皆抱子故二十年卽加一倍順治元年一人者至今二千零四十八人然皆經商挑擔無一中用者多則氣薄也故徽土產曰買賣人然徽州二百二十年一人遂至二千零四十八人者與別府一人至一百二十八者比則昏取早之故也

世亂之由

人多

大人多

人多則窮

是商不商

於外則奢靡苦樂不均

見如此

有才不遇遇

時者人多亦不足用靡費更不足用一味託大而不足用雖遇時尙不足用

有流蕩

人多好吃懶作游手好閒無光棍律無才而慕富貴輕武重文文飾太多好強不講

禮信鬼神信術數作爲無益一味敷衍爲能幹粉飾欺蔽苟且詐僞巧捷刻薄刑罰

太寬不核名實盜賊律寬人稟賦嗜好習染風俗性情不同久治思亂 慈悲流蕩

多言好吃懶作膿包善氣善哭扯淡浮躁託大好闊好賭好酒無規矩不能忍耐不

能持久取巧敷衍信鬼神喜術數好作無益

此二十二件人不中用也

多生上二十二件不中用人

多生能幹刁巧疾滑人人家多生女子文恬武嬉怕出事姑息養奸亂事事粉飾遮

掩不肯結實事事只顧目前不肯經久用物侈靡無等威上下之別故風俗奢靡事

事託大在官者一味欺蔽刑名一味寬縱姑息上下皆尙取巧偷安謀利敷衍賞罰

不信拘於成例不能破格不求人材天不行疫使人死女子格外多壽蒙蔽粉飾人

多游手好閒之游蕩光棍人君講道學迂闊不適於用學以一味空疎無講求實用

者卽清談廢務之別調也上下拘於一定之例不作出格文章不易置當道要害之官不知因時制宜變通盡利姑息則欲息事而懼多事生事適以僨事

幼時切忌流言流語扯淡漂白流教流蕩奇伶俐小聰明流打照瞎打岔活脫儂儂閃躲趨避閃展騰挪閃躲疾滑溜便給巧佞逢迎取巧揀飾爛縫神氣人 南京人

之弊回債扯淡漂白脫空打死老虎很話小壞罵人胆小調唆無才刁狡愛利小聰明取巧邀功流言流語尖巧刻薄話閃展騰挪小便宜滑疾溜 上下互相欺詐官

太巧重虛文無賞罰拔用皆拘成格無一破格事不肯循名核實太無等差拘守成例太過看事太易 欺蔽皇上袒護同官寬縱惡人姑息小人刻薄正人

光棍 青皮州喇子江苦家上二八降上土棍 匪類 不成常 無二鬼 囚犯

盜賊 紅鬍子州幅匪山由匪州捻匪州欄匪川賊匪四會匪建痞匪北齋匪南担匪江

土匪安教匪東

長治久安之策 弛溺女之禁推廣溺女之法施送斷胎冷藥新覺眼生少靈知世家上女人多世靈之由也

有兩女者倍其賦崇武科重力及技嚴再嫁之律犯者斬決改鹽引地段廣清節堂
鄉舉後不用詩文字講求吏治廣女尼寺立童貞女院會試試以吏治時務忌策論
氣虛文論理者斬決非品官不準再取嚴其法生三子者倍其賦廣僧道寺觀惟不
塑像兵皆實額刺腕爲記虛一名者軍主斬決科舉中參鄉舉里選之意循名核實
以待士大夫嚴流蕩土匪律斬決考試去孟子增通鑑軍皆有力長大強健承平時
加以禮貌比於文童使略知禮法則悖逆之心略戡定三十而娶二十五而嫁違者
斬決盜賊不分首從職重輕斬決嚴罰信賞不限資格用人省空文告諭虛詞黜虛
文粉飾歸質實分士農商武工僧六民游手者爲僕隸不齒於六民不禁優伶使人
有樂境而禁娼妓以端風化嚴等威之辨僭踰斬決深山大澤拔其豪以爲土官廣
文學則人弱土官不世及六年一任道學則人無用欲人無用則行之猛以濟寬欲人有用崇
史學君臣不言道學以虛文崇學校則人向學士至五十外始準言道學人才不足
患患在頑梗任官忌巧佞便令者最忌取巧任官取質樸誠懇者不妨刪六部則例

太繁苛一切破格以合損益因革集思廣益求言婦人服冷藥生一子後服之因時因地因事因人各制宜廣瀉女法救時不得不變法不必拘孔孟六經富家準一女廣商賈弊不過浮靡而人弱矣禁水滸一切小說

不用則例不用孔孟不祀鬼神不信術數不崇翰詹不言道學不談晉人元虛唐宋禪學宋元道學不主一格不諱富強不作無益不取巧佞不循資格不用六經

選鄉勇人須長大力敏捷躡健耐久善走能吃苦不取巧去家五百里外面目無伶俐象非市井辯給人 破一切例不用求人才廣探報采訪易置一切官有司尤急大路賊冲之官尤急虛心求益 城府阻於洞壑機械捷於般倖明容炳於水鑑靈警敏於鬼神斷制決於齊斧勇敢驚於鷗隼謀譎詭於良平武略百於起翦矯捷奇於猿猴言辯敏於蘇張巧詐給於湯宏殘忍過於闖獻深刻倍於商韓威力邁於賁育爲十四德

君上昏弱時宰庸懦任賊匪四出蹂躪盤踞巢穴置而不問使小民素日辛苦艱難

諸善防老者無故同盡四方艱阻無處謀生視此光景必有豪傑乘時奮起賊匪特爲之驅除爾

天下滔滔非十年十餘年莫能安定吾輩肩不能擔手不能提足不能行口不能言奸巧伶俐生性不能值此身世更無生路

素日非書不樂而所讀之書更不及時文楷書尙能取功名微富貴皆系全無所用之物天下昇平尙有俳優畜之者此後如芻狗然誰則顧之况三十餘年之收積一旦灰燼此後有錢且不能聚無錢更不待言結習難忘爲之奈何

兒女慘死存者之苦不能顧恤眼見其罹此多難心何能忍

生女之害 人不憂生女偏不受生女之害我憂生女即受生女之害自己是求人的要得自己是在人教下的女是依靠人的女是怕人的

非富人不可取妻不可生女生即溺之即生子而形體不端正相貌不清秀眉目不佳者皆溺之即皆佳矣亦可留一子多不可過二子三子即溺之吃冷藥使勿孕其

子長取婦女家有二女或奢靡專講世情俗事酬應飲酒吸烟賭博及其母悍潑好衣飾裝束者皆勿取家有二女勿取者爲僚婿他日貧富貴賤巧拙通塞一切相形生無限煩惱悶氣也

生女報應 公義 通籌大局女多故生人多而生禍亂本宜溺女昏瞶人方禁之

真規運也 私情 女每壽不早天也筵資擇婿出嫁事繁事事在婿家教下應酬多平

日一切資送婿家諸人與己未知合否婿未知與己合否婿與女未知合否婿未知才否未知能得意否女以婿爲天婿若天如何平日婿家若凌虐女己不敢校以女究在其家度日也添無限煩惱婿家有言不敢校婿天以後將奈何女受翁姑大伯小叔妯娌小姑等氣己不敢校遂爲衆人之下女無靠己又貧病老死將何如此猶不論其賢淑與否也女有難己不能救如何其家無規矩女爲婦人如何猶不論婿之成否也無女則無此患

擇婿之難 性剛不甘爲富人之下故不能與富貴人結親中人子弟過幼結親恐

其後不肖必擇讀書者必親家大致說得去必其子大致尙可必人口少天下女多男少已定者什九又不與人續絃又不與外路人

女子之年十歲以內死曰夭二十以內死曰正過三十曰甚過四十曰變過五十曰殃過六十曰魅過七十曰妖過八十曰怪男子五十以內曰夭六十曰正七十曰福八十曰壽九十曰祥百年曰大慶

吳粟生燁信乙卯二月五日得其十二月十四日信云伊母於十一月二十六日出城途間受驚出卽寓謝氏徐墻去祥化於十二月初六日十二日託老嫗入城三女因

孩子大女因三女未出故不出云 淳化鎮南街道房萬松泉乃謝沂姊丈云云

又二月十一日得其正月十六日信云正月初七日使四嫗進城云伊眷屬十二日出城到麻田俱無驚慌楊七兄元旦出城住於談村

又其乙卯年六月二十二日信云來信令家嫂自尋病害等語聞之者傷心已甚似只宜勸其氣質和平不必再寫速死等語又云上海賊乃馮雲山之子亞茂亞壽及

陳安邦也鎮江賊首吳如孝也北賊有信與此二人楊賊販木料者也鄉間爲人治病洪賊以天子自命者也不治病章昌輝本名正係監生胡以脫武生陳承溶秦日綱御車者不識字賴漢英測字者蕭朝貴洪賊姊丈死長沙馮雲山死於永安三字經幼學詩官制禮制多出其手石賊通文墨重文人從九品也羅大綱老盜也云云以上皆於丁巳五月十五日焚之以長女信在不忍再見也是日午刻雨中紀以上皆乙卯年其丙辰正月二十九日信云上年八月初三日起身九月初四日到汴十月始與伊叔相見命其改名焯因伊叔在濬辦瑛三太太喪事也伊十月下旬始入署十二月十一日寄信未寄時於十二月十五日接吾信二封知實沈事云擒匪僞號大漢云云自甲寅八月由桃源逃回其四五弟於七月間已偕眷屬割稻逃出於全福巷繡花館見其母妻乃七月間賊婆索去繡花父見其子及其二姊鳳甥女於細柳巷見其嫂於老米橋見其大姊及開大嫂皆無糧可領人上託人略買麪餅分散始覺稍有生機所見人惟正命及其子在安品街其眷屬已出渠無路出城幸伊叔

遺份來接有信進城 出城至湖熟始見楊太 於十一月十五日見張容園始見
吾十月十四日信致容園者 伊叔於九月二十四日起身赴津門都轉任四月十日
長女信 乙卯二月十二日接大女初出信云 正月十二日一早出城午刻到殷
鄉十三日到湖熟十四日一更時方到句容其日姑病甚重見伊等出乃漸愈伊係
由陸嫗帶出割柴自安德門石子岡鐵心橋至殷鄉只穿一布褲二褂二袴 二月
聞徽郡破四月初五日始得吾信知移蜀馬三女信渠於正月十二日由李嫗帶出
抱子僞赴營盤遂由安德門遇賊來搜幸大兵追來賊退而去至鐵心橋遇大姊以
下同以上乙卯四月五日又乙卯十月二十五日信云七月內得吾六月二日信後至十月併未
接信此時知粟生尙未進畧聞衛輝之亂而家中柴米皆難姑病加重大女病時發
時止其大姑於八月間已去淳化三女亦瘧升郎瘧痢好了三女不能下冷水受涼
又十一月十七日信云十一月初十日四爺自湖熟得吾七月十二日十月初七
日信一封洋二元感謝之至又九月間楊七兄死

昔年鄧文如師嘗以手鈔汪梅翁士鐸遺詩見賜細讀其詩想見其人興堯素喜蒐輯洪楊史實及研究咸同時事知梅村爲曾胡上客必不僅以儒術詩文見者即以詩論紀事諸篇皆有本末洵詩史也師尙藏有梅翁金陵圍城中日記稿本乃記咸豐乙卯丙辰間洪楊軍事能道其肯要因從師借觀特于字體草率不能辨識有目覩寶山未克採掇之嘆今歲暑假師始輯校爲書三卷題名乙丙日記而命興堯作跋尾謹受而卒讀乃深佩梅翁之卓見偉議爲不可企及也其書所記雖爲一時軍事政治及金陵攻守之略然當時大勢已由此得其梗概以視他書一知半解實不可同日而語惟世人或將稱許梅翁所紀較詳于他書興堯則喜其推論治亂之源洞見癥結如謂土匪讜起洪楊叛亂皆由生齒過繁加以政治羸敗遂成大亂正本清源則病自除其方策歸於崇尚申韓此實曾胡之所施行或卽梅翁有以啟導之也考道咸兩朝之亂當時有識者皆歸咎于法敝民玩曾文正公與徐玉山太守書謂二三十年來應辦不辦之案應殺不殺之人充塞於郡縣山谷之間痞棍四出搶

劫風起鄙意以爲宜大加懲創即吾身得武健嚴酷之名或有損於陰鷲慈祥之說亦不敢辭而梅翁書中則謂周孔賢於堯舜一倍申韓賢於十倍韓白賢於百倍蓋堯舜以德周孔立言然失於仁柔故申韓以懲小奸韓白以定大亂是不特亂世平世典分輕重且欲以殺弭亂同于明太祖矣其於科舉則主張自鄉舉以後宜試以世事不宜復言時文翰詹宜責以史學不宜試以詩賦又謂取才之道太隘盜賊之律太寬州縣之任太輕皆致亂之由盛贊太平楊秀清韋昌輝石達開之才非當時翰詹及方面大臣所及且稱洪楊之長在去鬼神禱祀無卜筮術數禁烟及惰朝起夕眠殺之外無他刑皆勝我萬萬能言人之所不敢言可謂石破天驚者矣他如記太平軍章制習俗及陸建瀛向榮張蒂怯懦無能之狀或可正他書之誤補記載之缺足爲信史然終不如梅翁發爲議論爲尤可玩味也又同治十三年修上元江寧兩縣志爲梅翁與莫祥芝等所纂中有咸同以來用兵年月譜與是書所記略同恐即梅翁手筆也二十四年十一月十二日謝興堯謹跋

竊嘗以爲洪楊之敗在其販鬻外來教義與民情不能吻合其法制令式施之中國又往往閉格難行雖與清對抗割據一方而人情向背顯然非必時人愛戴清室實以數千年來儒家教化固結人心莫能震撼也故曾胡諸公以儒臣治兵力矯末世陋習明恥教戰收功自易而其時不在位之士君子游揚道義以廉恥氣節相矜尙蔚成衛道之風視若迂拙而其實關於世運轉移者至大易世以後論史者不可漠視也梅村先生以儒者身丁世難介潔不可逼視自謂不甚尊信孔孟尤不滿孟子蓋疾末世徒託空言名爲尊崇孔孟及察其所行實不免背道而馳故深惡而痛絕之非不信孔孟也乃疾夫虛僞者耳今讀乙丙日記觀其立身處世何嘗有絲毫稍背聖賢之教哉所紀太平天國典制掌故足補史闕最錄洪秀全新詔書述其世系與起兵始末爲國內外庋藏太平天國史料者所無尤爲瑰寶然此書之可貴又豈僅資侈言洪楊掌故者之掎摭而已哉 文如師既以其書付梓命大綱爲識數語謹就陋見書之如此二十四年十月命大綱敬書

--	--	--	--	--	--	--	--	--	--	--	--

汪梅村年譜稿

趙宗復

先生初諱登，易名士鏞，字振庭，改字晉侯。——晉，
指也。晉，見國語，維也，振則用指則廣也。年四十九
始改曰梅翁。（梅學遠譜引）洪楊陷江寧，先生避地杭溪，
又歸曰無不悔翁。（水滸汪國初傳）以好吳俗，交與某字梅村
詩故，人比司馬相如慕蘭之匹，稱梅村，非其字也。然以
此行，故人率以此呼之。（日錄）姓汪氏，先世家歙縣，載
世綿遠。（家譜小補）汪梅村先生也。康熙中，曾祖慎，字以
寧，姑遷江寧，以貧隸於時。祖熙字齊臨，家中落；又米
家產涉訟，至十七年乃結案，中間爲訟師吏役所欺詐，
店友所乾沒，遺糧庫本各款，賠累遂不能支。父均字治
平，好讀書，平生不爲詞章，不應試；儉以持己，恕以御
物，雖至窮約，而嘗怡然自得，無喜愠之色。（洗心錄）汪
梅村蘇氏，剛嚴方正，不苟言笑，御先生尤嚴，生子二，
長梅，次即先生。（家譜小補）汪某先生早歲艱辛，無多書
籍；年十五後，常食外家，外父父榕庵先生好藏書，多詞

章說部類書等；又時贈以書，使市零星詩卷；四舅氏字
振聲亦奇愛先生，亦時贈錢刀使購書，先生因得以讀諸故
籍。（日錄）壯年官途多舛，屢試不中，館士大夫家，多受
敬禮。性好讀書，館試深隱所時，嘗取所限魏君書而各
錄之。測其言，謂其言也。宿方仲際所，則更頗資涉獵，
迷人借讀，不下二萬餘卷，以是見聞頗廣。（日錄）
先生性恬退，外默內剛，狷狹自遂，不諧于俗，俗亦不
能諳之；于人少可多否，故交殊落落。（日錄）平生師友知
已，九十九人；感德也。其長夕講義文者，六十一
人。（日錄）先生于舊雨則爲總摺以信之，于生存知已則作
贊以成之，所遺者更附家乘而記之，擇交雖嚴，情殊深摯。
始爲學尚博，既乃精研三禮，以及列史職官氏族天文曆
算輿地山川沿革形勢小學訓詁通假之道，駢文古今體詩詞
餘，皆能辨其出入間蘊毫末曲折之數。惟中年喪妻，子，
誤果悍婦，亂聘奔走，又復大病，哀懇所，戚戚無歡。

自謂不能專思撰著成一家言。(自述)更遭逢寇亂，倉猝出走，著書七十餘種盡行散失。(自述)避地績溪，作水經注二卷。後入武昌節幕，輯成湖史兵略注六十卷。胡林翼並爲刊之。胡命委手寫刻本經注圖。又溫學堂本日及五期有先生晚年學校本。四三下篇，附錄一卷，未和落于何人之手。所著大清一統輿圖，同治三年刻成于鄂。亂平東歸，以無子孫，心境日惡，不願有所著作。(自述)同治十年，方游願爲刊南北史補志殘稿十四卷；同治十三年繼修上江兩縣志，同年刊。光緒六年，總纂續江寧府志，刻成。光緒七年有洪汝奎爲刊文集十二卷外集一卷。十年張士珩爲刊詩鈔十五卷補遺一卷，又制鈔五卷，筆記六卷，非全豹也。先生自言亂後致力筆記爲上，詩次之，詞又次之，文爲最下。(自述)民十江寧鄧之誠先生遊太原，得先生手書乙卯隨筆，兩派備遺錄，是自園城中攜出者。憶安慶語錄健忘偶識，則同光間所筆。其中論政論學及未刊詩文，皆卓然可傳，紀述洪楊破城及圍城中事尤詳賅。鄧之誠跋(汪曾祺附錄)先後輯出行世者有汪梅翁詩鈔，乙丙日記三卷。翁書刻成者，只此而已。鈔本存世者，則錄學道齋日錄；(自述)胡文忠公撫鄂記西卷稿在清溪同善館。據翁自述記諸事有六卷，遺稿數字散編又謂有二十卷，則四卷恐非定本。此稿由海關交與余，閱後由

西，編入山西官書局，公曾詢之山西官書局經理汪君，據君年來致力搜輯稿本，翻刻五本列成書有幾種交與翁於公館內居住，傳旨主編漢書餘卷，惟此稿則官書局並存且編之，不知其何緣獲。翁將三女適上元吳某，吳官山西，適未歸，故翁手稿皆奉太原周，即之吳先生所傳特其一節，餘則不知下落矣。又據翁曾從吳某家時曾付押印，今竟不可得。見汪述(9頁)13/40。

先生論學無門戶之見，曰：「天下學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經濟；曰漢學之典章制度朝章故；曰宋學修己明理養德；曰詞章；曰俗學；遊功令也。上哲一以貫之，下愚一無所得，中人隨其性之所近，各得其一二」。(自述)其長久治安之策謂：「世亂之由人多，女人多教人多，人多則窮，地不足矣。商於外則奢靡苦樂不均。農闕之日見其如此，故主弛兩女之禁，推廣兩女之法，應送胎胎藥，家有兩女者倍其賦，生三子者倍其賦，定三十而娶二十五而嫁，違者斬決，嚴再嫁再娶之律，廣女尼寺，立童貞女院，廣僧道寺觀，慎不墮像，皆實類刺腕爲記」。(自述)按本之論，夫之論，亦自有其見地。蓋以若生長江滬入口實行之論，實有二女兩法想之，激刺之餘，發言至此，彼時飲人何論，未可以非，且不思其而然不均，抑亦僅知之耳。其論當時局勢，則謂土匪起洪楊叛亂，皆由生齒過繁，政治腐敗，遂成大亂。治策應歸崇佛申諱。

其於科舉，則主張禁用時文而講農田水利。翰詹宜責以史學，不宜試以詩賦。其于用人則曰：「凡百官有一定之職，不稱者斬決。爲之三年而自陳者革職，家產一半入官；爲之二年自陳者家產一半入官，降一級；爲之一年自陳者家產入官三分之一，不降級；皆永不叙用。爲之未三月而自陳者家產遺四分之一；衣頂榮身，永不叙用。內外大小官員考課，以保舉人才爲上上；保舉多而稱職者升，不拘流品資格。惟不許巧佞姦詐，有若此者，併保舉官同時斬決。除律例，只斬絞或流軍殺族五刑。如此行之三十年再議寬典可也。」（滄海其論商賈則主導之航海而至域外四洲，工人則兼習泰西之法，軍士則分平原山林海外江湖四營。人才須合總行武技政事文學而總舉里選。更廢費太平楊秀清葉昌輝有遠聞之才，非常時怡慶及方面大臣所及，且稱洪楊之年，在去鬼神禍視無下術術數，焚燒及怡，朝起夕眠，眠不解衣，殺之外無他利，以多殺爲貴。（日記）

先生文章撲學，爲江寧一大儒宗，數百年來罕有倫比。其爲議論，切中時勢，第生逢亂世，作復備述，所言遂似激。然必也任辯，其誠不可及也。先生生於嘉慶七年，公曆一千八百零二年，卒於光緒十五年，公曆一千八百八十九年，享年八十有八，幾與十九世紀相始終。百年之間，正值中

國千古未有之變局方作，即先生所謂「三代一例也存款爲樞，漢至北宋一例也南宋爲樞，元明以來一例，後又將爲樞焉」。今觀其生平，繁年爲樞，其人其行，固足風茲末世，特其時未遠，其所謂樞者今猶爲樞，竊欲由翁一生略窺此樞也。

清仁宗嘉慶七年壬戌（一千八百零二年）先生一歲。

六月十五日子時先生生于江寧縣城金沙井舊宅之樓。時

怡平先生及母蘇太夫人皆三十八歲。據增補（增補）

亦（亦）及續（續）先生自訂年譜。按增補（增補）

狀（狀）先生生於嘉慶十九年六月十五日午時，年八十有

八。生年譜。又續（續）清史稿（清史稿）

八十有六，亦誤。

三省教匪漸息。

嘉慶八年癸亥（一千八百零三年）先生二歲。

三省教匪平。

嘉慶九年甲子（一千八百零四年）先生三歲。

祖父顯卒。（增補）

嘉慶十年乙丑（一千八百零五年）先生四歲。

嘉慶十一年丙寅（一千八百零六年）先生五歲。

是歲，先生始就學。（增補）

嘉慶十二年丁卯 一千八百零七年 先生六歲。

是歲先生從潘先生遊，命名曰濤，字曰味滋。(自傳)

(目錄)

嘉慶十三年戊辰 一千八百零八年 先生七歲。

是歲從姚芝田遊。(自傳)

嘉慶十四年己巳 一千八百零九年 先生八歲。

是歲仍從姚先生遊。(自傳)

嘉慶十五年庚午 一千八百一十年 先生九歲。

是歲從里中趙處士遊。(自傳)

嘉慶十六年辛未 一千八百一十一年 先生十歲。

是歲從趙先生遊。(自傳)

是年曾歸隱。

嘉慶十七年壬申 一千八百一十二年 先生十一歲。

是歲從里中徐鏞遊，始觀考試結括之書。(自傳)

是年胡林誕生。

嘉慶十八年癸酉 一千八百一十三年 先生十二歲。

是歲從徐先生遊學相對，好私為七言絕句。(自傳)

九月天理教匪大起，尋平。十月，賊林清橫行。十二月

山東教匪首朱成貴伏誅。

嘉慶十九年甲戌 一千八百一十四年 先生十三歲。

是歲四子等將書寫存秋及八家古文而已。(自傳)

朱老里假託明會課叛，江西巡撫阮元討平之。

嘉慶二十年乙亥 一千八百一十五年 先生十四歲。

為破承題才三四說，備燬于火，以家貧遂不能從師。

七八月間自以為己意為時文，鄉人皆笑之。(自傳)

嘉慶二十一年丙子 一千八百一十六年 先生十五歲。

家益貧，不能從師。其夏學故衣於焦氏，才六月，其肆

歇業。(自傳)

嘉慶二十二年丁丑 一千八百一十七年 先生十六歲。

復學故衣業於朱惠泉坊丈宅，亦只五月，其肆再閉而

歸。歸則無聊之甚。治平先生館孝陵，月一歸，定省

先生祖母，暇則煮茗與先生母談太夫人奕棋。而先生以

習楷書而已。未嘗一語觀及詩賦也。(自傳)

嘉慶二十三年戊寅 一千八百一十八年 先生十七歲。

改習耕業。按先生習耕業自歸在六月，或記在五月。於於千

里。唐曰耕和其東人萬姓，燕人也，謂先生曰：『子非商賈

中人也，奚不論賈也。』遂於八月又歸。歸則刺之甚

掘之狀殆焉，族黨屬以爲不才矣。於是取四子等溫

習之。中表吳在柳茂才杰爲略解說，乃習爲詞賦。(自傳)

嘉(22)

光緒二十四年己卯 一千八百九十九年 先生十八歲。

七月考鳳池書院，邑令某極賞之。鳳池書院在縣城也。

氏律文先生習經義不好書，外祖韓庵先生所藏書東之萬冊，四舅氏振聲先生善翰墨，存其二十之一於齋中，先生時時觀之，大母矜倪太偏人賢之，或舉以贈。自述（在廬）

是年七月學爲時文，十月從陳松雲遊，始粗解時文法度。（自述）

光緒二十五年庚辰 一千八百二十年 先生十九歲。

五月及陳松雲夫子之門受業焉，始學律賦。（自述）

八月以能誦書入泮第六名，督學使者姚文愷公試回深加獎賞，然亦惜其文法未合。首題爲宋僧則以爲語己也，次題爲河漢。先生首藝用韓非原作正面，伯夷賈賈作陪面，以陳東，歐陽澈，李綱，趙鼎作反面。次藝力言盛衰江非淺，西域非河漢，時家昆崙，莊野之言非是。人由是爭覓先生文矣。外舅宗翰城先生嘉之，以其女繼蘭字楚蘭字先生，即先生集中稱南陽君者是也。（自述（在廬））

宗翰人畫像（在廬）

清宣宗道光元年辛巳 一千八百二十一年 先生二十歲。

是年郡試釋卷，館于家。仍從陳松雲遊，始學古文及古

近體詩焉。（自述）

道光二年壬午 一千八百二十二年 先生二十一歲。

是年郡試釋，館大福地張朝禮之宅。始學史，讀綱鑑讀漢書。（自述）

此二年先生盡磨房齒。湯文愷公宦南關先生有大母，亦多小疵，由洗伐之功未至。徐儒齋侍郎士區謂先生亦自壞弦拂節，惜詞旨尙薄耳。（自述（在廬））

道光三年癸未 一千八百二十三年 先生二十二歲。

是年仍館張宅，始讀各家詩集及諸駢文一切麗讀文賦。（自述）

（自述）

道光四年甲戌 一千八百二十四年 先生二十三歲。

是年館聚寶門外板橋浦登家店盛氏二房處。繼祖妣余氏卒。始讀注疏。（自述）

道光五年乙酉 一千八百二十五年 先生二十四歲。

幸篤谷侍郎從容試江寧。（自述）

是歲始食廩餼。（自述（在廬））以經文章事，房師撰之。

（自述（在廬））

是年館望鶴岡方仲堅家。始讀全經及史記兩漢三國志。

（自述）食廩以後，館方氏凡九年。（自述（在廬））

道光六年丙戌 一千八百二十六年 先生二十五歲。

是年有丙戌開張持三卷，學爲沈博絕麗之辭。(日錄)

道光七年丁亥 一千八百二十七年 先生二十六歲。

是年十二月宗夫人來歸。夫人生于嘉慶六年辛酉，年二十七始來歸，以先生貧不能娶也。(日錄)夫人性木強，鮮言笑，不加修飾，治平先生喜之，蘇太夫人雖惜其太朴素，然亦喜其能聽教也。(汪氏傳)江寧之俗，新婦入門有所謂暖門者用魚肉將之。中表朱鄧水茂才帶，知先生意，皆以書代之，如墨池編，廣輿記之屬，皆是也。時見佳書，則私與宗夫人嫁衣釵釧之屬以市之，而屬其勿言。宗夫人亦喜先生讀，嘗冬夜一燈懸矮几作針黹於牀前，先生無絮雜坐牀上牛衣中，聽而觀書，津液滴三下始寢。先生去歲始食糜飯，宗夫人勸先生勿爭泉刀，階上人美名，故先生不與人爭利，治平先生聞而喜之，曰是能守吾道者。(日錄)(汪氏傳)

仍館方氏，于是不爲時文者六年。(日錄)

道光八年戊子 一千八百二十八年 先生二十七歲。

是年鄉試落第。始讀說氏及藏文書孫氏齊及畢氏經訓堂叢書。(日錄)

道光九年己丑 一千八百二十九年 先生二十八歲。

是年六月十四日，長女淑蓮生(重記之)十月，先生病

瘳。始讀梅氏邊書，學算法，西術，遂日布算立表。(日錄)

道光十年庚寅 一千八百三十年 先生二十九歲。

從程春海先生遊，益肆力于奇博之文。學作篆書及諸家經說。(日錄)

道光十一年辛卯 一千八百三十一年 先生三十歲。

是年鄉試未荐。始學繪山水，覃精輿地，旁求輿圖水道諸書。(日錄)

道光十二年壬辰 一千八百三十二年 先生三十一歲。

六月二十四日次女淑實生。(汪氏傳)

六月二十五日治平先生卒。春秋六十有八。治平先生好儒書，於五經近思錄尤篤，能背誦其文。又好楊園先生集。平生不爲詞章，不應試。儉以持己，恕以御物，雖至窮而容怡然自得，無喜愠之色。嘗授四郊，東倚之人才三萬。又迎先生祖母來居，益困苦，然自館內定省外，惟與蘇太夫人論著書，適然忘其厨之無米也。嘗謂先生曰：窮而在下，須配饑死事小四字，惡衣食乃分內事，何恥之有。故忍饑而經，除束脩外不貸一子錢。雖口無肉食，身無完衣，親族之溫飽者，元旦外不履其門，或收屎而假以泉刀，怡然終之，而果數之氣，人不能強。(汪氏傳)丁艱，未鄉試，從胡竹邨游。(日錄)

道光十三年癸巳一千八百三十三年先生三十二歲。

二月四川匪徒起。

是年以曾曾館編國方仲堅宅，仍從胡竹邨遊。(日錄)

道光十四年甲午一千八百三十四年先生三十三歲。

是年移館歸鶴樓熊氏。丁艱，未鄉試。十一月四日三女

淑芬生。(日錄)

道光十五年乙未一千八百三十五年先生三十四歲。

是年從荆溪任階平先生遊，專為詩文。鄉試未暮。(日錄)

續)

道光十六年丙申一千八百三十六年先生三十五歲。

以後從階平先生游者凡六年。(日錄)

道光十七年丁酉一千八百三十七年先生三十六歲。

正月，林則徐任湖廣總督。

四女淑芬生。(日錄)鄉試荐卷。(日錄)

道光十八年戊戌一千八百三十八年先生三十七歲。

閏四月黃府滋上書，鴉片流入以來漏卮巨額。七月，林

則徐奏鴉片之害。

鄭為漢試江寧，欲拔先生為優行生，先生不願就，去而

捐為廩監生。(日錄)

道光十九年己亥一千八百三十九年先生三十八歲。

是年鴉片戰爭起。

四月遷居油坊巷，以前曾館編國熊氏翠雪山房，自是

遷焉。(日錄)

五女淑孳生(日錄)

道光二十年庚子一千八百四十年先生三十九歲。

是年九月鄉試，中式第二十名。主試為滿州文慶益胡

林震，十二月仍遷金沙井館方氏(日錄)(續記)五女淑

孳卒。(日錄)

道光二十一年辛丑一千八百四十一年先生四十歲。

是歲生一子，不諱月竊。(日錄)宗夫人連舉五女無服

孳，坐是病，日以瘳直，家雖漸裕於昔，而念遺孳諸女，

遠不能市藥醫之。亡子妻人懷德寫于道光二十七年，有句「君之

病七年矣」。知宗夫人病結是年。(汪氏) (日錄)

道光二十二年壬寅一千八百四十二年先生四十一歲。

是年館何心甫太史家。(日錄)四女淑芬卒。(日錄)

先生作武不可弛亦不可讓說曰，一舉世不必有大病，天

下不可無良醫。兵猶醫也，一人之命繫于醫，千里之命繫

于兵，三軍之命繫于將。故將者不可不擇也。不智則弱，

不信則欺，不仁則賊，不勇則怯，不廉則貪，完此五者良

醫也。經之以良方，練之以上藥，而沉痾可起矣。是故編

歸陷陣，班超大黃也，持環愛士，人獲黃陸也，歷年我
則，仲景方也，應變出奇，東垣劑也。然因醫之良而謀疾
則弛，無病食之則頤矣。春秋左氏傳曰：「作三軍謀元
帥」。帥者軸也，士者輪也，軸則甚良而輪之微，何以行
遠。故士不可不教也，趨之以威，以教其膽，懸之以利，
以教其勇，嚴之以法，以教其進。且夫平原廣野之陣，非
可行於山林險澤也，馳馬飢餓之夫，非可用於重洋絕島
也，故可分可合，莫良於撒星陣矣，可水可陸，莫良於泉
滄人矣。救其罪以備其人，廢以嚴以聚其志，寬以法以展
其才，推以誠以重其任。同其甘者，勸其簡閱，信其號
令，重其賞罰，則山澤皆可行矣。小戴記曰：「選士厲
兵，簡練榮俊」。然簡而用之，師之正者老矣。師之老與
無師同。吳人之營壘也，不以無鼠之壘而新不捕之壘。壘
之捕鼠也，不以無人之壘，而不伺鼠之出。海之爲邊，非
無鼠之壘可比也，爲省七，爲口岸數十，爲里數千，悉備
之財力分，少備之則示以瑕，故拒之岸不著葦之海也。嚴
洋禁以絕其餉道，斬內奸以杜其導行，招外夷以樹之敵，
救海盜以損其師，張犄角以益吾之勢，爲疊陣以逸吾之
軍，多巡哨以偵彼之機。肆驕詐以疑彼之心。齊曰：「旁
行天下，至於海表」，行海之舟非直其身之固，乃其桅柁

者亦良材也，器械者軍之桅柁也，百金之工必有百金之
器，屠者之刀必非屠時始具也。乃行軍則不然從，策不涉
彼濤之士，操不可戰陣之舟，傾覆重無事之戰，其餘弓矢
刀槍之風，率頑鈍如其人，是以桅柁不具之舟，輕涉蛟龍
之深淵也。敵者新之，鈍者利之，聘良工，破成例，出重
金，雖難阻不之惜也。詩曰：「王于興師，修我戈矛」。
然以士之壯器之精而戰式則閉邊費矣，守險可也。家必有
門，險必有阨，食必有庫，室必有戶，邊之險，若是而
已。是故陰平失而後主降，大關過而劉琨窘，淮陰之州非
險也，吳人之屯肥水也，周齊之爭玉壁也，梁魏之守壽春
也，攻者挾一國之力，拒者出萬死之勇，非不知其彈丸
也，必如是而後保其千里，棄此而進，是由開門揖盜而又
置楫以饋之，迫其入室而懷寶以求獨免也，易曰「王公設
險，以守其國」。——先生又曰「戰武者少，強武者
多。三代上無論矣，即三代以下，亦漢武之開邊，隋煬之
征遼，隋之贖武爾；自餘以兵力定天下，慮其爭之無已
也，於是老成宿將釋兵柄以列侯就第，甚者日以誅戮，而
一二庸懦畏葸之徒以文見幸，窺世主之重遂爲贖武佳兵之
說，以爲守在四夷，而武備遂弛而日甚。夫天生五材不可
磨一，所以安不忘危也。干羽之舞，因疊之降，在古豈成

聞有之，而後世則或服諸老子，臨河北馳李經之流爾。而世之任封圻者則曰：『吾非不機行陣厲士卒督巡哨箭軍實也』，而不知此正式之所以弛也。一營之卒其額幾何，而百夫長以上僕從皆占籍，則實授甲者十之三四耳。其弛一。居平無事，相與爲肉糜販脂，其上番者則服役如奴隸，壯武之氣，消磨已盡。其弛二。三時安居，至冬而大閱，則樂所謂陣法者按圖演之，即投石超距亦皆習爲一定之矩，而不移之他所，此直棘門窟上之兒戲也，而美其名曰大操。其弛三。天時地利人和，皆爲將者所宜知也，孤遠王相，誠屬妄誕，然測敵比例之算，演大器者所必講也。山林川澤之險，嚴守禦者所必爭也。勇怯剛柔之分，司委任者所必辨也。今或一礮之放，其去無準，鉛鐵石之分，先不能辨，何以命中而播敵。其弛四。孫子九地該括無遺，然就中原平原言之耳，江海之交，山澤之阻，所謂天險，尤所必爭，自前齊生以之治敵，尙爲有備乎。其弛五。今之學者相率爲無用之文，取科第，備顧問，列侍從，大者任兼封圻，次亦專城而居，不知武備爲何物，而遇武夫健兒率以粗官目之，略不加仔細，一旦有事，彼此若素越人不相顧，任用顛倒，無不解體。其弛六。今之軍將率慕穰歌投壘之風，習慶律，明輪車，勤趨諛，工齊

輸，是以得上官意，勳績美邊，即一二能者不過解響孤命，中而已，而稻略孫吳之說，棄如弁髦。其弛七。軍器應用，首重精明，今所發之弩已非邊器，而有司齊更置造之人遂有減扣，工師所得十得五六，不得不以偽物上供，而其器實不足用。其弛八。巡哨之法非不精嚴，而弓兵騎惰，互相隱飾，其將帥耽逸樂，高堂深屋，醉飽呼鼻，亦懼其出邊生事，相率爲粉飾之詞以欺人，而竊盜之行止，一無所知。其弛九。信賞必罰，韓白之所以申威也，今則有賞而無制，建想好生煽引報應禍之說，交積於中，若常有一鬼伺其旁者。潰兵失地，一無所問。甚者於內地奸民引敵深入者，恐人指斥，加以反坐，雖曰安反側子，然愚民之無知者，以爲叛人不許，且不容良民指目，則謀棄爲良民而不爲奸民者。官則逃矣，兵則潰矣，民則繼爲奸而不良矣，人心一搖，勢且瓦解，尙得爲有備乎。其弛十。向戌弭兵之說，魏國既深，秦梅梅過之誠，報稱未晚。所賴留心當世者，不爲指鹿之詞而講亡羊之計斯善耳。——（汪洪鏡說）

是年約書被簽，江寧條約成。先生此作蓋有爲也。

道光二十三年癸卯十一月二十四日先生四十二歲。

是年二月館開歸道轉至堂處，遂遊沛寧。五月楊玉堂升

在甘肅，先生歸。(日錄)

道光二十四年甲辰一千八百四十四年先生四十三歲。

胡林翼先生於王植，值未進而王已棄節統江。先生亦

按策北上矣。上說王植統師(胡文忠遺集)已離閣下第無

館。(日錄)

道光二十五年乙巳一千八百四十五年先生四十四歲。

是年胡竹邨農部召主編溪東山書院。長女淑序許字上元

庶生吳榮曾字菱舟，三女許字吳弟榮寬字立生。亦作吳生

道光二十六年丙午一千八百四十六年先生四十五歲。

上元李映菴，江甯范仕義思修上江兩縣志，謀於湯貞愷

公，而延邑人金繁，楊大琦及先生等，於鳳池書院，將開

局矣，情爲邑子某家修金未遂，阻撓於上憲而罷。湯貞愷

補遺(汪鳳 319)館續溪東山書院。六月歸，游揚州，不久

歸。(日錄)

此三數年，先生館於外，漸能置衣衣市齊資，爲諸女謀

器具。宋燾人遺集記(汪鳳 325)

道光二十七年丁未一千八百四十七年先生四十六歲。

正月，先生赴禮部試。亡妻宋燾人遺集記(汪鳳 325)下第。

(日錄)

六月，先生館揚州。時宗夫人病已亟，先生游不半月而

宗夫人於十五日卒。年四十七。先生辭館歸。棺梅海，葬

不成就。故老爲宗夫人畫像立主，先生撰亡室宗夫人畫像

記，哀感動人。亡室宗夫人畫像記(汪鳳 325)(原註 415)

八月，母蘇太夫人亦卒，年八十有六。太夫人剛嚴方

直，不苟言笑，不戚戚於貧富，私居無情容，華居無侈

言，以是忤物，而御先生尤嚴。教先生讀書，嚴立賞罰，

或使跪於側，必使背誦如流水，結使就傳。先生每舉

後，誦詞尤備曰：「人處斯境則心放，心不可放也」。鈎稽

出入甚密，曰：「人有錢何事不可爲」。謂婦人之德，以教子

爲第一，曰：「是使夫家百世祀，以光大其門庭而不犯其族，

敗其產，辱其先，斬其澤者也」。宗前小帳記(汪鳳 325)

館但雲湖都轉署，未久歸。(日錄)

道光二十八年戊申一千八百四十八年先生四十七歲。

是年五月館江夏石塘灘太守處。曾延儀徵劉孟職主

暨楊君子庭吳君無絃延王君勾生鳳鳳注南北史，設

局揚州福因卷。先生以家累不克作遠游，乃分任補南史志

表，而席草里門，兩女子汪鳳 325助先生檢討，成爲志三

十卷，表一卷，就正於桐城姚石甫處，連包價伯廉，吳

碩甫撰。草稿既具，而章公即世，稿因存兩江節署。補北史

補志表序汪鳳 325又在舍爲但雲湖都轉輯成通鑑地理考

正，亦願女檢點齊籍圖史，其地形考草本則長女淑遊筆也。（汪氏女傳）（汪集 22/5）

七月辭陳慶訪費婢，二女許字范。（日錄）

道光二十九年己酉一千八百四十九年先生四十八歲。

四月十五日繼室吳韓沈氏來歸，少先生二十一歲。是年始投一老嫗。（增定）（24）

七月病環繞百二十日。（日錄）

十二月長女淑遊，三女淑芬皆歸于吳。（增定）（25）

道光三十年庚戌一千八百五十年先生四十九歲。

先生南宮報罷，歸而長婿吳榮曾卒於鄞，婚後幾數月耳。聞因耗先生痛甚。淑遊奉姑，垂泣守志。（長女淑芬）（汪集 26/11）仲女淑芬（汪集 27/12）。張穆卒，先生爲詩哭之。（汪集 27/66）

六月，洪秀全起兵。

十月，林則徐卒，先生輓以詩。（汪集 27/24）

文宗咸豐元年辛亥一千八百五十一年先生五十歲。

正月洪秀全稱太平天王。

春，先生寓彭城，館左清石仁壽，家居閒暇，因取平日師恩友誼凡九十九人舉其大端以爲之贊，或採逸事，或抒感慨。（汪集 28）（感知已費。按九十九人皆一時名流所儲，彭賢先生者

實多。九月歸里。（日錄）

冬，太平軍初熾，先生請廣銳海軍於金陵私第詢以賊情，以公常守柳州也，公秋然曰：「非星周不能平」。再詢不答。他日謂先生曰：「今人皆言擊賊清野矣，不知我擊賊，賊能任我之堅否，即能堅，如賊知我無能爲，越我後而過，而我愛所包，又如何堅法。然此猶兵事也，吾不敢言，若清野則今徧地皆村，徧地皆人，如魚鱗然，如何清法。吾嘗星周者，十二年中不知兵者，宜略知兵，而人死者多，屋燒者多，庶乎可以擊賊清野爾」。（日錄）

咸豐二年壬子一千八百五十二年先生五十一歲。

是年先生與新化都叔續、同館揚州魏默深、所。先生存輿地，嘗取所段魏君書而各摘錄。（備有各書魏書）（汪集 28/12）

九月，十五日，男棄疾生。（增定）（25）

冬，借返金陵爲魏刊所著海國圖志。有新化二三少年，王夫之先生後裔也，載書兩大舫並夫之遺書，因湘中寇警，故來江東。尋聞太平軍志在金陵，因匆匆他去。先生往訪不遇，慨甚，步行回，竟不能正履。（備有各書遺書志）（汪集 29）按先生古者長帥爲兵，兵富於農（汪集 29）與王夫之與書引魏書遺書卷五論三代兵農合一，農學與補闕，郡縣既分，兵

民即離散，求富強，求進步，求一國。先生自願於山香者。

是多，太平軍蹂躪楚北。臘月江寧戒嚴，先生嘗以三事上營路：一，勸探問，二十里設一局，自省至安慶，自安慶至湖北，日十二時，勸靜退閑。一，求人才，不拘資格，惟不取江以南人。一，易軍衙門，沿途文武官舍，能保此方者授之，不拘何項人。藉此數巧官勸令酌納銀若干，乞休即以此銀貼來者辦公。其餘盡斬待報軍囚，及以軍威勸毀城外附近房舍公私船隻，上新河木植南門米穀于城內，出老弱婦女子他郡，召定遠合肥懷遠鳳陽亳州壽州潁州徐州海州濟寧太湖諸縣查爲用，而不召江以南鄉勇。當路不以其然，而好言謂「吾此格于例不能行也」。

(乙卯日記 1/6)

咸豐三年癸丑 一千八百五十三年 先生五十二歲。

鄒叔績遣先生回赴禮部試，將以正月二月放行，而太平軍於正月二十七日抵城，不果行。(乙卯日記 1/9) 初胡邦華勸先生避越嶺，先生以書籍繁重，山路不能致，因辭之。(神女遺書 1/11) 二月初十，太平軍以火藥轟城，江寧陷。先生被擄置城外，後因三姨吳梁生爲謀於賊口，先生乃得還鄉入結老民館於家中。先生精家與宅亦陷城中，長女淑選被脅爲東王楊秀清書記。(乙卯日記 1/12) 次女

淑選，方城破時，自盡未死，弟離數月，難以經歷故事，於是繼母沈氏匿。淑選持其二弟，代母受責，賊虐之甚殘。無何母病，弟失乳於六月三十日卒。淑選自傷無藥，不堪後母暴，立志自伐，不食亦亡，時九月十日也。(神女遺書 1/13) (乙卯日記 1/10) (續編 8/12)

九月初二，先生辭周軍師之聘。(乙卯日記 1/11)

十一月十七日先生因采薪解人，僞爲書史，更衣刺頭出城，始脫難。(乙卯日記 1/10)

二十四日，夫人沈氏賄帥坊巷女百長得逃出至蘇村。

(乙卯日記 1/11)

咸豐四年甲寅 一千八百五十四年 先生五十三歲。

初居蘇鄉。正月二十七日遷陶巷。閏七月遷城溪馮鄉。九月望實沉生。(日錄) 先生授徒自給，號曰無不備齋。(胡林翼亦往圍堵)

咸豐五年乙卯 一千八百五十五年 先生五十四歲。

第八都宅垣胡實中處。四月夫人沈氏亦到城溪，九月三日實沉卒。十月先生大病，婦自炊粲。(續編 1/15) 是年先生婿家吳宅始出江寧。長女淑選亦逃出。(日錄)

先生是年日記曰乙卯隨澤除配太平軍軍制習俗及當時時勢仕儒無能之狀，可正他書之誤補記載之缺外，先生議論

尤能觸見時弊。先生論亂之起曰：「武備不修，賞罰不明，不嚴格以召懲英豪，不核實而崇置州縣，因循日甚，畏惡遂多，正供困于刀民，財賦竭于鄉勇，強盜逼于耕吏，小民累于家口，生計迫于餽戶之多，糧餉受于田土之少，不必有補相藩封之設，不必有官官官去之積，不必有敵國外患之侵凌，不必有禮儀流亡之驅迫，休養而生尚薄；文物盛而風俗敝，盜賊重而有司不能捕，遠長例而廢於上聞，處分繁而吏議日以苛，遂拘泥而不能破格，雖上無昏庸，下無凶年，而事遂有不可為者矣。」（乙丙日記）

對當時刑例官深深痛惡，曰：「誤今日者則例也，用翰林也，文官官氣重也，近城多寺塔也，監中重犯；罰例不疎也，官多無地之委員多；耗錢糧也，不實遺塔為某官之人習循例用人，而豪傑失志也。取士以虛文；不廣其途以取人才也。不學漢官之信賞必罰綜核名實政事文學法理之士成精其能也。姑息有賞無罰託于仁慈以養姦孽亂也優柔也。」（乙丙日記）又曰「督撫缺則用久次之庸員，藩臬缺則用久次之道府，道府缺則用編檢，州縣缺則吏部取選人，什什伍伍而遣之，如羊豕然，不問其勝任否也。此平時所關循例，乃第一弊政也。乃斯時仍復如此，天下安得不壞。故壞天下者例也。咸豐紀元，或清廷試之策勿

循遺文，勿拘辦法以拔其才，而當國者明祖宗之法不可變，宋人有病傷寒者，醫戒以勿食豬肉，曰：「豬肉所以養生，非毒也，卒食豬肉，食豬肉而死，其後病傷寒者仍守其說不悟，何以異于是。」先生嫉空談性理者之偽，曰：「由今思之王爾阿其罪浮傑村一倍，釋者罪浮十倍，周禮漢朱罪浮百倍，罪近理，罪無用，徒美談以惑世輕民，不似傑村亂，只其身數十年也。周孔實於堯舜一倍，申韓實于十倍，韓白實于百倍。堯舜舜以德不如周孔之立言，失于仁柔，故申韓以懲小好，韓白以定大亂，又以立功勝也。士大夫當權有用，若只主教主靜克己復禮，就令欲淨理存，亦一溫飽不求人之醫生，作成佛菩薩形狀，離里之自好者稱為善人而已，無益于世也。」（乙丙日記）

咸豐六年丙辰一千八百五十六年先生五十五歲。

五月向榮醫失事，謝遺五月二十一日投潭內，殉難勾容許村。先生在續表不知也。（續表）（日記）（其女真容）（在馬）（夫人沈氏得病疾）（續表）119。

先生是年首論紀錄曰丙辰備遺錄。許當時局函曰：「捐至八折准廣捐者指，缺錢至行大鈔鐵錢，民間至捐市銀利息，行銀捐每百一文；捐負每擔百文，稅至各縣皆立卡房，開闢及於邊外，雀傳遍於城中，其後不知仍有何法，最

非變祖宗之法乎？何以求人才則不變祖宗之法！」（乙河）
又曰：「今以用翰林爲用才，不知翰林之何才，與時事比附否，內聖外王有文事即有武備，文章之架子話否，古今如此有幾人，今人果十倍古人否，今日何以多難也，不由此種空言無用否。時文楷書詩賦，上所以取之者也，性理今所重也，平時以之爲吏，百姓不能言，敢怒而不敢言。賦匪受其欺詐否？平心思之，能無噴飯，以此爲才，宜其及也。」（乙河）

咸豐七年丁巳一千八百五十七年先生五十六歲。

王邑令欲代人謀先生館，以縣考也。得淑逆狗彘勾容許村信，始稍稍無憂。以存洋交胡實中。（續記）是年仍館宅坦。（自傳）

咸豐八年戊午一千八百五十八年先生五十七歲。

是年仍館宅坦。（自傳）冬得鄂鎮信遠赴鄂，胡林翼召也。

三婿吳榮寬寄靴及婦裙。（續記）

咸豐九年己未一千八百五十九年先生五十八歲。

正月八日赴鄂入撫署五福堂，（續記）先生初至，即與胡林翼堅約不受辟署，故林翼別開儒館，俾之校理圖書，因與洪琴西汝奎訂交。（續記）林翼使同長沙丁取忠著人輯續史兵略而以先生爲總裁。先生與地之學極爲精博，則

繁就簡體例均是。林翼甚稱之，對人曰：「梅大所著極佳，此編成，必教授諸君子各一部，精而熟之，可爲帶者師矣。」（續文忠公遺集）林翼知先生深，侍坐燕閒，輒與商商務。（續記）

會時風有裁兵意，先生上書曰：「咸豐以來，戰皆楚勇，皆然驚強健有力，非編入營伍，亦必揭竿斬木而爲亂。故能所向有功，然亦稍稍物故矣。今新集之兵，募民之實情者稀，彼安將帥之持重以肥其身，焉有先登致果之氣哉。今官兵者勳曰楚勇，毋亦循向之虛名，而未深既其實乎。帥兵者庸也，非書生也，說詞樂效詩書今非其時矣！尊若稽古惟宋人：善儒將，而宋之兵攻爲最弱，所以爲得百鍊范不如得一韓岳。史册所載文人戰績，如核其實，非其師武臣之力而謀之力邪？今以羅李之故而統領必用文人，則宋思問世之吳，即其兄弟父子有不能繼其軌者，而欲概求之佔畢之士，不亦拘乎。而重隨事而權之人，而不慕暴虎馭河之勇，彼發傑之士烏肯低首下心於詞章儒雅之前哉。烏烏鶴鶴，亦其一也。奸謀而成者，美言之可市爾。今營務處之所謀若何，無亦以爲辭以待而老其師乎？此主以待客之言，而今則我爲客也，無論自挫其銳，而我之翰安能源源可繼乎。夫攻一城，動二三年，而十餘城失

于匝月，天下安有如是之年，如是之餉乎。且楚之餉何自來，毋亦餉盤金賈銀捐輸所出乎。天固嘗予以屢豐年矣，商旅又嘗出于塗矣，而日復一日天時人事安能常恃而無變哉。且北有控扼，腹內有救匪，此皆觀望正勳，俟我之隙也，乃兵貴神速而反主遲滯，師老餉匱，不蹈江南覆轍之覆轍乎。疑信不兩立之勢也，今不信人則不若無受降，既受其降，則推赤心以待之，使爲吾盡力而收其用，醫工之用爲附，非責其參苓之補也，烏之矢，馬之物，田夫孺子見之而不庸，及用之得宜，收效更速，無他，療病機之審也。良買之懸通也，必擇市所寡者預儲之，以博其利，雖不中度最猶以備不時之需，而常能得者則姑置之。今所乏者數緡屠狗之雄，而汗牛充棟者文人也，亦願急收剛決爪牙之用斯可矣。彼此者，勢之可知者也，成敗者，機之難決者也，我與賊不兩立，我能滅賊善矣，不滅賊而不能召之降，是屬使爲賊也。彼爲賊能安然置我度外乎。吾之戰能必勝乎。是皆不能。而慮逆揣其後日之叛，是以樹目前之敵，是一蕪也。且從逆之黨羽非有致死於我之心也，貪擄掠之富爾，既償其願，亦欲懷實歸故里爲富家翁矣，而敢聽從者未聞救其貸以返，則其徒烏能散哉。賞罰者鼓勵英雄之具，而非樹私之具也。戰國秦俗上

首功，始立武功爵，故士奮于外，犯鋒鏑而不顧，今兵奔方面戰于陣，文士坐而享其贏，水晶孔翠者以千計；前史郡贊方之請，不是過也。是賊不肯徵幸之心，鄂武夫殺賊之志也，是使名器奇敗而志士養與爲伍也，是以愛惜爲賞而非循乎大公也，是使德者不知榮而貪婪請託者日衆也，是必且溢加於僕隸與皂面同禮紳于厥役下賤也，是使人不奮于忠職廉潔而惟求寵於節下也，是使朝廷所以奔走賢才者而吾得以苟私所愛也，此皆不可之甚者也。今楚北之員，率以敝車羸服之大器，而華鮮怒馬以見帥帥，或親爲質樸無文而心實黠甚，或託于寬大市恩而無所節制，揆奪吾君，拮克吾民，以飽其僥倖，或視爲承平之區，而但昭往時遺裔之積習，一加濫保，其欲無厭，州縣而道府，道府而兩司，兩司而兩府，稍不如意，則怨懟辭憤不可移日，才得志則恣睢妄誕，自以爲簡在帝心。不反而噓人則幸矣。尾大者不掉，花繁者實稀，此亦所于豆羹策食中微察其醜醜之衷也。皮之不存毛將焉傅，外闕紛傳稅及聞架煙燼，此未知然否，如果有之，豈不以餉絀乎，夫民力只有此數，割其皮毛以養兵可也，剝其脂膏以養兵，兵且未已時，民心甘乎。脫有好民假名滋事，將何以待之乎。且錢糧正供也，董金脫商賈爾，捐輸贖官戶爾，若是則貧富

貴賤皆不免，龍不亂浮。言利者不務進取而惟言利民。賊方在近而使兵或往道，雖有餉何所用之乎。甚至有司假以措克，家丁胥吏上下其手，得以中飽，所得者微，所失者巨，爲是說者將何以，泰之肉其足食乎。辨訪之木，敢諫之鼓，古人往車也，今自京員以至文士布衣庶下者數以百計，度皆消見聞計議而非往以容悅爲事也，若使人進其說以待采，未必無籌畫之一得也，而乃月留華鏡手銷口結，或只効斗筭之勞吏役之事，其費之心未必如是也。羣居俗談，不虛公事，苟且庸庸習風俗，人心之類，而不計及，所入雖微，皆巷民之膏血也。此清談廢務之流亞矣，賢者而果若是，即謂之不賢也可。官司者効用之實事，而非拘情之具也。何善者平時之良吏而非撥亂之用也。如以爲不才，去之可也，重則錮之可也。若知其不可而又姑試之於事，是愛國家之事，不如其私人矣。去戰而言從軍，士偶能之，去戰而言謀略，士偶能之。去戰守而實保民，士偶能之，縱恣雖而言治民，士偶且能之矣。觀兵者兵之尤勇健者也，務務慮者官之足智略者也，統帶者才智勇力出于衆人之上者也，昔人選士陣以三百斤之石一丈之筭五尺之距而做其法而一吹竿，則選學者少矣。設之以疑，隨之以威，養之以利，置之以危，則其才技勇怯操變

見矣。夫大將者無情之人，如農之若事非種必種，鳥以魂神自妨焉較哉」。書上，林翼深納之。上猶當保書（見汪氏

汪士瑋傳（詳傳第7/20）

先先故有水經注圖，鈞稽羣籍，以爲學者顧唐以前古書之資，遭亂喪失之，避地鱗溪時略有追補。林翼偶先生蔣老，平生著作多煢兵疑。先生嘗嘗有傳記，論經注今則詳定，

續補圖經要覽（詳傳第7/20）

此書。進叙先生學行大略曰：汪翼祖梅村士瑋，余道先庚子與流寓所取士也，者山水，鍾進士志，因上春官，特借以淵覽山川風土，不獨一人，不特榜而歸，其視富貴利祿泊如也。雅性好學，農書二萬六千餘卷，閉戶絕塵帛，蔞花木讀書爲樂。剛朝舉人，事自經史滄海諸子外，天官曆算輿地職官雅雅典禮之屬，靡不綜覈，君承吳越諸家積薪，金陵爲南北津要，通人名士魁者之登多遊寓其地，故半生師友講說無不披瀝。家至貧，儲書河涉江淮間，皆以府主登不虛自有以發揚，而其目爲說半札記，其書上下左右方，朱墨遠近，陸離不可辨，書據注徵通典及宋楊氏教氏本朝盛百二吳東餘曷曷曷曷文及與市諸家說書讀歷記三篇曰：「本仁以爲綱，卓義以成威，準禮以貴貴」，而加降不降於本廟之後。又取後漢諸帝傳傳傳注

今割疏証，讀胡竹村與孫稱之。又維仁和趙氏本水經注爲之疏傳，釋以今地，及列史蹟家文集有可附屬述經者補輯，不盡鄭本意也。然于山川宛濶設池水利特詳，盡可施之政治。又取說文玉篇而下附小學書及史鑑注爲廣韻，正其文字雅俗，而旁及於韻貼姓氏郡縣。並爲廣韻表一卷。又以宋齊隋有志，而陳北齊周皆無之，爲補陳州郡志，於梁之百七州，皆爲疏証其沿革，齊郡相國而賞之。其北齊周志惜未成，又據續志四分術衍東漢周考以正范史及洪氏王氏書而注其甲子異同於下，據太平廣記所引鄭君生日爲補其月日於七月五日，借同志記之。又爲佚存書目，蒐討至廣。及韓詩外傳疏証皆未成。其爲散文齊秦漢研文，喜齊梁而亦不廢魏書。爲詩齊唐人及有明七子。爲陶喜南宋人，則皆無筆稿，以爲不必存也。粵地之亂，一切燬於賊，遼遼地隴北山隴谷中，皆授自給，號曰無不備，咸豐九年余召冰楚北，勸其著作，無一存者。雖搜獲之暇，會補水經注圖二卷，並爲莊志而作，非其前書之惜矣，余重情其學行，又經亂，年已衰病，無子息，致可肆歎！後爲刊其水經注圖，以補黃子誠氏之所逸而宋達及其爲人如此云。水經注圖胡林漢。

及林震麟曉北，與先生銷往往無虛日，於時局益

爲多。溘溘。用是歸會國籍，朝邑合肥相國籍人。

汪君先生行狀（崑山文集卷之三）

咸豐十年庚申一千八百六十年先生五十九歲。

本年，英法聯軍，破天津，入北京。咸豐出狩熱河。十月和議成。

會國籌備兩江，駐軍祁門，先生嘗爲黃策。聖文正啓（庚申）汪君先生行狀云：時東亦所舉第一軍四萬于本月內行之第二軍黃策

快軍日行之，第五條乃湘近年行軍之徵，第六條亦今會舉之徵，第七條和前兩軍有人，第九條任然下，第十條疾入以力

實不虛，及下康勤軍之心。（書札第六）又汪君先生行狀云：時東亦所舉第一軍四萬于本月內行之第二軍黃策

快軍日行之，第五條乃湘近年行軍之徵，第六條亦今會舉之徵，第七條和前兩軍有人，第九條任然下，第十條疾入以力

實不虛，及下康勤軍之心。（書札第六）又汪君先生行狀云：時東亦所舉第一軍四萬于本月內行之第二軍黃策

作讀史民略注明年刊成。（讀史卷之三）

咸豐十一年辛酉一千八百六十二年先生六十歲。

四月，清師克安慶，先生致國書云：夫兵以常戰則，用以不盡而足，人以博觀而知，事以綜察而理。開前敵軍蓋經伊始，恐有進策縛縛之規，以督其門戶聯炮之私，願遠獨觀慎持于權輿之際，而核，核而不

時，大相易也，則公之清德北致有可據也。」（田賦）又教
[田賦]書云：「兵事度益艱，南北兩岸除多難二軍以外，
則水師及重軍可用，他皆升爵文士，或又器局固狹不能與
人共功名，一旦得志，必有尾大不掉之慮。溯源日楚，不
深維民不可下之義，疑撥括克以阻其生，誠恐教匪扇之，
憂生別啟，得不慎矣，可為寒心。張仲遠觀察，李香雪都
轉通知時變，若疑之左右商度事件，而丹初吳樞交相贊
助，多拔偏裨勇敢之士，廣募推理亡命暴虎馮河之徒，以
資爪牙，其猶有善乎」。又云：「楚軍今日之勢在無職
將，非無統帥，若推赤心于赤志俊陳天嗣以為統帥，合之
多都護李成謀可得四將，意陽彭同力並進，以神速行之，
以奇軍擊之，庶其有濟。不然恐蹈江南之覆轍也。閏丹初
精明觀察，吳本符質樸忠厚，李香雪通曉時變，李午山精
格溫恭，羅仙何篤敬和平，終必不負吾師。盧士若丁果
臣，胡東谷，張廉卿，洪奉西皆忠信明辨足資詢訪，他人
則如地師羅器，內解所差不過一線，而引而伸之，遂至牽
越。緣其本心，亦豈欲大負吾師，而其性所親近者忍于負
伊，伊遂不得已而負吾。其或外慮內點，巧趨涼熱，漫
無見解，有同和鼓，雖有機綫之才斗筭之用，豈足贊襄大
猷哉」。又云：「大馬留戀之意則頗過賢言，曰召種埋亡

命之徒而不重用文人也。曰政者兼之及舉世過城關前昔
之勇而不專用長沙防州軍也。曰推赤心以待遠志凌等
人以爲將率也。曰召降以散其黨羽也。曰用人不拘一格
而貪詐使爲吾用也。曰兵以奇變致勝，不必專于堂堂正正
也。曰所有練賢才當使進言以弼大政，不必徒棄之如聚羊
也。曰理財宜勿過濫削脂膏，恐腹內教匪滋事藉爲口實
也。曰選士宜以膽力，非來投者皆錄用也。曰保舉不宜過
濫，使豪傑慕功名也。而其大要則有二：曰機密，曰神
速，今欲舉一舉前數日民間皆知之，而盜賊爲備，非密
也。用兵以靜待動，賊知吾此謀而任以數千人縱許我軍
而專力四掠，我不能救，因以重困，綿延歲月財殫民弊，
必有土崩之勢，教匪乘之以通于賊，病遂不瘳，可爲寒
心。張觀察仲遠李都轉香雪，閏農部丹初皆膽智宏才，願
下愚論，俾各抒所見，吾師斷之以施之政，則士釋嫌而待
斷言亦不是過也。」（田賦）

六月之湖南又回湖北。六月十五日六十歲宴客。（田賦）
八月安慶復。文宗卒後宗南旋。水經注刊成。（田賦）
九月胡林翼卒于武昌節署，先生爲刪定遺集口卷刊行。

田賦（致李鴻章） 12/17

先生輯讀史兵略既成，林翼復囑爲大前中外一統圖題。

乘成以林贊辛，楚督官文雄胡撫軍，嚴樹森復廷先生續成之。（致學編 22/17）

穆宗同治元年壬戌一千八百六十二年先生六十一歲。

先生搜其父志在武昌數年政績公牘稿本等編入勸業集要，撰爲胡文忠公遺事記。（同治二年）又撰胡文忠公遺事記，（同治二年）因文史廢年於不職之員多所參劾，其人士孫仍多貴顯，書出慮有所忌，鈔本僅存不輒出以示人。（致學編 22/17）交自關丹初啟錄，未刊。

與榮寬代先生謀得橫濱書院，（同治二年）華清舊址也。（同治二年）冬，桐城蕭敬宇稔由河南至武昌，見先生于寓舍，往還數日，先生期望爲學之道甚切，陳義甚高。（致學編 22/17）

同治二年，癸亥一千八百六十三年先生六十二歲。

春，蕭敬宇先生復申爲學大旨。先生答之曰：「士氣以謂學者學至於聖賢而已。聖賢要素，而以孔子爲第一。成。學孔子如欲巨海登泰山，各有所得，而不必其相同，比而一之，陋矣。漢魏儒者自博入，惜其未知約也。宋元儒者自約入，惜其未知博也。然人情既各有所近，不能強同，且爲博爲約，皆須竭其畢生精力，如飢者求食，寒者求衣，學學日加勉焉，而後各有所得。既得之後，而互相

非誣，不知交相資益，則門戶之積習，爭勝之弊氣耳。學者求得其致切自得之真，徒掇拾其妄自尊大之說，此不善學者也。然既博約，既交相取益，而士氣猶未敢以爲合乎聖人之道者，則以服鄭程朱爲同歸，而皆得乎道之全體，其於用，猶有未達，且其學門四科之一偏，陸商申醇與後人所唾罵，而儒者尤不屑肯聞知，要而論之，百世不能廢，儒者亦捨用其術，而獨斥其人爾。蓋二叔之時，已不能純用道德，而稱方今之世，欲循林道學兩傳中人，遂能登三成五撥亂世而返之治也，不亦夢寐之囑言乎。然則商申醇與吾儒交相濟，亦如服鄭程朱之爲博爲約，宜相資助而後可以窺見洙泗體用之全也。蓋自孔子生於古時，其地狹人寡，俗樸事簡，一切按察未開，不見今之火器鐵騎大船之害，不知有英法美俄佳兵強市邪教之事，不計有回回苗匪與吾民爲仇之擊，故其言如彼。設生於今，其必有所感喟，而爲世備設之語矣。然則吾儒爲學之次第，亦先原其性之所近，而後自備於出處用舍之間，以定其讀商友之志，此非他人所能代謀也。如士儒者少嘗服商許鄭，既乃歸約程朱，於經世之用善如也。而自涉程朱開吳楚，所遇不一人，如漢宋之言皆弊柄也。又况外無門之責，內有交購之嫌，日處失意中，則又取

資老之言以自放，蓋不足與於學人之數已明矣。」汪潤德

(遺著輯編 25/174.18a)

蘭陽又請鈔湖文忠公應邵記，先生秘不肯與。(汪潤德)

(遺著輯編 25/179)

同治三年甲子一千八百六十四年先生六十三歲。

二月大清一統輿圖刊成適呈。(前記 24/13)

五月徽樹森被議。(前記 24/13)

六月十六日金陵復，洪秀全自殺。

會軍之進取金陵也，先生上曾文正公書曰：「金陵城大而堅，攻守皆難，他日向和諸帥未能得手，追原其故，豈不以氣學凌擊以力不以略乎。夫賊積穀儲財，深壕增埽已非一載。背溪發原城中，湖溝四通元武，除秦淮運漕可場而斷外，非泉塘灣星羅棋布，以既以飲。清涼四望諸山蒼蒼足用博。石城清涼儲風金川太平朝陽諸門內有田有園，稻麥蔬果瓜蔬之屬，不假外求。俾賊精在分地防禦，攻勢守逸賊所不畏，然則金陵未易力爭也。竊向軍只駐城東，誠爲非計。和帥壘城環攻，亦似而仍非。蓋無運動之軍，無犄角之軍，故孤軍難久立也。竊即今日之勢在先分布攻守，如南岸之廣信，爲浙閩入江西之要，請以左京宜軍守之。先取寧國，而以廣信助軍守之以蔽徽池。荷將江

張貴使佐舒都護軍往來應援，踞江南肅可守矣。北岸請以沉帥守安慶，而移恭志使守廬江，以李中丞守英霍，而以成大吉往來應援，則江北庶可守矣。明公以聽爲右翼，多爲左翼，以金逸亭爲後繼，左翼軍貴其取天長六合諸地，既通揚州，即渡江而南；右翼軍隨公東邁，與金軍分取城外諸壘。水軍專視南北之渡，防南甯石臼諸壘，及廬鳳三山石城諸門外之壘。城外肅清，然後渡甯應以圍之。移齊薛中丞使取蘇常，以牽賊援。追外援既無，中心內潰；然後此賊始可徐圖也。壽餉之道，必合兩湖江西安徽而爲一糧源，移駐安池之間，始與金陵各處相近。浙省有舊將張玉良，有新軍李慶勳，亦宜屬其互相牽制，使無捷吾之左右者；而後吾軍得專取皖吳，無憂旁顧。待今日將材足爲千城之選者不敷調遣，斯難收功反掌爾。南岸青陽石埭等，北岸桐城舒城等，既無兵守，不若廢之，無貽敵爲憂。(上曾文正公書 (汪潤德 10/5))

是年冬，十月自鄂旋里，十一月到城。(前記 25/174)先生東歸，身金沙井老屋，杜門卻掃，頤情墳典，庭階雜植桐竹花卉之屬，每晚扶杖，名曰觀碑，日徜徉其中，寓公流過金陵必詣談，至以一盞而爲幸，苦者一甌，麤屨滿席，泊如也。(遺著輯編 24/22)嘗道仰先生名，月致信。制府曾

國壽尤獲異之，自是先生即不復出。歷列傳（敬亭集）而晉
兩江書自文正遺劉坤一，致駁輯致先生廬。汪海門先生行狀

（汪山文集 4/15）

同治四年乙丑 一千八百七十五年 先生六十四歲。

三月歸舊宅。（續記 2/15）

五月會國壽征捻匪。

同治五年丙寅 一千八百六十六年 先生六十五歲。

四月十五日吳立生歸。（續記 2/17）

無文生。

同治六年丁卯 一千八百六十七年 先生六十六歲。

是年會國壽回。

十一月先生移家。（續記 2/18）

同治七年戊辰 一千八百六十八年 先生六十七歲。

九月會國壽移節直隸。馬新貽督兩江。

先生外孫吳崑慶（中慶）月江入泮。（續記 2/18）

同治八年己巳 一千八百六十九年 先生六十八歲。

十一月立生自性林歸。置井二村新塾。十二月買絨莊

房。（續記 2/18）

同治九年庚午 一千八百七十年 先生六十九歲。

置百宅屋，五月園牆成。閏六月作壽衣成。（續記 2/18）

七月馬新貽被調，將軍魁玉署。甘國藩三督兩江。（續

記 2/18）

同治十年辛未 一千八百七十一年 先生七十歲。

吳崑慶定婚。（續記 2/18）

同治十一年壬申 一千八百七十二年 先生七十一歲。

二月四日二夏會文正公卒，先生為文祭之。是年甘文正

公靈輜回湘。（續記 2/18）（汪集 12/15）

三月，阿小宋來。（按阿小是年探州江進會）

十月，張振軒樹膠來。（續記 2/18）

二月後樓後門一帶辟墾地。賣書板作雙指。及杜同春

房及本宅翼。吳崑慶取壽邸。（續記 2/18）

先生于道光二十八九年成補南史志表三十一卷。東南

兵燹，不知所終，是年兩淮運使定遠友，慨贈得，且將刊

出。先生聞之，喜甚，自謂如獲亡子。（汪集 12/18）

同治十二年癸酉 一千八百七十三年 先生七十二歲。

二月，李爾亭來。汪崑慶奉子與亭，是年兩江總督曾國荃奉火

三。（續記 2/18）

同治十三年甲戌 一千八百七十四年 先生七十三歲。

上元令吳善陳江軍令甘肅亦創議修上江兩縣志，籌款千

金，開志館，先生製遺書。同治上江兩縣志。（汪集 12/18）

治上江州縣志(汪集)期年而成。同修纂有甘肅侯名元德者，深識先生之爲人，先生有答甘建侯書，論學曰：「天地之內，陰陽五行而已，天化以氣，地成以質，自大賢以下，各有偏濶偏駁有餘不足之數，聖人於是範之以學，使幾于道。然學與而達岐，支港紛雜，此淺彼深，莠麥雜穢，人各就其性習所近，而遊泳其間，至於期滿既久，亦皆可以至於江河。其不至者，沙水間之也。是故潛見視其位，用舍視其時，鑿精雜其醇醜，美惡各適於冬夏。愚者之見，以爲窮於蓬草無益于世，莫若治經；垂緒於後，莫若讀史。經有十四，則一禮毛詩爲上，詩左其次之。史二十四，則宋明爲要，史漢二編竹五代次之。禮垂大法，詩養性情，務在博稽異說，以備采擇。三通史志諸選樂府，詩禮之航也。堯舜三代爲一類，秦漢至唐一類，五代至明一類，時勢變幻，取法後王，禮樂久屬具文，刑政亦同小補。惟山海之險巽，兵家之權謀，經國難泥以陳言，致用必酌其通變，則不能遽遺而索塗，尤不容削趾以就屢。儲其學以待世，莫若廣訪函詢，勤求前勢，語言文字物異人情測爲通軌，此則管樂之所長，而關公馬謖所深所未能以爲非者也。然則書法考異，集評發明，皆無關于實際也。非沙石行溪之間亂乎。是故好學難，聚書難，身心則

暇難，無漢宋之意見難，求友難，無是五難則莫若擇一以自精。惡其紛而力不給也，莫若副紙以別記。惡其雜而不銳也，莫若以己意爲之圖表。使其萃而易讀也，莫若鈔錄以刪繁複。使其多而不漏也，不若先條其綱目。此航上雷打漿搖櫓之助也。手口之議論，門戶之褒貶，朋黨之回護，此又斷磔碎石橫阻其道者，尤不可不知。其爲辭張之辨士宜與少正卯同誅者也。於禮其別，厥有四科：曰，簡以提挈其綱領，曰實以詳其器數，曰備以載其利鈍，佛經西譯之書皆約一事者千之利皆曰一三四等科日數則曰分析其源流，此則經史所同，讀一卷即得一卷之益者矣。無我見人見世俗見，精進而不止，其至於古人也必矣，至於江河，斯得道矣。其淺深淺劣，則熟不終之仁，而實三月且夕之功所判爾。然言之甚易，若士歸則安能若是哉。念自勝衣就傅，先慈輒口授以幼學，日取日記故事告以數條，故志學以前，所聞見不依塾師所責課。自是以後，喜考輿地，二十外間，治算法詞章。既而立年，從胡竹邨先生游，乃專經術，不惑之外，奔走客授，遂不能竟所學之緒。知命後，罹于禍亂，間關乞活，求文字不一得，此事遂廢。耳順後，寄居鄂濱，崎嶇歸里，人事繁集，窮學益荒，七十以來，以無子孫，多與日暮，益更學問隔矣。年來，耳

目不用，四支解噴，左開右忘，陰陽微短，受于天地者漸減，漸有，尙何足與言學問之萬一哉。又曰：『何文忠教人十書：通鑑皇朝經世文編農政全書五禮通考紀效新行水金鑑，日知錄彙釋，近思錄，方輿紀要，張太師集。按公案頭猶有武備志海國圖志孫子十家注。蓋公方經武備也。』

士深學術十書曰：宋元明儒學案，學案小識，漢學師承，宋學南源二記，洛陽關閩四學編，先正事略，此學人之綱領也。擬以五代十國宋遼金元明六代爲通紀，分隸政財賦文事及禮武備及農事，國政及職官輿地及水利河防交鄰注以詞令儀注道里六項，年經月緯，而略其餘，加以輿圖小注，此前人所未爲也。小戴廣注集，及宋元明官采卅四史志，欽定職官表，會典則爲有用之書，邵爾雅趙水經國策說文廣韻算書上方皆有附錄，然皆不成篇幅耳。近喜老莊荀子列子之文，如陳王及律門，省讀書者用心也。內經注注律，馬氏注次之，吳繼張嗣又次之。廣防與興，專優查之會游列邪者，詢其政事地理物產，邦用之出入，選舉之取舍，武備之強弱，言語文字，性情風俗：勸爲一書，補通志四百年表之細，亦非海國圖志之繁複，惟權衡算三學不必載，以非中士所用也。按此二書不知作於何時附錄於此。(注卷五十二)

李尙書告病。按原詳案牘(續記之五)

清德宗光緒元年乙亥一千八百七十五年先生七十四歲。

太后垂簾。

二月，李尙書歸。劉錫莊來。十月沈幼丹來。(續記之六)

是年十月上江浦縣志刊成。(續記之七)

光緒二年丙子一千八百七十六年先生七十五歲。

甘肅侯劉誠卿鈔先生詩文稿去。(續記之八)

光緒三年丁丑一千八百七十七年先生七十六歲。

正月裁忠義局員一切局裁，春吳立生之晉。

莫送乾幣。(續記之九)

光緒四年戊寅一千八百七十八年先生七十七歲。

朱桂樓持其父朱述之金陵詩徵問序於先生。先生序中論文曰：『文以開道釋惑，記事記有記人者爲上，攷經史議政事模山水辨堅白者次之，若夫贈序壽言，乃其賈諛媚以希恩寵之實証，必當去之。惟夫人之善言實行，足以拂風靡而振頑嚚，宜詳載以爲後進之圭闕』。(注卷之十)

莫又送乾幣。李送酒錄。八月孫文忠公全書成，未印。先生友人莫友芝明人孫思山前著作，恐先生亦參與編定。(續記之十)

光緒五年己卯一千八百七十九年先生七十八歲。

沈葆楨率，劉坤一繼任兩江總督。

光緒六年庚辰一千八百八十年 先生七十九歲。

先生總纂蘇州府志。（蘇州府志）

唐履聖江傳，者先生於家，先生扶杖出見，背書談論，

且屬書寫書帖數種聊以自遣。自述平生著作多不能自

信，且半為他人代作，惟所為水經注疏証，以古証今，工

力頗久，以為經世之寶，情懷于兵燹不能追記。然北方水

道時有變遷，今又閱數十年，與前所記不免又有參差矣。

在別傳（歐陽文忠公集 12/119）

是歲為侯香樓江浦書樓，陳爾生金陵通紀及朱述之遺

著聞有益齋書志作序。（汪鳳 2/14）

光緒七年辛巳一千八百八十一年 先生八十歲。

夏，先生故人六安徐頌軒宗彙，越縣洪琴西汝奎，及諸

故人生徒輩為先生校刊文集十二卷，外集一卷。（汪鳳 2/14）

字類編 2/116）

劉坤一罷，左宗棠署兩江總督。

光緒八年壬午一千八百八十三年 先生八十一歲。

光緒九年癸未一千八百八十三年 先生八十二歲。

秋，先生門人合肥張士珩為先生校刊梅雪齋筆記六卷，詩

鈔十五卷，補遺一卷，詩餘五卷。先生自品其亂後之作，

筆記為上，詩次之，詞又次，而文最下。（汪鳳 2/14）

12/119）梅雪齋筆記（汪鳳 2/14）

顧雲（子蘭）撰蓬山志，先生為文序之。（蓬山志 2/14）

光緒十年甲申一千八百八十四年 先生八十三歲。

左宗棠病開缺，歐陽文忠公集兩江總督。

光緒十一年乙酉一千八百八十五年 先生八十四歲。

左宗棠卒。

侍師黃鵬勞瘁以先生聞於朝，莊所撰著，授官國子

監助教，先生稱恩于家。抵行（蓬山志 2/14）清（蓬山志 2/14）

光緒十二年丙戌一千八百八十六年 先生八十五歲。

光緒十三年丁亥一千八百八十七年 先生八十六歲。

光緒十四年戊子一千八百八十八年 先生八十七歲。

光緒十五年己丑一千八百八十九年 先生八十八歲。

春，翁稱以先生年已八十有八，復致書先生欲為傳聞文

忠公撫鄂記，先生時目擊不遑復書，僅于翁經手致書之

人，傳言此書現已存山西書局云。（汪鳳 2/14）

秋七月間，翁稱至江甯欲見先生親家之時，先生已於七

日卒矣。（汪鳳 2/14）翁年八十有八。前配生五女

一子，繼室生三子，唯通與立生一女存，餘皆歿亡，竟無

後。（汪鳳 2/14）生前以增地吳與楊，蓋外孫主祭也。（汪鳳 2/14）